MOGOL
Gouzeratte
BENGALA
CAMBAIA
Tropicus Cancri
ARACAN
PEGU
SIAM
CEYLON

Daniel Crouch Rare Books Ltd
4 Bury Street, St James's
London
SW1Y 6AB

+44 (0)20 7042 0240
info@crouchrarebooks.com
crouchrarebooks.com

Daniel Crouch Rare Books New York LLC
PO Box 329
Larchmont
NY 10538-2945, USA

+1 (212) 602 1779
info@crouchrarebooks.com
crouchrarebooks.com

ISB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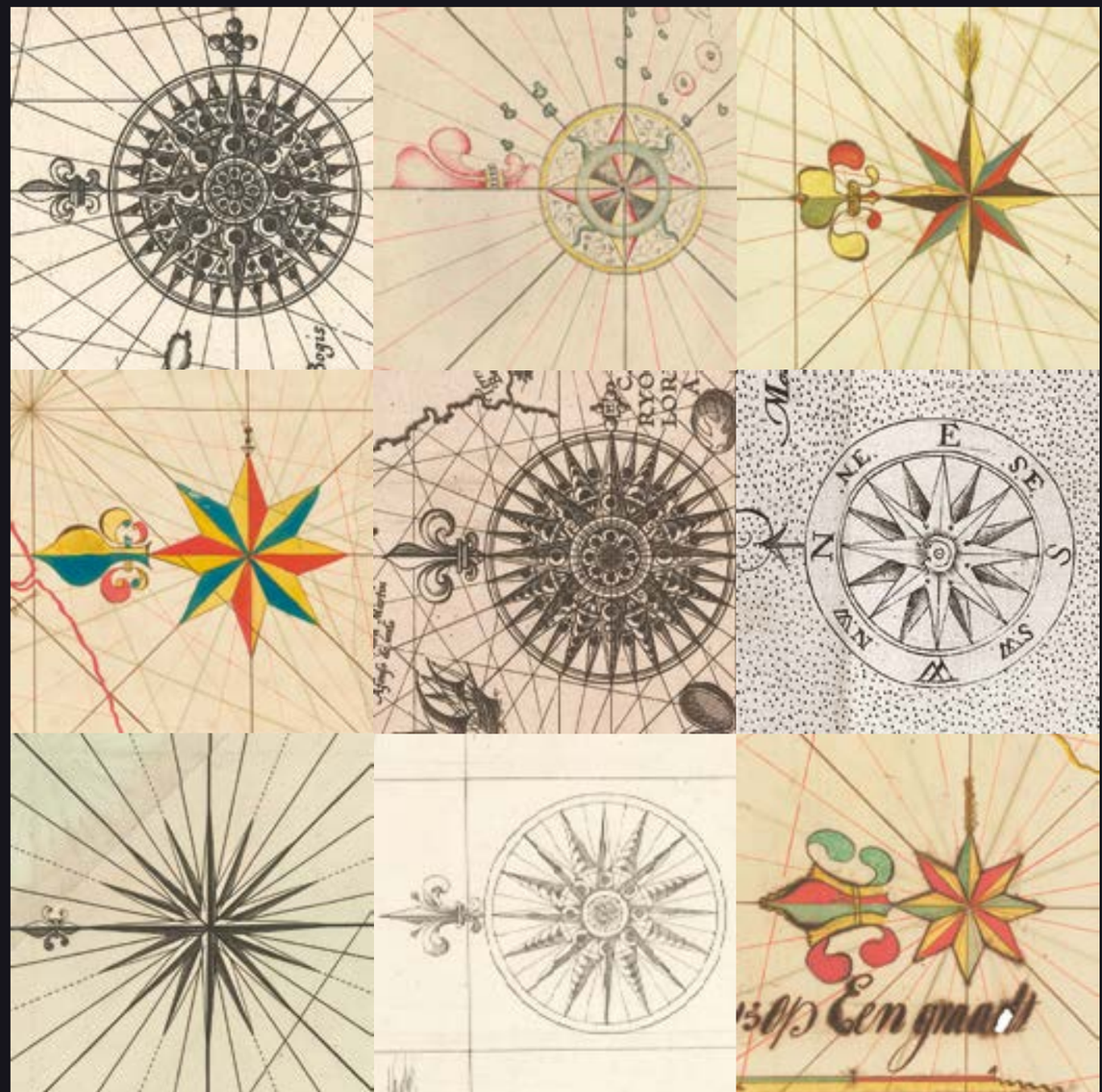
Catalogue edited by Daniel Crouch, Mia Forbes, Kate Hunter, Elena Napoleone, Qi Sun and Nick Trimming
Design by Ivone Chao and Marco Maschiao
Photography by Louie Fasciolo
Cover: item 9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condition of all books has been described.
Each item may be assumed to be in good condition,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尺寸 are given height by width. All prices are net and do not include postage and packing. Invoices will be rendered in £ sterling. The title of goods does not pass to the purchaser until the invoice is paid in full.

Printed by Park Communications on FSC® certified paper. Park is an EMAS certified company and it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is certified to ISO14001. 100% of the inks used are vegetable oil based, 95% of press chemicals are recycled for further use and, on average 99% of any waste associated with this production will be recycled. This document is printed on Galerie Matt made of material from well-managed, FSC®-certified forests and other controlled sources. The pulp used in this product is bleached without the use of chlorine (ECF).

Journey to the East -《东游记》

DANIEL CROUCH RARE BOOKS



前言

追逐肉桂鸟——驶向东印度群岛

关于巨大的肉桂鸟，希罗多德写道："他们无法确定这种木头生长在哪种环境，生产于哪个国家，只有一些人推测它来自酒神巴克斯的故乡。他们说，伟大的鸟类给我们希腊人带来了腓尼基人称为肉桂的木条，然后用其筑巢"（Rawlinson, [trans.] 'History'，第 3 卷）。
整个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时期，全世界都热衷于寻找神秘异国香料的来源，从而证明一个国家的富裕和强大。从印度到欧洲的贸易对于社会、情感和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就了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路线，并且对今天的世界经济结构的形成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

全球化

近一百年来，自1499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通往印度的航路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分别在东西半球占据主导地位。最早挑战此海上霸权的包括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托马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他们成功地完成了环球航行，其路线被洪迪乌斯绘制于"德雷克地图"中（图录第 1 和第 2 项）；以及"基督教骑士"地图，图中使用寓言来团结英格兰和欧洲的新教徒一起支持法国亨利四世，与西班牙和天主教斗争。

正如寓言所示，1579 年，荷兰人推翻了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又于1595 年，科内利斯·德·霍特曼 (Cornelius de Houtman) 率领荷兰人第一次远征当时部分地区处于葡萄牙人控制之下的印度尼西亚。特谢拉巨幅世界挂图（图录第 3 项）展现了这一挑战带来的全球化的曙光，它象征着权力和财富，以及诞生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化商业，同时也展现了荷兰的信心和雄心。

1602 年，也就是特谢拉地图绘制完成的同年，荷兰国会授予新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好望角以东和麦哲伦海峡以西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海垄断权。荷兰东印度公司立即将业务集中在马来群岛，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从南部非洲延伸到东南亚的贸易帝国。

探索新商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航海的主要目的之一，航行的方向即是能够带来巨大财富的远东的国家和岛屿。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子公司可谓历史上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当今现代公司的先驱，其最终形成了一个以金钱为主要

资源、驱动力和目标的全球性跨国公司。

通往东方的路线

受到严密保护的所有向东航行的海图经常被盗窃走私，因为这些海图是巨大财富和权力的来源，尤其猖獗的海盗来自英国和荷兰的舰队。荷兰东印度公司雇佣制图师团队来绘制最新的海图，其中最重要的是《航路》海图（“Pascaert”）。图录第 4 项是未曾记录的第一套大型《航路》海图，用于展示墨卡托投影上从欧洲到东印度群岛的整条航路，此例为孤本。
1619 年，荷兰人征服了雅加达，并立刻将港口更名为巴达维亚港作为亚洲总部，在那里指挥着庞大的贸易网络，从非洲南部发展到日本，持续了近 200 年。图录中第 9、10 和 11 项是来自巴达维亚 “kaaretenmakers-winkel”（制图师工作室）的《航路》海图。所有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图的损耗，尤其是印刷于纸上的海图，来自于航海过程、盗窃、官方破坏、政治阴谋以及时间和环境的因素，所以现存的所有“制图师工作室”的海图都格外罕见。

“……通过东印度群岛的交通和商品运输……”（伊丽莎白一世，英国东印度公司宪章）

16 世纪末，英国人与荷兰人一样有野心，想要参与和东南亚的贸易。1600 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EIC）特许权，允许其垄断所有英国与东印度群岛的贸易时，可见她在商业上的远见领先于荷兰人。英国东印度公司于 1612 年在印度的苏拉特（Surat）建立了最初的立足点，1634 年，在孟加拉富裕地区获得了特殊的贸易特权，该地区是印度次大陆利润丰厚的纺织品贸易中心。EIC 将其业务扩展到科罗曼德海岸，并于 1639 年在马德拉斯建立了乔治堡。到 1647 年罗伯特·达德利 (Robert Dudley) 出版他的《海洋的秘密》（Dell’ Arcano dell mare）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在印度沿海拥有 23 家工厂。《海洋的秘密》（图录第 13 项）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地图集”（Wardington）：世界上第一部海洋地图集，也是第一个使用墨卡托投影的地图；最早展示了磁偏；第一个显示洋流和盛行风；第一个阐述了“大圆航行”——地球上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和“第一部由英国人编纂的海洋地图集，尽管制作地点是意大利”（Wardington）。

到 1668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孟买群岛（今天的孟买）被葡萄牙作为查理二世的嫁妆赠予英国。1711 年，康熙皇帝授予该公司在广州进行茶叶和白银的贸易权利，英国东印度公司由此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到 172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占英国进口总额的 15%。不久之后，又在万丹（爪哇）、大城府和北大年设立工厂，并与柬埔寨和交趾支那进行有限贸易。

从加尔各答穿过马六甲海峡及更远的地方

虽然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陆占主导地位, 但荷兰人仍然统治着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尽管如此, 18 世纪最大单独发行的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海图是由英国的Mount and Page公司出版的(图录第 14 项)。詹姆斯·拉肯 (James Larken) 基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制作的“马六甲海峡和海岸以及苏门答腊岛的新海图”(1754-1761 年)非常生动地说明了英国对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兴趣。尽管荷兰和英国早期前往香料群岛的航行是通过巽他海峡进入印度尼西亚群岛, 但荷兰开始统治时, 他们发现通往摩鹿加群岛最成熟的路线是1511 年至 1641 年由葡萄牙人控制的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1795 年, 由于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一系列事件, 荷兰流亡统治者奥兰治的威廉王子交给英国所有荷兰殖民地的控制权, 以免这些也落入法国之手。英国东印度公司立即占领了马六甲。紧接着于1811 年占领了爪哇, 被认为是现代新加坡创始人的托马斯·史丹福·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被任命为该殖民地的副总督。

1818 年, 莱佛士说服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建立基地, 1703 年,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上尉(Captain Alexander Hamilton)确定了具体位置:“一个适合公司安置的地方, 位于贸易中心, 有着利于交通的河流和安全的港口, 以及助于航运出入这些河流的风”。詹姆斯·霍斯伯格 (James Horsburgh) 对这些水域了如指掌, 从 1783 年到 1805 年退休, 他与各种船员一起航行, 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从 1810 年起, 他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首席海道测量师, 负责整理、编辑、修订和出版公司航行测绘的所有海图(见第 16、18、19、20 和 22 项)。1820 年代, 英国在新加坡的殖民使得他们获得了与中国贸易的至高统治地位。它很快吸引欧洲人和中国人前来定居, 并成为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1824年, 英国与荷兰签订协议, 瓜分东南亚:英国控制大陆, 荷兰控制岛屿。英国法律赋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 然而1833 年这一垄断权因独立企业家们的参与而失效。

中国风...

法国东印度公司由三个早先成立的公司整合而成, 最终由法国政府控制。法国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成立于 1664 年, 得到了凡尔赛宫廷的大力支持, 参照了路易十四统治初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并打算与他们以及其英国同盟正面竞争。

很快, 在西方艺术世界里, 仿中国和亚洲的艺术风格风靡一时, 18 世纪法国的洛可可式沙龙将其展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法国东印度公司以及私营企业所资助的贸易出航, 豪华的瓷器、丝绸和漆器从东亚流入欧洲。在 1720 年代, 法国东印度公司极大地扩大了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

然而 1745 年之后,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随后的七年战争导致贸易关系中断, 法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衰落。到1769年, 法军在印度战败后, 法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逐渐失去影响力, 失去对贸易的垄断, 很快进入清算阶段。

尽管如此, 欧洲对中国风的兴趣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直到 1839 年 - 42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对外国贸易商关闭了港口。Le Sage 的三页手绘海图(图录第 33 项), 绘制了由路易斯·德里亚斯船长(Captain Louis Dryas)带领的法属东印度和平号从巽他海峡到香港近两千海里的航程。海图北边显示了通往南海的路线, 包括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海南的海岸线, 到香港以外的中国大陆海岸。Le Sage 的海图比让-巴蒂斯特·布吉尼翁·丹维尔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的《珠江口海图》(Carte particuliere de l’entrée de Canton)早出版了一年, 比雅克·尼古拉斯·贝林(Jacques Nicholas Bellin)的早了十五年。

1661 年, 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 (Jean-Baptiste Colbert) 成为法国第一任部长后, 开始集中资源于法国水文学。他成立了第一所皇家水文学学院, 组织了法国海岸的第一次测绘 (1670-1689) 。从匿名的手绘爪哇海图(图录第 32

项)可见法国当时针对荷兰的敌意, 此例可能是由法国水文测绘机构(Dépôt de Marine)绘制的, 该机构全称为法国中央制图机构(Dépôt des cartes et plan de la Marine)。

让·巴普蒂斯特·尼古拉斯·德尼·马纳维尔(Jean Baptiste Nicolas Denis d' Apres de Mannevillette)十二岁时随父亲航行到孟加拉。回国后, 他在巴黎学习天文学和几何学。在法国商船队的漫长职业生涯中, 1726 年开始担任四副, 他访问了世界许多地方并收集了宝贵的航行信息。1728年在中国航行时, 他是使用八分圆(或哈德利象限)测量纬度的第一人, 并通过测量日月角距确定经度, 并成功校正了许多地方的纬度。在他的多次航行中, 马纳维尔为为制作水文地图集绘制了许多海图, 在科学院的支持下于 1745 年在巴黎出版, 标题为《东方海洋》, 其中包含 25 张地图(图录第34项)。1762 年, 法国东印度公司任命马纳维尔为洛里昂的地图和计划主管。他的综合地图集被用于所有在印度洋航行的法国船只, 最终取代了英国和荷兰的同行:约翰·桑顿 (John Thornton) 于 1700 年出版的《英国航海指南》(English Pilot), 以及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世袭水文测量师范·库伦(van Keulens)的图表。

德雷克海图

1 约道库斯·洪第斯

《 航行世界 》

出版信息
[阿姆斯特丹和/或伦敦，约1589至1595年]

珍品详情
大幅单页铜版刻印地图。

尺寸
380 x 550 毫米（15 x 21.75 英寸）

罕见的单独发行的世界地图描绘了德雷克（Drake）和卡文迪什（Cavendish）的航行，由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地图雕刻师之一制作。

这幅罕见的大幅单页地图是对弗朗西斯·德雷克 (Francis Drake) 和托马斯·卡文迪什 (Thomas Cavendish) 的致敬，他们是环游地球的第一批英国人（历史第二和第四个人）。标题下方的拉丁文字简要描述了两人的航行：德雷克于 1577 年 12 月 13 日带着五艘装备精良的船离开英格兰，一艘船于 1580 年 9 月 27 日光荣返回，其他被海上灾难摧毁；托马斯·卡文迪什表现更好，虽采取同样航线，但损失更少，用时更短，于 1586 年 7 月 21 日离开，并于 1588 年 9 月 15 日返回。因此他获得了财富以及所有同胞的敬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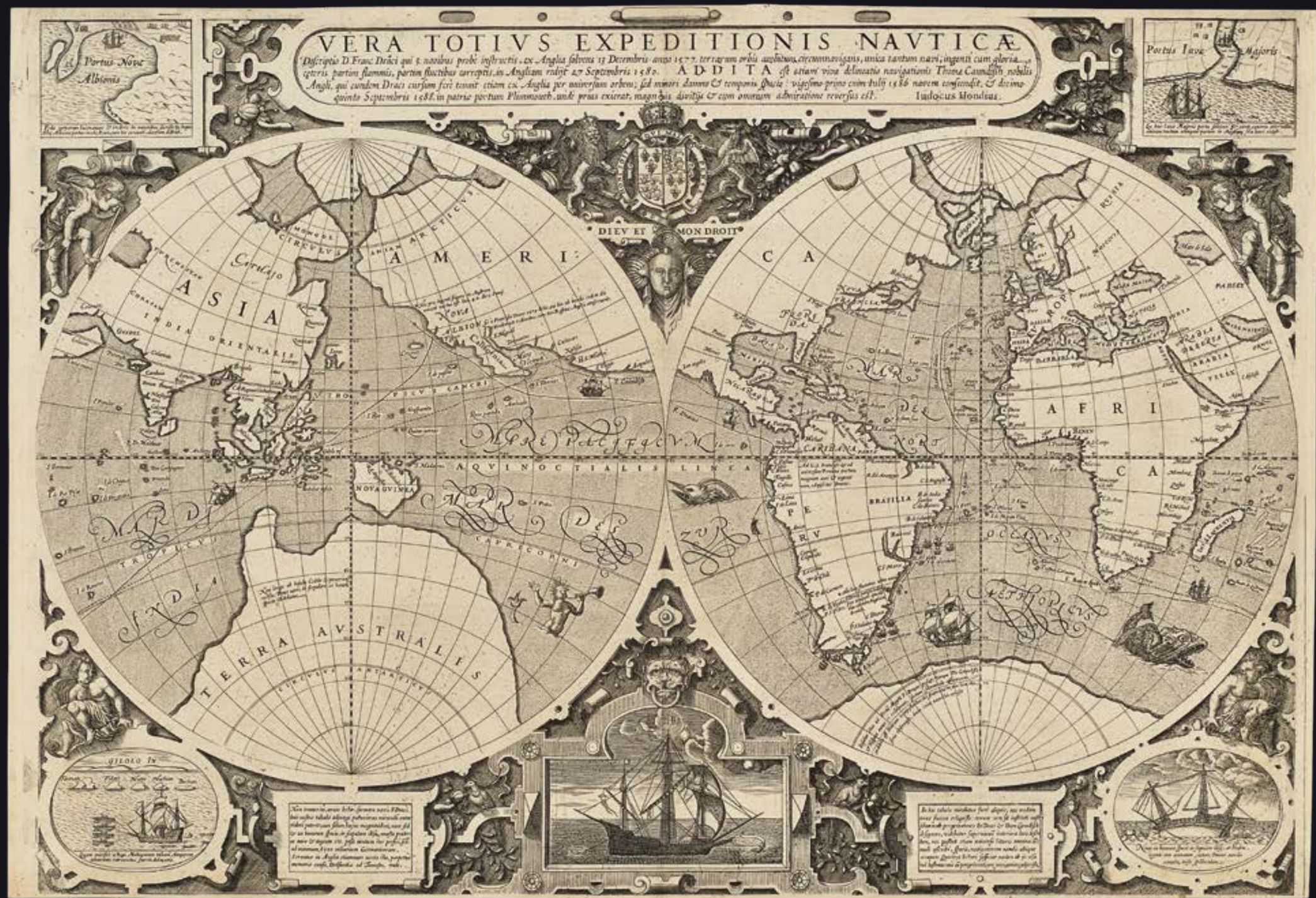
这些航行在当时意义重大，直接挑战了西班牙在新大陆的霸权，同时英国也正面临着它在欧洲的霸权。该地图忽略了大部分对陆地的描述性文字，只留下了与探险有关的信息，从而突出了航行的重要性。不同于以往的是北美被分别绘制在东西两半球，突出了在南美、北美西海岸和香料群岛的停靠港。该地图的制图重要性在于它描绘了伟大的南大陆，火地岛和澳大利亚大陆之间明显的区分。Shilder 说：“洪第斯是第一个了解德雷克航行重要性的人”。

标题下方是伊丽莎白一世的皇家纹章，下方是德雷克的旗舰船金鹿的小插图。小插图左侧的文字表明该船现在位于达特福德。在四个角落是这艘船的另外四幅插图：左上角是德雷克在加利福尼亚的“新阿尔比恩”登陆，在那里他被当地人加冕为国王；右上角是绕爪哇南部海岸航行——他是第一人；左下角是德雷克受到摩鹿加国王的欢迎；右下角是和金鹿在西里伯斯附近的岩石上。虽然，Fite 和 Freeman 指出，这些可能是仅存的真实描绘当时这艘著名船只的图，但幸运的是今天有两艘金鹿复制品可供人们观赏，它们分别在泰晤士河和德文郡的布里克瑟姆。

此例是约道库斯·洪第斯的作品，他是当时领先的荷兰制图师和雕刻师之一。大约在 1584 年到 1593 年之间，他在伦敦生活和工作。洪第斯对德雷克以及他的航行十分感兴趣，绘制了包括德雷克的几位探险家的航海图。洪第斯在伦敦的住所也见证了当时英国和荷兰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两个国家都是年轻的航海国家，都热衷于从伊比利亚列强手中夺走新世界的财富和摩鹿加群岛的香料。

该地图的确切年代尚不确定。它不可能在 1589 年之前出版——在卡文迪什回来一年之后。有人说它是在 1590 年代初的某个时候生产的，当时洪第斯仍在伦敦。Shirley 反驳说，这幅地图的完成度太高，再加另外几张同版地图的装裱使用了荷兰语，所以推测制作日期为洪第斯返回阿姆斯特丹的1594年。这两种理论都有可能是正确的，洪第斯拥有地图铜版，因此最有可能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出版。

此例极其罕见。Shirley 说现今仅剩7或8例。其中四例有两例在皇家地理学会；一例在大英图书馆；还有一例在鹿特丹海事博物馆。剩下的几例在美国和巴黎。OCLC 在美国机构中记录除了国会图书馆和德克萨斯大学的两例，其他机构藏品均为复制品。


VERA TOTIVS EXPEDITIONIS NAVTICÆ
Portus Novæ Albionis
Portus Iuvæ Majoris
DIEV ET MON DROIT
ASIA
AMERICA
AFRICA
AQVINOCTIALIS LINEA
NOVA GVINEA
TERRA AVSTRALIS
BRASILIA
OCEANVS AETHIOPICVS
GIEOLO IN

基督骑士地图

2 约道库斯·洪第斯

《 基督骑士地图 》

出版信息
[?阿姆斯特丹, 约1597年]

珍品详情
大幅单页铜版刻印地图。

尺寸
370 x 485 毫米(14.5 x 19 英寸)

此例是墨卡托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去世后, 第一张采用他发明的投影法而绘制的世界地图。墨卡托投影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它解决了历史悠久的绘图问题, 即如何将球形地球映射到一张平坦的纸上, 同时将指南针的方位保留为直线。该投影最早被墨卡托使用于制作巨大挂图上, 目前只有三个例子幸存下来(法国巴黎银行、巴塞尔和鹿特丹)。

墨卡托投影严重扭曲远离赤道的区域, 比例从赤道到两极递增。例如格陵兰在地图上的面积看起来与非洲一样, 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是它的15倍大。南极洲被绘制为最大的大陆, 尽管它实际上是第五大洲。但由于准确的的方位或航向线是直线, 这一点的重要性比重大于误差。

这张地图也因其具有深刻哲学层次的寓言而具有传奇色彩, 比如图中基督教骑士和国王与黑暗统治者的战斗。该地图以描绘第一个英国在美国的殖民地—罗阿诺克而闻名。约翰·米尔顿 (John Milton) 曾拥有一例同版地图, 这激发了他创作《失乐园》的灵感。

在二维平面地图上表示三维球形地球可以用无数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 但都无法避免扭曲带来的误差。1569 年, 伟大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师杰拉德·墨卡托(Gerard Mercator)提出了圆柱形地图投影的方法, 其后来被当作标准投影法。尽管存在失真的问题, 但它具有基本属性, 即指南针的方向在地图上保留为直线, 使其非常适合导航。

墨卡托本人无法解决投影中需要的数学部分, 也就是三角正割函数的积分, 这成为 16 和 17 世纪著名的“开放问题”之一, 也是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 直到 1668 年才由詹姆斯·格雷戈里(James Gregory)解决。而事实上, 数学家爱德华·赖特(Edward Wright)早在 1596 年就在伦敦研究出了一个数值解决方案(我们今天称之为黎曼和), 专门用于构建完美墨卡托地图的实际导航。

赖特在 1599 年在他的著作《航海中的某些错误》(Certaine Errors in Navigation)中发表了他的发现, 但他 1596 年的手稿已经被他的朋友洪第斯用于《基督骑士》世界地图, 而洪第斯是在未征得赖特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了赖特的计算。尽管洪第斯发了道歉信, 但赖特还是在序言中谴责了洪第斯

plurimi tamen ex rerum circumstantiis, coniectant Americam ab hac parte Septentrionali mari succinctam.
AMERICA AN DOM
1492 a Christophoro Columbo Nomine Regis Castelle primum detecta & ab Americo Vesputio nomen sortita an 1499.
NOVA FRANCIA
Canada
Saguenay
Anian R.
Agama
Avacal
Mexicana
TIERRA DE LABORADOR
ISLAND
Lappia
RUSSIA
TARTARIA
Colmac
Mongul
Cassackia
Baida
Bargu
Ung
TENDUC
CATHAIA
Iapan
Philippinæ I.
Luconia
Golfo de Bengala
Mare Maior
Mare de Sala
MEDITERRANEUM
Barbaria
Libia Interior
Nubia
AFRICA
Abissinia
ASIA
OCEANUS INDICUS
Tropicus Cancri
MAR DEL NORT
MAR DEL ZUR
Linea Aequinoctialis
Aequator
Ide C Verde
AMERICA Meridionalis
Peru
Picora
Brasilia
C. Frio
OCEANUS AETHIOPICUS
MARE LANTCHIDOL
Lucach Regnum
Maletur Regnum
Tropicus Capricorni
PACIFICUM MARE
TERRA DEL FOGO
Doctissimis Ornatissimisq. viris, D.D. R. Brewero, H. Briggio, et Ed. Wrichto, medicis celeberrimis, Matheseos eximiis Professoribus, in amicitiæ verae μνημόσυνον D.D. I. Hondius
SPIRITUS
CHRISTUS
CARO
MUNDUS
PECCATUM
DIABOLUS
MORS
Omni prece et supplicatione precantes omni tempore per spiritum, et in ipso rei invigilantes cum omni instantia atque perseverantia. Eph 6. 18.
Stipendia peccati mors: Rom. 6. 23
Qui secundum promissionem serpenti caput contrivit. Gen. 3.
Quidquid natum est ex Deo, vincit mundum: & hæc est victoria quæ vicit mundum, nempe fides nostra. Quis est qui vincit mundum nisi qui credit Iesum esse filium Dei? 1 Ioan 5. 4
Sobrii estote, vigilate: nam adversarius vester diabolus tanquam leo rugiens, obambulat quærens quem devoret. Cui resistite firmi per fidem. 1. Petr 5.
Subiicite igitur vos Deo, resistite diabolo, et fugiet a vobis. Iac 4. 7
Amen amen dico vobis, qui sermonem meum audit & credit ei qui misit me, habet vitam æternam, & in condemnationem non veniet: sed transibit a morte in vitam. Ioan. 5. 24.
Quum autem corruptibile hoc induerit incorruptibilitatem, & mortale hoc induerit immortalitatem, tunc fiet sermo qui scriptus est. Absorpta est mors in victoriam. 1 Cor. 15. 54.

的欺骗和贪婪。

除了因其先进的投影而成为革命性的地图外，它还是所有地图中最著名和最神秘的地图之一，装饰着精美的艺术品和寓言绘画。地图底部的场景显示了基督教骑士与黑暗统治者的战斗，隐喻着虚荣、罪恶、肉体弱点、魔鬼和死亡。此场景可追溯到一幅非常罕见的版画，由 Hieronymous Wierix 根据 Maerten de Vos 的原画绘制而成。彼得巴伯（Peter Barber）在《基督骑士，基督教国王和黑暗统治者》（《地图收藏家》48，1989，2-8）中提出，图中肖像是法国亨利四世，由此推测制作地图的动机是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与西班牙和欧洲天主教势力的斗争中遇到危机时，他需要将英格兰和整个欧洲的新教徒团结到他的一边。

该地图还以因绘有当时最准确的地理信息而闻名，包括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失去的罗阿诺克殖民地，并显示了德雷克和卡文迪什的环球航行结果。

此例非常稀有，目前我们只追溯到了除此例之外其他六例。

巨幅世界挂图

3 路易斯·特谢拉

《巨幅世界挂图》

出版信息
安特卫普, 1604年

珍品详情
铜版印刷, 十二页, 四张带有木版印刷动物图案, 手绘上色, 金色高光, 整齐剪裁, 裱装亚麻布, 大部分已修复。可提供修复报告。

尺寸
1670 x 2970毫米(65.75 x 117 英寸)

此例是在荷兰黄金时代初期绘制的巨幅的精美世界挂图。

制图
此地图借鉴了著名葡萄牙制图师路易斯·特谢拉(Luis Teixeira)制作的地图, 他的名字印在此例的大标题上。他曾在里斯本和葡萄牙殖民地工作过, 结交了许多制图师朋友。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的地图集中的日本地图便是特谢拉贡献的。奥特柳斯和科内利斯·克拉斯(Cornelis Claesz)出版了五张特谢拉制作的地图, 并且强调是使用他的绘制作为基础, 这表明他的制图水平在阿姆斯特丹受到高度的认证。

此例以简单的圆柱投影为基础, 非常接近荷兰制图家彼得勒斯·普朗修斯(Petrus Plancius, 1552-1622) 1592年绘制的世界挂图, 并被认为"是荷兰制图学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北欧出版的大型挂图"(Schilder)。这幅挂图是由白迪斯·范·杜廷赫姆和让·范·杜廷赫姆(Baptista and Jan van Doetecum)刻制的, 现今仅存一例在西班牙巴伦西亚的Colegio del Corpus Cristi。普朗修斯(Plancius)则是参考了墨卡托(Mercator)在1569年制作的世界地图, 以及葡萄牙制图师佩德罗·德·莱莫斯(Pedro de Lemos)和巴托洛米奥·德·拉索(Bartolomeo de Lasso, fl. 1564-1590)制作的手绘地图 。此例显示了特谢拉在以普朗修斯的挂图为基础上做的许多改进, 包括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1595年的探索后的圭亚那、戴维斯海峡、新地岛、刚果的支流、以及南美和非洲的南部。这些更新的地理是参考了林斯霍滕(Linschoten)、德·布里(De Bry)、胡尔修斯(Hulsius)和克拉斯等人的旅记。

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图对广阔的南部大陆的描绘, 以及在荷兰人在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探索之初时绘制的南太平洋。新几内亚岛的真实形态在当时尚未确定, 因此, 奇怪的是, 它出现了两次, 分别在地图左侧的岛屿, 以及右侧的麦哲伦尼加大陆的一部分。在地图最右侧的麦哲伦尼加海湾中可以隐约辨识出卡彭塔里亚海湾。

"I have always imagined that Paradise will be a kind of library"
Jorge Luis Borges

人们相信, 为了平衡地球, 南半球一定要有一个与北方相称的陆地, 造就了伟大的南方大陆的传说。这传说也许导致了荷兰在17世纪对澳大利亚的探险, 以及詹姆斯·库克船长(James Cook)在100年后的航行。直到二十世纪, 在罗伯特·福尔康·斯科特船长(Robert Falcon Scott)和罗尔德·阿蒙森上尉(Roald Amundsen)的探索之后, 南半球的土地才被精准地绘制出来。

地图的左右下角是北半球和南半球, 在地图的底边是十幅精准的小地图, 其中包含麦哲伦海峡的详细地图(Drake, 1579, Noort和De Weert, 1599); 里约热内卢; 北欧; 新地岛(Barentsz, 1598)和巽他海峡(爪哇岛以外); 阿尼安; 马尼拉; 和直布罗陀。在地图下方是拟人化的四大洲。地图背景绘制的是地方典型建筑, 土著动物和当地的人, 相对应的释文印在下方, 文字中间还带有图案装饰 。

印刷出版

希尔德(Schilder)撰写的《1619年前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世界挂图》('Wall Maps of the World published in Amsterdam before 1619', MCN, 第3卷, 39页, 5号)和薛利(Shirley)的《绘制世界》('Mapping the World', 248)中记录了特谢拉的世界挂图, 由让·巴蒂斯特·弗里恩特斯(Jean Baptiste Vrients,)和克拉斯曾出售。尽管当代地图学家希尔德(Schilder)和薛利(Shirley)均未记录任何现存的例子, 但其出版的证据被记录在两个与地图同时代的资料。第一个是在Plantin-Moretus出版社的档案中, 第二个则是纪录在克拉斯1609年出版的目录册里。这两份资料虽然没有提及出版日期, 但西班牙作家莱昂·皮涅洛(Leon Pinelo)在1629年提到了分别于1598年和1604年绘制的两幅特谢拉地图。无法确认的是这两份地图是否是不一样的地图, 还是两个不同版的同一幅地图。

除了标有特谢拉和弗里恩特斯的名字外, 地图上还印有雕刻师约书亚·范·登·恩德(Joshua van den Ende , 1584-1634)的名字。薛利(Shirley, 243)和希尔德(Schilder, MCN III, 第45页第6号)都有记录范·登·恩德(van den Ende)刻印在12张纸上的大型挂图, 制作日期约1604年。薛利(Shirley)和希尔德(Schilder)参考的是巴黎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特谢拉挂图, 而巴黎这份地图没有标注出版者或者日期, 只有范·登·恩德(van den Ende)的名字。相较此例和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版本, 可以推断两份是同一个铜版印制的。因此, 此例使我们能够确认希尔德(Schilder)判断的日期为1604年, 弗里恩特斯为卖方, 以及特谢拉为该作品的制图师。此例还帮助我们更正布劳(Blaeu) 为其制图师的错误推测。

《制图史》的作者马塞尔·德斯托姆贝斯(Marcel Destombes)和希尔德(Schilder)当时认为布劳可能出版了该地图的原因有三点。首先, 约道库斯·洪第斯(Hondius)和克拉斯在他1609年的目录中都没有提到这样的地图。其次, 众所周知范·登·恩德刻有布劳最早出版的许多作品。第三, 在1604年, 克拉斯和普朗修斯对这份1592年挂图所拥有的特权实效, 从而使布劳或任何其他出版商复制该地图。

然而, 通过这份挂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实际上是弗里恩特斯与克拉斯一起决定在1604年发布的此地图, 并用特谢拉的最新成果非常成功地更新了1592年普朗修斯制作的地图。

现存数量

这个时代的荷兰世界挂图极为罕见。由于17世纪初对于世界的新发现，“许多地图很快就失去了价值，人们用新地图替换过时的地图，导致世界挂图现今变得极其稀有珍贵。”（Shirley）。此例是1604 年版 Teixeira/Vrient 地图幸存的第三例，完整无缺的第二例。巴黎国家图书馆（BNF）馆藏的特谢拉挂图没有标注出版者或者日期。在希尔德（Schilder）对1619年之前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荷兰世界挂图普查中，记录了在此例之前有五份同版挂图（MCN III，第19-102页）：

1. 彼得勒斯·普朗修斯（PLANCIUS, Petrus），Nova et Exacta Terrarum Orbis Tabula Geographica ac Hydrographica。阿姆斯特丹，1592年，19页。现存一份在瓦伦西亚Collegio del Corpus Cristi。
2. 亨德里克·范·朗仁（ LANGREN, Hendrik van），Nova et Accurata, Totius Orbis Terrarum Geographica et Hydrographica。[阿姆斯特丹，约1600年] ，19页。记录一份在Stadtbibliothek of Breslau，丢失于二战。
3. 科内利斯·克拉斯（CLAESZ, Cornelis），无题。[阿姆斯特丹，科内利斯·克拉斯 ，约1602年]，4页。尚未发现此版初版。
4. 约道库斯·洪都斯（HONDIUS, Jodocus），Nova et Exacta Totius Orbis Terrarum Descriptio Geographica et Hydrographica。[阿姆斯特丹，科内利斯·克拉斯 ，1603年]，4页。尚未发现此版初版。
5. 路易斯·特谢拉（TEIXEIRA, Luis），无题。[阿姆斯特丹，弗里恩特斯（Vrients），(?) 1604年]，9页。尚未发现此版初版。

如以上所示，此例是阿姆斯特丹世界挂图出版后12年中的第二个尚存的例子。希尔德（Schilder）继续列出的在1619年以前出版的另外七幅地图中，只有四幅是初版印刷。

通往东方的路

4 彼得·古斯、安东尼·雅各布兹

《 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三幅小牛皮海图：[1] 欧洲；[2] 西印度群岛；[3] 东印度群岛）》

出版信息
阿姆斯特丹，约1646-1665年

珍品详情
一套三张铜版印刷地图，每张都印在一张单独的大牛皮纸上，精美当代手绘颜色，边缘可见当代装订孔。

尺寸
1. 欧洲 - 695 x 876 毫米
2. 西印度群岛 - 710 x 887 毫米
3. 东印度群岛- 686 x 853 毫米

一套独一无二的稀有大型海图《航路》（‘Paskaerts’），展示了采用墨卡托投影法绘制的从欧洲到东印度群岛的航海路线。

此例海图即是荷兰黄金时代导航的顶峰，也代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 VOCs) 接受将其迄今为止神秘的身份传播于商业用途。

东印度群岛（‘Oost Indien’）、西印度群岛（‘West Indische’）和欧洲（‘Europa’）三张牛皮纸海图，首次以统一的格式并使用墨卡托投影法绘制了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路线，本初子午线位于 特内里费岛。其中东印度群岛海图是第一张印有十七世纪荷兰在澳大利亚所有发现的地图。

这些海图制作于荷兰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展示了荷兰人在过去 60 年中地理发现和导航以及制图方面的进步的历程：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通过亨德里克·布劳威尔（Hendrik Brouwer）1611年的航海路线前往印度尼西亚；1616 年首次登陆澳大利亚；采用墨卡托投影法来测绘跨洋航线；本初子午线达成共识；以及塔斯曼在 1642-1644 年的航行。在这些海图出版之前，图中大部分信息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的秘密航海信息。

香料贸易

近 2500 年前，阿拉伯商人讲述了凶猛的肉桂鸟的故事。商人们说这这是一种神奇的大鸟，它们喜欢在悬崖峭壁上筑巢，而筑巢的材料是一种特殊的树枝：肉桂。因为肉桂鸟的巢穴高不可攀，阿拉伯人为了得到肉桂，只能把牛、驴等牲畜杀死，用大块肉诱食肉桂鸟。鸟儿会从它们的巢穴飞下来，叼走肉，带着它的捕获物返回时，不稳定的肉桂巢会倒塌。此时商人们会收集掉落的肉桂拿去市场买卖。尽管这个故事很诱人，但传说中的肉桂鸟并不存在。这个故事很可能是阿拉伯商人为了垄断香料贸易而编造的。多年来，古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被阿拉伯商人愚弄了。

让人诧异的是，只是用于食物调味或将其燃烧使得空气芳香的香料，竟然需要精心编造一个故事来守护。从古罗马时代到中世纪，世界各地对香料的需求都在持续增长，使得香料成为了从印度到欧洲的经济枢纽。香料的引入改变了欧洲人们的饮食文化，除了英国，欧洲食物变的不再乏味和单调。更重要的是在欧洲，人们对香料的渴望远超越了它本身的香味和用处，能够获得香料已成为了财富和权利的代表、身份地位的新象征，从而对社会和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香料促使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路线，直至今日依然对世界经济有所贡献和影响。

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路线

近一百年来，自1499年瓦斯科·达伽马发现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便分别霸权东西半球。这得益于两个王室对制图的保密政策，即返回的船只必须交出他们的海图和新发现的航海信息，所有海图为国家财产，非法使用或复制将被处以死刑。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后来英国和荷兰的海盗船的走私，通往“旧”（东）和“新”（西）印度群岛的航线最终公开于北欧。利用这些窃取的信息，英国东印度公司 (EIC) 和荷兰东印度公司 (VOC) 分别于 1600 年和 1602 年成立，加入了肉豆蔻、胡椒、肉桂、丁香和其他香料的贸易，并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些贸易公司延续了谨慎守护海图的传统，垄断了获取巨大的财富和权力道路。他们都聘请了制图师或水道测量师团队来测绘最新的航海信息，从而能够及时更新航线，提高市场贸易的效率。而名为《航路》（‘Paskaert’）的海图就是至关重要的海图。

《航路》（‘Paskaert’）

绘有航线的大幅面海图 “航路”（或 “通道”，英文：“passage”，荷兰语：“paskaerts”）最初是独一无二的手绘海图，一次一张地修改并分发给他们的船只。然而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印刷逐渐替代了手绘。

牛皮海图通常是首选，因为它们比纸张更耐用，并且具有可以重复使用的优点，以便为每次航行铺设航迹。与纸不同的是，每次航行后绘制的航迹可以从牛皮海图上擦掉，为下一次探险提供干净的模板。此外牛皮海图容易卷起并保存在金属管中。

《航路》海图有多个版本，包括等度平面图、不等度平面图、球面图和墨卡托投影图。

“虽然在 1600 年之后墨卡托投影图已经非常普遍，但水手们认为其 ‘纬度过大’，使用起来觉得 ‘困难’。尽管如此，它们优于等角（平面）图表，更适合远洋航行”（Kok 和 Schilder，第 94 页）。

《西印度群岛航路》（The West Indische Paskaert）

1630 年，威廉·布劳 (Willem Blaeu)，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首席水文测量师，发表了《西印度群岛航路》海图：

“布劳使用墨卡托投影制作的西印度群岛海图，成为了 17 世纪大西洋海图的绘制的标杆。在标题中，它清楚地表明该图旨在导航荷兰西印度公司垄断的非洲和美洲地区。延伸到合恩角的南美洲大陆绘制在插图中”（Kok 和 Schilder）。

Campbell说, 每个图版“最多只有几个例子”幸存下来。标题表明《航路》绘制了 1621 年租给西印度公司的区域。Destombes 和 Gernez 认为, 初版之所以没有印刷版权说明当时仅供内部使用不对外公开。然而事实上此海图并没有保密, 1630 年后就被广泛使用。布劳的图表是 “最早印刷制作的的大西洋海图.....[出版之后] 立即成为了航行到美国和好望角的标准海图。” (Waters)

Destombes 和 Gernez 进一步称赞西印度群岛航路图“是最早雕刻并印刷了纬度的海图之一.....这份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都十分重要的作品, 在海图历史上划下了重要的一笔, 是对17 世纪低地国家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在布劳之后, 不少于十家出版商使用了原始铜版或新制铜版印刷了21个版本的《西印度群岛航路》海图。其中最主要的是安东尼·雅各布斯(Anthonie Jacobsz)制作的版本, 即是此例: “.....似乎在布劳的追随者中, 安东尼·雅各布斯最引人注意。他是唯一一个努力对海图绘制积极做改进, 并绘制原创作品的人”(Kok 和 Schilder)。

直到 18 世纪中叶, 在海上航行测量都存在相当大的误差范围, 难以确定经度。当时常用方法之一是从最后看到的陆地点开始航位推算。而雅各布斯通过将整个地图在加那利群岛内向东移动 1 度, 将本初子午线的位置从费罗移动到水手们的首选地标: 特内里费岛 3,718 米的 泰德峰, 以此做航位推算, 从而改进了布劳的原作。他还包括了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插图, 以协助向北方的航行。

最后的秘密——《东印度群岛航路》

尽管布劳的海图及其后继者取得了成功,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将印度洋导航信息和通往东印度群岛最重要的航线隐藏起来, 直到一段时间后才正式发布。

直到 1658 年, 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私人出版商彼得·古斯大胆决定将最初仅限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使用的信息更进一步公开, 把印度洋海图刻印出版。古斯出版的东印度群岛海图显示了从好望角到巽他海峡的航道, 是第一张列出了荷兰在澳大利亚的所有发现的海图, 包括从 1616 年首次登陆到亚伯塔斯曼 1642 -1644年的旅程。

然而, 这张图表本身并没有详细说明通往东印度群岛的整个路线。如果要完成全部航行还需要另外两张海图, 包括前面提到的西印度群岛海图, 以及在航行开始时的欧洲海图, 以协助从荷兰港口到大西洋的棘手航行。

一组连续的海图

彼得·古斯并没有错过对详细说明通往东印度群岛路线的统一系列海图的潜在需求，根据1658 年 7 月 17 日的一份公证协议，古斯计划使用墨卡托的投影发布欧洲海图。根据该协议，出版商格里特·范·戈斯伯格（Gerrit van Ghoesbergen）表示他打算与 古斯一起出版德克·伦勃朗（Dirck Rembrantsz [van Nierop]）的手绘海图。在出版了东印度群岛海图和欧洲海图后，人们可能会猜想彼得·古斯此时应会用墨卡托的投影来制作他自己的西印度群岛海图。

但如果仔细比较这三张海图的格式，我们可以发现古斯绘制东印度群岛（Oost Indien）和欧洲（Europa）海图应该是为了附和东尼·雅各布斯的西印度群岛海图（West Indische Pascaert）而制作的。有五个方面可证明此推论：三份图表都是横向格式；三份图表都使用墨卡托投影；三份图表都是用尺寸相似的铜板印刷的；三份图表都以特内里费岛作为本初子午线，而不是费罗；并且三份图表在地理上重叠并允许从一个导航到另一个。

在布劳绘制的《西印度群岛航路》之后的 21 个版本中，除了雅各布斯的，所有海图的宽度都在 755 到 780 毫米之间，而雅各布斯的海图明显更窄，只有 700 毫米。根据学者给出的尺寸，所有其他出版商的欧洲《航路》范围在 605 到 710 毫米之间。而古斯使用墨卡托投影的海图位于该范围的较大端：695 毫米，使其与古斯的《东印度群岛航路》（710x870mm）和《西印度群岛航路》（700 x 880mm）尺寸完全一致。制图师制作尺寸较小的海图是为了更有效率的利用牛皮，与此同时也保留了足够的比例来绘制路线。

当然，将一组海图标准化很可能是安东尼·雅各布斯本人的想法，因为他于1646年和约1650年出版了两本不同的《西印度群岛航路》，本示例为后者。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本初子午线的移动、苏格兰的插图，以及更接近欧洲和印度洋海图所需的格式。然而，雅各布斯于 1650 年去世，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关于他打算出版额外图表的记录。

此外，约翰内斯·范·科伦 (Johannes van Keulen) 于 1688 年出版的“De Groote Nieuwe Vermeerdere Zee-Atlas ofte Water-Werelt”中的一篇广告提供了古斯将三张海图作为一组发布的证据，该广告讲述了现在可以从他那里获得的四张牛皮纸图表，以及这些海图是从古斯以前拥有的铜版上印刷出来的。

此例表明，彼得·古斯在 1658 年《东印度群岛航路》海图的第一版发布后的

某个时间点制作发布了此系列，并且肯定是在 1665 年（此例《东印度群岛航路》海图的绘制年代）之前。因此，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大约 60 年后，一套统一的墨卡托投影的连续的海图终于可供向东航行的船只购买。

个别图表的说明

欧洲海图

欧洲海图在北纬 61 度被双经度标度分为两部分。北部相对于南部偏移了东部计数39度。主海图覆盖了爱尔兰西部的区域，仍然显示亚速尔群岛，而东部的塞浦路斯显示在最东端，保留了黑海的一部分。在南北方向，主海图从瑞典南部一直延伸到非洲北部海岸。北部的二级海图被压缩了大约三倍，以确保将导航转移到《西印度群岛海图》。这使地图的两个部分在尺寸上相似，允许两者都绘制在一张牛皮纸上。本部分涵盖从西部的按钮湾到东部的新地岛的一部分。次图止于斯皮茨卑尔根以北，穿过格陵兰中部到西部的一条线。

大西洋海图

在赤道以南 353 度处有0-150 德国英里的比例尺。

双纬度比例尺在赤道处分开，单位德国英里，位于大洋中部：53o20’N-37o10’S，每度细分为 20o 和 2 德国英里。双经度刻度从 270oE 到 040o30’E沿赤道标明，每度再细分以 20’ 为单位。本初子午线穿过特内里费岛。

有两张插图：一个在南美洲，显示该大陆一直延伸到合恩角。另一个在右上角，以不同于主图表的比例描绘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

目前的图表是雅各布斯的第二张《西印度群岛航路》，对布劳的原版和他制作的第一版有相当大的改进。

印度洋海图

该图表显示了澳大利亚几乎完整的轮廓，除了东海岸和东南海岸。

锡兰以东大洋中部的纬度标度，从 45oN 到 35oS，细分为全度和 20’。距离赤道的等效德国英里数在其左侧。纬度标度在最左边，完整度数直到 46o20’s。沿赤道从 37o20’E 到 166o20E 提供表盘经度刻度，按全度和 20’ 细分。

在海图顶部和底部装饰了两个画面，还有较小的在赤道上方左侧。图中描绘的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互动一般与贸易有关。

荷兰人的发现:新荷兰

1602 年, 荷兰国会授权新成立的联合东印度公司 (VOC) 垄断好望角以东和埃斯特雷霍德马加拉内斯以西的广阔地区, 也就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运权。该公司立即将其业务集中在马来群岛, 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从南部非洲延伸到东亚的贸易帝国。

此例描绘了 1640 年代荷兰探险的结果, 其中有极大贡献的探险家包括弗朗索瓦·雅各布斯(François Jacobsz)、维舍尔(Visscher)、亚伯塔斯曼(Abel Tasman)和马丁·格里茨·弗里斯(Maarten Gerritsz Vries)。探险结果体现在对通金湾的描绘、日本周围地区的增补, 以及澳大利亚南海岸和澳大利亚北海岸的发现, 尤其是海湾卡奔塔利亚沿岸。在饰纹牌匾外描绘了阿姆斯特丹和圣保罗岛, 以及从好望角到巽他海峡的东印度公司航道。

制图师

安东尼·雅各布斯 (1606-1650)

安东尼·雅各布斯是阿姆斯特丹一家印刷和出版社的创始人。当时有许多出版商与他同名, 为了区分自己他给自己的姓加了一个形容词“Lootsman”(导航员), 他的儿子们便以此为姓。

彼得·古斯 (1616-1675)

雕刻师亚伯拉罕·古斯(Abraham Goos, 1590-1643 年)的儿子。“他是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书商之一..... [在]他的作品版本说明中, 彼得·古斯总是被提及为书商, 而不是制图师.....制作精良的航行指南和海图集反映了高标准的作业。25 年来出版的许多版本表明了对他水平的认可”(van der Krogt)。

他曾从安东尼·雅各布斯那里购买了著名的水手指南“De Lichtende Columne ofte Zeespiegel”(阿姆斯特丹 1644年、1649年和1650年)的铜版。

有证据表明, 尽管雅各布斯和古斯家族企业是竞争对手, 但他们也曾多次合作, 例如鹿特丹海事博物馆收藏的安东尼 1688 年英文版《海镜》(Sea-Mir-

rour）中的海图都是由古斯制作的。1680 年幸存的一份有安东尼和彼得的儿子签署的公证，称他们多年来制作了一本名为“Stiermans Zeespiegel”的关于东方、西方和地中海航行的海书（Koeman 223）。

古斯后来用多种语言出版了他的这版作品，同时也添加了他自己的地图。1666 年，他出版了当时最好的海洋地图集之一“De Zee-Atlas ofte Water-Weereld”。古斯绘制出版的海图直到 1680 年都在荷兰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我们目前没有找到除此例以外的同版海图，而且之前的例子也没有被记录下来。目前还没有人将这三张图的共享格式和本初子午线用于证明其为一组。约翰内斯·范·科伦 (Johannes van Keulen) 的“De Groote Nieuwe Vermeerdere Zee-Atlas ofte Water-Werelt”中有一张广告内容可作为有力证据说明此三张和另一张欧洲海图曾为一组。

极为罕见的隆吉双半球世界挂图

5 朱塞佩·隆吉、弗德里克·德威特

《新世界地图》

出版信息
博洛尼亚, [约1675年]

珍品详情
12 张大型铜版刻印挂图, 连接并装裱于档案纸上, 纸张边缘有修复。可应要求提供完整的保护报告。

尺寸
1258 x 1880 毫米(49.5 x 74 英寸)

“隆吉是17 世纪末博洛尼亚最著名的地图出版商之一, 他曾在十年内出版了十幅大型多页挂图, 是博洛尼亚出版史上的辉煌成就”(Mariarosa Cesari)。

隆吉绘制的地图比例和装饰都令人印象深刻, 地理有增补修订。此例展示了在北美和日本之间增补的“Terra Jessi”海岸线、南极大陆的海岸线、将哈德逊湾的大岛一分为三, 并在中国北方绘制沙漠(“Desertum Amo”)。

尽管有这些创新, 隆吉在他的地图出版说明中还是谦虚地承认他参考了早期由弗德里克·德威特(Frederick de Wit)于 1660至1661 年出版的 12 页世界地图:“由弗德里克·德威特首次出版, 现在进一步准确修订, [并委托印刷] 博洛尼亚的朱塞佩·隆吉印刷。卡洛·斯科蒂 (Carlo Scotti) 将其雕刻”。

弗德里克·德威特于1660年绘制出版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弗德里克·德威特的新世界地图》(“Nova Totius Terrarum Orbis Tabula Auctore F. de Wit”)。之后又出版了印刷于12张纸的大型世界挂图“Nova totius terrarum orbis tabula”(1661年)。隆吉用这张地图作为他世界挂图的模型。而德威特则是根据琼·布劳 (Joan Blaeu) 于 1648 年出版的 21 张世界地图绘制了他的地图。德威特1648 年搬到阿姆斯特丹时曾在布劳的作坊当学徒, 并且很可能参与过布劳的地图制作。

在借鉴了德威特地图的一些美学元素的同时, 隆吉对边界进行了微妙而显著的改变, 以反映地图不同起源的时间和地点之间的文化差异。其整体效果是让隆吉的地图更加科学严谨。例如隆吉在天半球与哥白尼和布拉黑半球之间的下边界新增了极地投影, 德威特地图中大部分装饰, 都被不同人种形象思维以及自然景观的场景所取代, 德威特图中的献词也被隆吉绘制为浑天仪。

发布日期

隆吉发布的地图没有注明日期，但艺术史学家Cesari使用间接证据确定地图的日期是在 1675 年之后，即乔瓦尼·德·罗西 (Giovanni de’ Rossi) 在罗马发布非常相似的 12 页地图的那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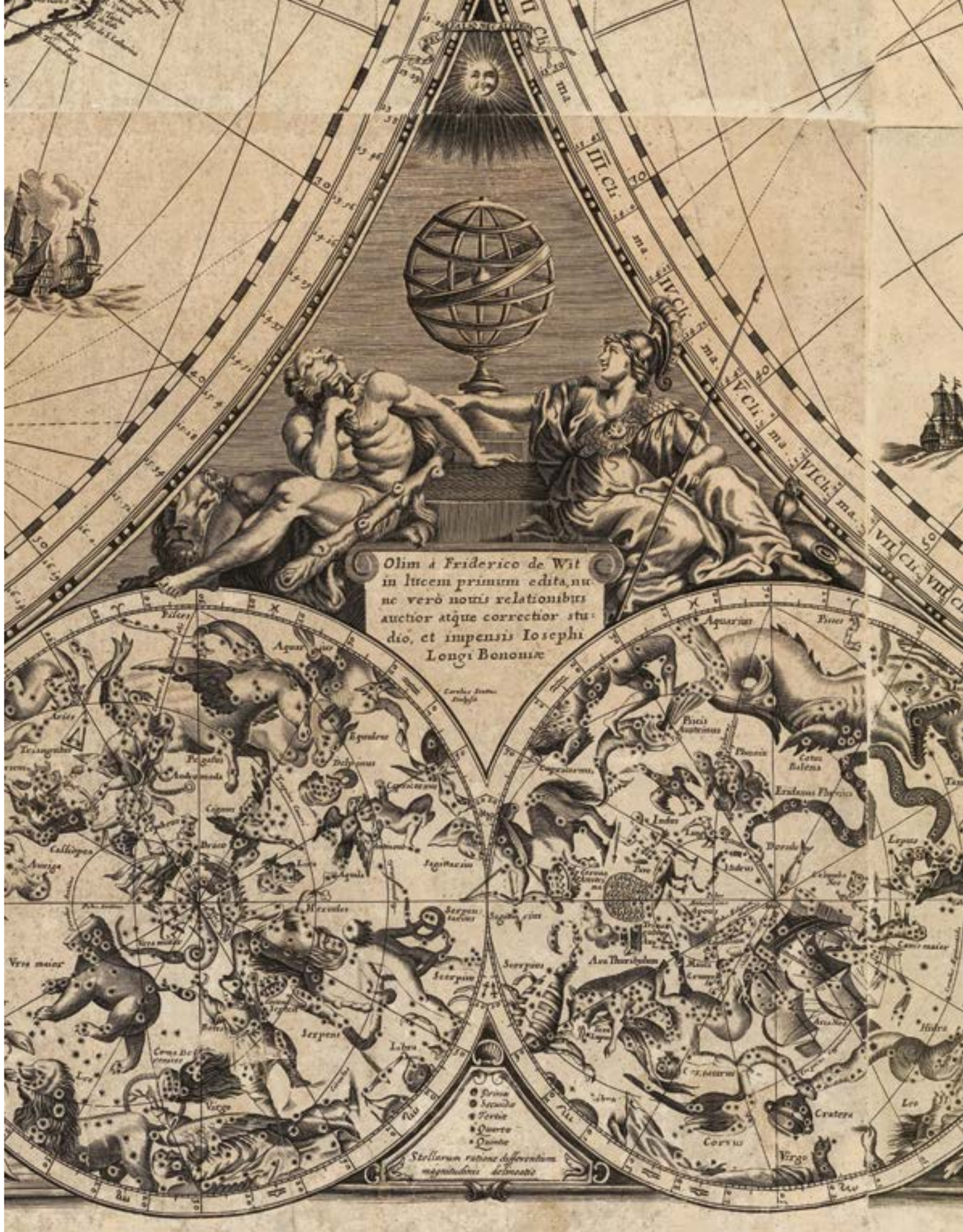
朱塞佩·隆吉 (1620-16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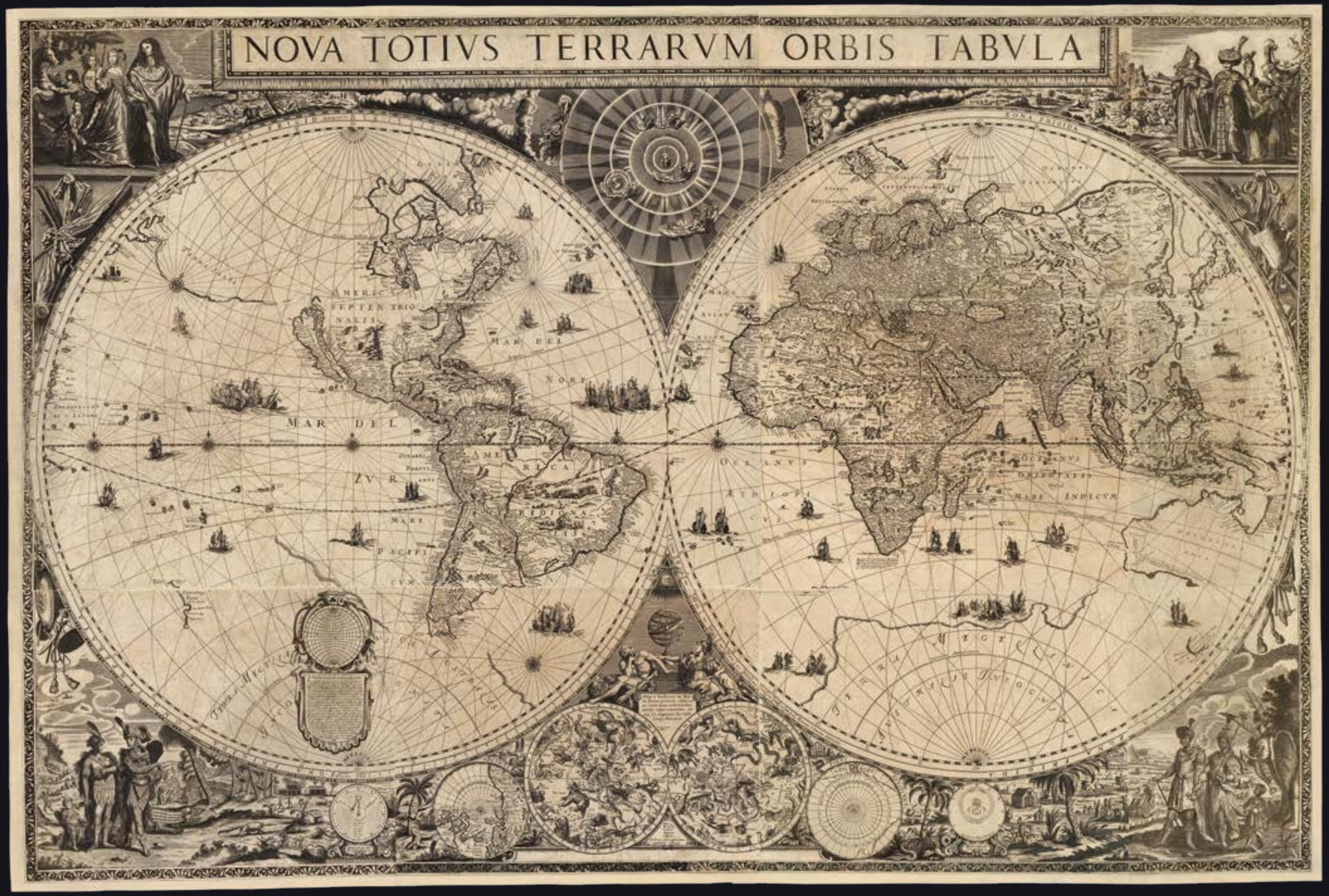
隆吉是博洛尼亚领先的图书和印刷出版商和销售商之一，“以他的企业家精神和他的作品的多样性而闻名。其中包括插图作品，如学术论文、赞美歌词、喜剧以及历史和地理文本，这些作品通常与当地主题有关。在他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时，他成为了博洛尼亚吉罗拉莫大主教和后来的贾科莫邦康帕尼大主教手下的“大主教印刷商”。从 1650 年到 1691 年去世，隆基活跃于出版界约四十年。在 17 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他在Vicolo della Scimia 的小房间里着手研究在 Opera Pia 中发现的挂图。1677 年，他从圣彼得罗尼奥教堂租了一间房子，又于 1682 年将他的作坊搬到了奥雷菲奇街的蒙特库科利宫。”（Cesari）

除了他的世界挂图外，隆吉还曾两次出版了布劳的四大洲挂图。第一次在发布于1672-1673 年，随后又在 1677 年和1680 年左右之间发布。与此同时，他在 1675 年至 1676 年间出版了两次格鲁特（Greuter）意大利挂图。所有这些地图均由彼得罗·托德斯基（Pietro Todeschi）雕刻，他与隆吉长期合作。

卡罗·斯科蒂（1667-1693）

隆吉选择了卡罗·斯科蒂（Carlo Scotti）作为他的雕刻师。据记载，他曾在威尼斯 (1667)、博洛尼亚 (1685) 和摩德纳 (1693) 工作。在博洛尼亚期间，“从当地印刷收藏中刻有他的名字的版画中可以看出斯科蒂受雇于几家出版商。从隆吉的德威特地图风格可以看出对于此新版雕刻，斯科蒂至少得到了另外两位艺术家的帮助。他的高品质工艺可见于地图角落的寓言场景的描绘，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其他细节分别由另外两位雕刻家绘制”（切萨里）。




NOVA TOTIVS TERRARVM ORBIS TABVLA
MAR DEL
MAR DEL
MARE INDICVM

马来半岛及周边岛屿地图

6 威廉·洛德维克兹

《爪哇群岛、苏门答腊、婆罗洲和马六甲的新地图》

出版信息
阿姆斯特丹，1598 年

珍品详情
铜版刻印，七幅插图并附有文字，左上角的小铅笔手稿注释，右侧边缘的丢失部分有修复。

尺寸
397 x 562 毫米（15.75 x 22.25 英寸）

16 世纪出版的最详细的马来半岛以及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和婆罗洲岛的地图。

一张前所未有的极其详细的马来半岛地图，说明了荷兰共和国对该地区的野心。此图详细程度曾被荷兰当局试图禁止出版。因其不仅首次提供了大量爪哇北部海岸和巽他海峡的新信息，也是最早将新加坡标注为C. de Cincapura，并将其绘制为一个岛屿的海图之一。

16 世纪末，科内利斯·德·豪特曼（Cornelius de Houtman）率领荷兰人首次远征印度尼西亚，当时部分地区处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为了不被发现，荷兰舰队避开了安全的马六甲海峡的航线，转而前往位于苏门答腊和爪哇之间的未知巽他海峡。因此他们成为了第一个使用并绘制这条航线的人。此例标明了海峡沿岸许多港口和定居点的名称，是第一张准确、详细地描绘爪哇北部海岸的海图，不仅展示了岛屿的形状和位置，而且还用插图的建筑物形象地代表了重要的定居点。海面上标出了可能存在岩石和礁石等障碍物，而在上边缘和左下角的小插图中描绘了荷兰舰队的经历。从这些插图和随附的拉丁文字中可以揣测，当时船员们似乎对这个地区的文化和自然有了很多了解，包括某些部落的政治习俗，以及周边地区的各种鱼类，还见证了当时爪哇有许多中国商人。

组成荷兰舰队的船只之一是威廉·詹松 (Willem Janszoon) 首次登陆澳大利亚的欧洲船只。1606 年，他驾驶 Duyfken 从爪哇航行到昆士兰西岸，创造了欧洲探险的历史性时刻。Duyfken 是由德·霍特曼领导的四艘船中最小的一艘，绘制在马杜拉以北。他们的远征打开了欧洲和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的香料贸易，为后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做了重要铺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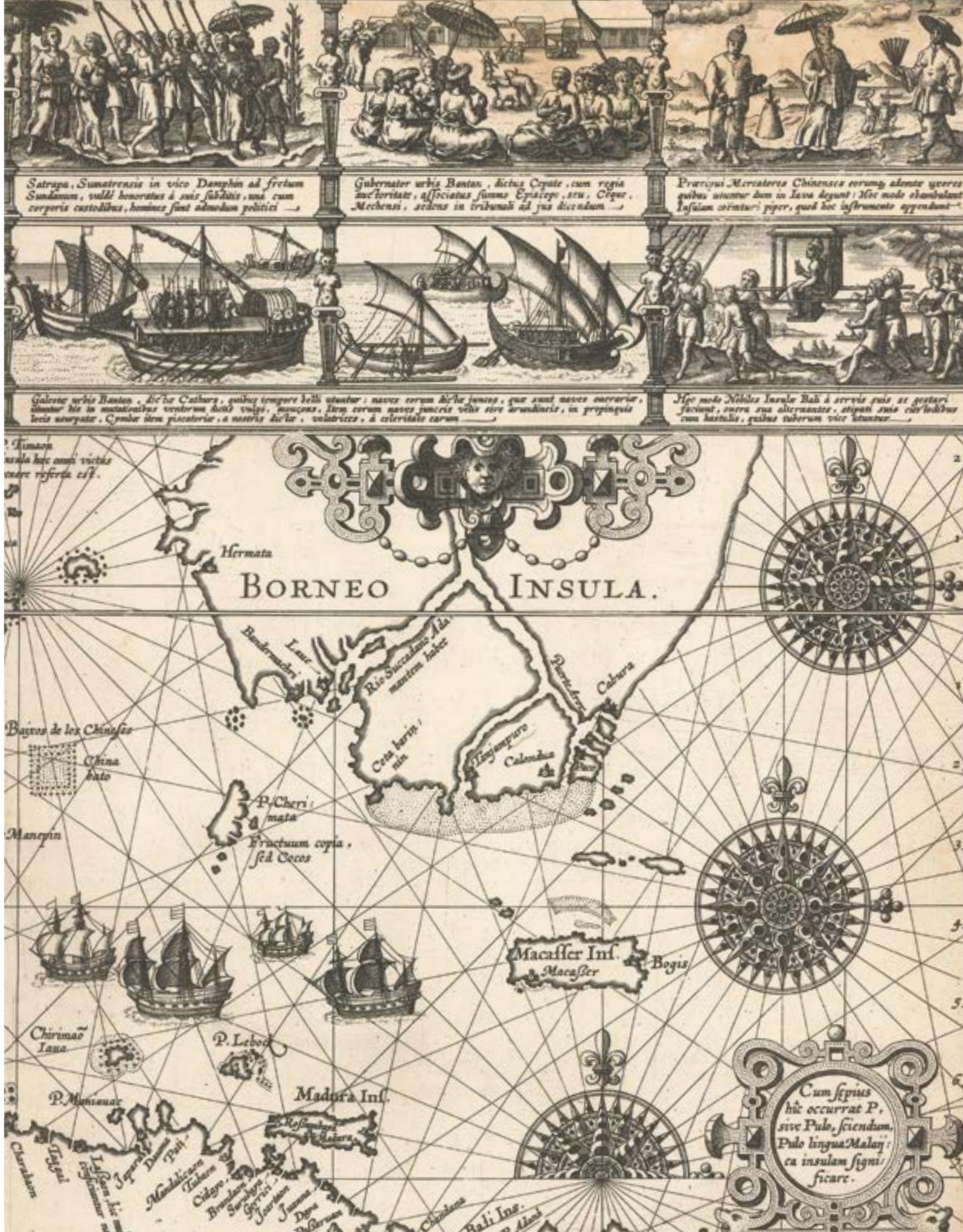
1598 年返回荷兰后, 曾在毛里求斯号上担任文员的威廉·洛德维克斯(Willem Lodewijcksz) 发表了这次航行的记述。最初绘制此例是为了庆祝荷兰舰队的成就, 但被资助德霍特曼探险的商人阻止发行, 因为他们担心海图的信息会被竞争对手获取并利用。但在同一年西奥多·德·布里(Theodor de Bry) 便发表了基于 洛德维克斯的缩小版海图, 收录在他的《小航程》(‘Petits Voyages’)中。不过德·布里的版本有度数误差, 这意味着爪哇和巴厘岛的北部海岸比洛德维克斯地图上的位置更靠北 1 度。

现存数量

由于荷兰商人对此版的压制导致其目前极为罕见, 已知的机构只现存有16份。

出处

此例曾属于地图收藏家和图书目录学家罗德尼雪莉(Rodney Shirley)。



CHERSONESE.
BORNEO INSULA.
IAUVA INSULA.
Aurea
Acquinoctialis
Macasser Int.
Madura Int.
Çambaua Insula
Nieuwe caerte op Java gheteekent, van de eylanden van Java, Sumatra, Borneo tot Malacca toe, daer in dat alle de by leggende eylanden naer t'leven gestelt, ende op haer plaetse geset zyn door G.M.A.L.

香料岛地图

7　彼得勒斯·普朗修斯

《摩鹿加群岛以其向世界各地发送的大量香料而闻名……》

出版信息
阿姆斯特丹，1617 年

珍品详情
双页雕刻地图。

尺寸
380 x 540 毫米（15 x 21.25 英寸）

此例为彼得勒斯·普朗修斯（Petrus Plancius）绘制的东印度群岛海图，带有罕见的维舍尔（Visscher）的版本说明。此海图对荷兰打破葡萄牙对东印度群岛香料贸易的垄断至关重要。

1579 年荷兰成功反抗西班牙霸权后，荷兰人开始在利润丰厚的远东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1592 年，加尔文改革教会的制图师兼佛兰德牧师 彼得勒斯·普朗修斯赞助了一项秘密任务，从里斯本获取机密的葡萄牙手稿海图。德·豪特曼兄弟：科内利斯（Cornelius）和弗德里克（Frederick）获得了葡萄牙制图师巴塞洛缪·拉索（Bartolomeu Lasso）的 25 张手稿图表后，普朗修斯将其重新绘制，再由约翰内斯·杜特克姆 （Johannes Doetecum）雕刻，于 1595 年首次出版，后被装订在林斯霍滕（Linschoten）的《旅程》（Itinerario）的一些副本中（见图录第 12 项）。

从制图角度来看，该地图与之前的东南亚地图相比有巨大改进，其中包括对巽他群岛、摩鹿加群岛和大部分大陆海岸的绘制。对菲律宾的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的绘制也很好，位置精准，命名正确。巴拉望岛与其东部的一组小岛“Calamianes”相混淆。在东南部，一个广阔的新几内亚被暂定为理论上的南部大陆，普朗修斯将其西海岸，即今天的伊里安查亚与塞拉姆岛 (Ceriam) 混为一谈，而塞拉姆岛被绘制为几内亚港口“卡南”。一年后，林斯霍滕加剧了这种混乱，1680 年罗西（Rossi）绘制的地图上描绘了虚构的跨半岛水道，在暹罗以西还有点缀着岛屿的湖。普朗修斯没有标出新加坡。在地图的底部，他描绘了荷兰投资者最关心的当地物产，其中包括丁香（Caryophilorum Arbor）、肉豆蔻（nux Myristica）和红白檀（Santulum），这些香料因其烹饪和药用特性而备受关心和需求。

彼得勒斯·普朗修斯(1552-1622)

普朗修斯是一名具有深厚宗教信仰的信徒、科学家和两个学科的传教士。普朗修斯公开承认自己是新教徒, 他从 1576 年开始了传教士的生活, 于 1578 年在布鲁塞尔定居, 并成为加尔文主义者。1585 年, 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 (Alexander Farnese) 控制了布鲁塞尔, 普朗修斯与许多其他新教徒和知识分子一起被迫逃往阿姆斯特丹, 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出于对历史和神学地理学的浓厚兴趣, 普朗修斯作为制图师的第一项工作是在1590 年为荷兰圣经绘制五张地图。其中一张是他的双页世界地图, 虽没印制在圣经中, 但后来被单独发行, 它显示了通往东南亚利润丰厚市场的四种可能的航行路线。1592 年, 科内利斯·克拉斯 (Cornelis Claesz) 出版了普朗修斯世界地图的纪念版, 刻在十二张纸上, 目前仅存两例。克拉斯被授予出版该地图二十年的特权, 并请求获得类似的特权, 以出版普朗修斯从西班牙国王的宇宙学家巴托洛梅奥·德·拉索 (Bartolomeo de Lasso) 那里获得的另外 25 幅地图。

普朗修斯通过德·豪特曼兄弟获得了大量葡萄牙人的信息和地图, 从而了解到更多有关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航行路线的信息;1592 年 9 月林斯霍滕从果阿返回, 带来了更多信息。普朗修斯为荷兰探险队配备海图和导航指令, 并亲自培训船员。最终他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原始投资者之一, 并成为他们的第一位水文测量师。

彼得·申克的亚洲挂图

8 彼得·申克

《亚洲全图》

出版信息
阿姆斯特丹, [约1710年]

珍品详情
铜版刻印于9张纸, 当代手工上色。

尺寸
840 x 970毫米 (33 x 38.25英寸)

此例为宏伟的亚洲挂图, 绘制范围包括从西部的地中海和阿拉伯到东部的太平洋和澳大利亚。标题显示在顶部的单独装饰性横幅中, 地图底部附有五个城市小插图。左下角的插图是双半球形世界地图, 基于琼·布劳(Joan Blaeu)1648年的世界地图(参见Schilder, Shirley 371和Wieder第3卷)而绘制的。

申克(Schenk)的亚洲地图来自于扬·马蒂斯(Jan Mathysz)1655年版的 大洲图集 (请参阅大英图书馆), 该地图集也基于琼·布劳的1648年世界地图(Shirley 371), 但韩国在主地图上显示为半岛, 而在小插图中则是一个小岛。城镇风景的绘制也是参考了马蒂斯的地图集, 包括果阿(Goa), 印度西部海岸的前葡萄牙港口; 苏拉特(Suratte), 1608年在印度开设的第一个英国贸易站, 也是朝圣者前往麦加的起点; 巴达维亚, 今天的雅加达, 位于爪哇岛, 是东印度群岛荷兰人的重要港口; 哥伦布或科伦坡, 斯里兰卡的首都; 以及耶路撒冷。

彼得·申克(Petrus Schenk, 1660-c1718)是"活跃于1680年代的雕刻师和出版商。他的名字出现在罗宾(Robyn)1683年的 ' Zee-Atlas' 的书名页上, 三年后, 他和他的搭档杰拉德·瓦尔克(Gerard Valck)获得了共同版权。Koeman提到后来在1695年他获得的地图版权包括桑森(Sanson)的地图, 以及申克准备在1696年或1697年之前印刷的世界地图"(Shirley)。他出生于德国, 但定居在阿姆斯特丹, 在那里他成为雕刻师杰拉德·瓦尔克的学生。1687年, 他与杰拉德的妹妹阿加莎(Agatha)结婚。1694年, 申克和杰拉德为约翰内斯·詹森纽斯(Johannes Janssonius)的作品《新地图集》(Atlas Novus)购置了印版在他们共同版权下重新发行。

申克有三个儿子，都相继成为了制图师。长子彼得·申克（Peter Schenk the Younger）继续他父亲在利比锡的生意。年幼的儿子扬（Jan）和伦纳德（Leonard）留在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们维持了父亲建立的工作室。他的女儿玛丽亚（Maria）与杰拉德的儿子伦纳德·瓦尔克（Leonard Valck）结婚，后者继承其父亲的作坊。

飞利浦·提德曼（Philips Tideman，或Tiedeman，1657-1708）生于汉堡，但定居于阿姆斯特丹。他是杰拉德·德莱里斯（Gerard de Lairesse）的学生，曾为尼古拉斯·维舍尔二世（Nicolaas Visscher II）和卡雷尔·阿拉德（Carel Allard）工作。

吉利安姆·范·德·古文（Gilliam van der Gouwen）是阿姆斯特丹的雕刻师，彼得·皮卡特（Pieter Picart）的学生。在1681年和1713年之间，他为阿拉德（Allard），维舍尔（Visscher），德威特（De Wit）和豪玛（Halma）工作。

此例非常稀有，全世界现仅存另一份申克的亚洲地图是一组大洲地图的一张。这组地图中其他地图也同样稀少，例如美洲地图的仅存三张，非洲地图仅一张。

NOVA TOTIUS ASIÆ TABULA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手稿海图—菲律宾棉兰老岛

9 威格尔·西卡, 原作者:
格里特·德汉

《西里伯斯海海图》

出版信息
[巴达维亚, 1747 年后]

珍品详情
手绘海图

尺寸
990 x 685 毫米(39 x 27 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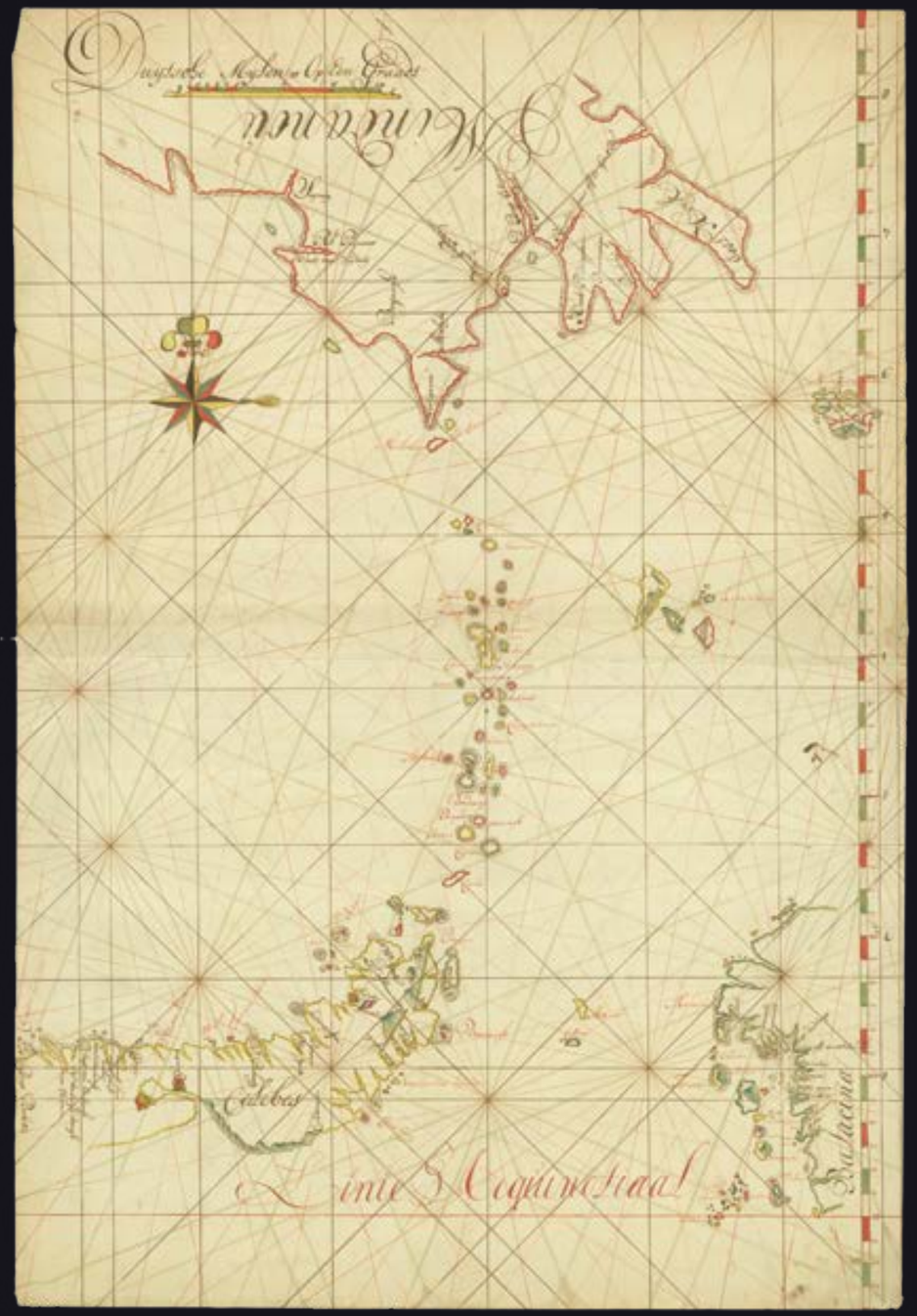
此例为经典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作坊的手绘海图, 由格里特·德汉(Gerrit de Haan)监督制作。此例罕见地品相极好。

此例绘制了从今天的苏拉威西岛北部到菲律宾第二大岛棉兰老岛南部海岸的路线。自 1581 年以来, 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基地, 统治了菲律宾北部和最大的岛屿吕宋岛, 但未能殖民一些最北部和最南部的苏丹国, 例如棉兰老岛。

这促使了东印度公司探险队从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基地出发, 沿着西里伯斯海的岛链进行探险, 试图将西班牙人赶走, 以便与中国大陆进行有价值的贸易。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和大部分地方斗争, 以至于 17 世纪中叶之后, 昔日的欧洲敌人撤回了各自独立的东南亚势力。

棉兰老岛海岸的制图最接近于之前未发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海图以及弗朗索瓦·瓦伦丁(Francois Valentyn)利用他自己在该地区旅行而绘制的海图 'De Landvoogdy der Moluccos, met de aangrenzende Eylanden'。其内容没有反映佩德罗·穆里略·贝拉德(Pedro Murillo Velarde)1734 年标志性地图的制图或地名, 也没有反映荷兰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德汉在1761 年绘制的菲律宾海图。然而, 北苏拉威西岛和北部小岛的海岸线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海图中更为详细, 并取代了亨德里克·范德伯格(Hendrick van der Burgh)绘制的的北西里伯斯和北摩鹿加群岛海图上的的海岸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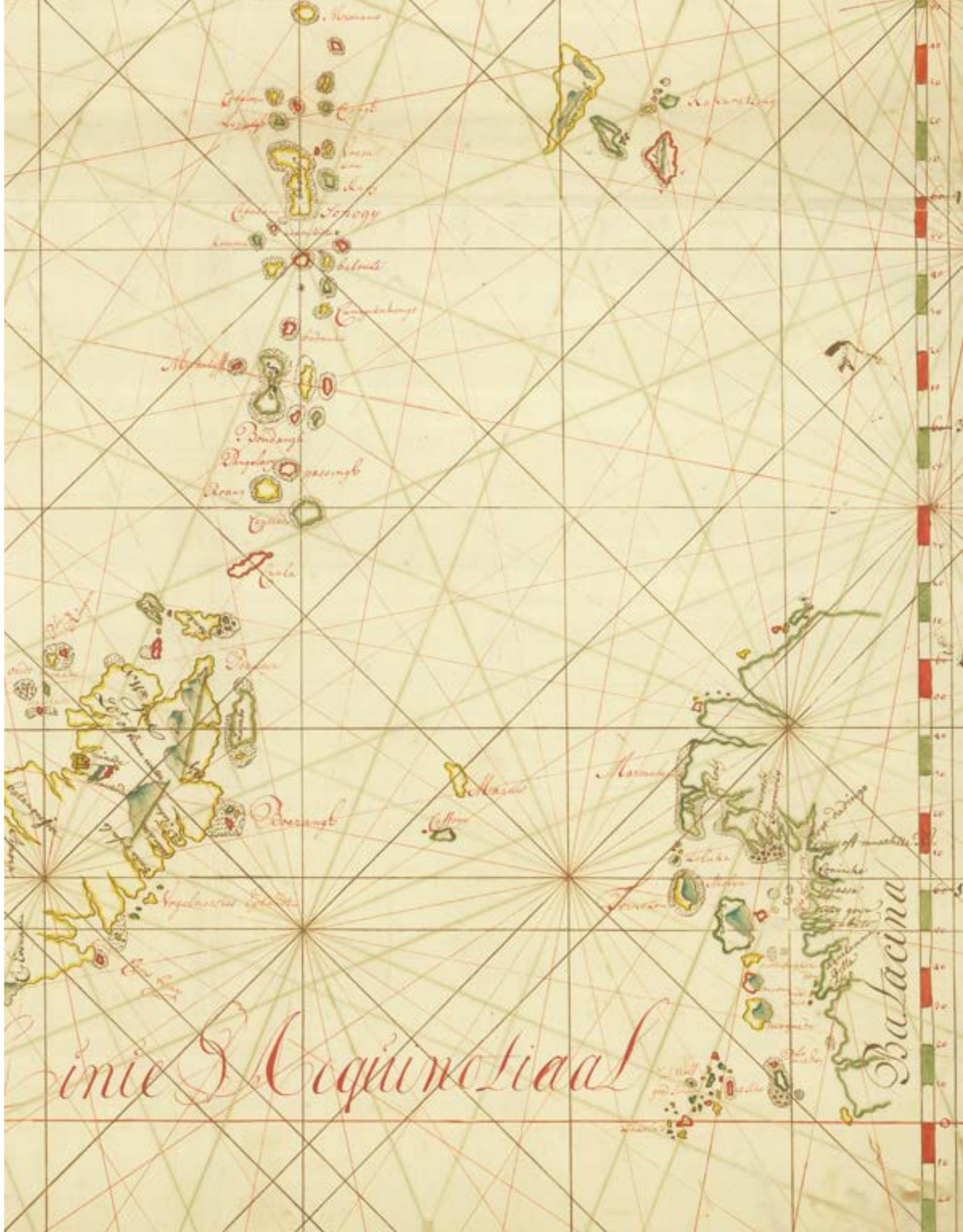
棉兰老岛上的大约 15 个地名大多是荷兰人对当地地名的音译, 其中有一两个地方被荷兰人重新命名, 还有一些是贝拉德的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地名。例如贝拉德曾命名为"Capo d Sn. ugustin" 的半岛在此例标注为"Oost Hoek", 现在被称为"Parola Lavigan", 以及贝拉德图上的"Punta Agūdat" 在此例是 "Hoek Pondagytam", 即现在的 Pantukan。



该海图毋庸置疑是由巴达维亚的制图师工作室（“kaaretenmakers-winkel”）制作的。虽然图上没有署名，但在风格上最接近由格里特·德汉制作并在其指导下制作的作品，格里特·德汉于 1747-1769 年在巴达维亚担任首席制图师。在德汉任职后的一小段时间里，Schilder 记录说威格尔·西卡（Wigle Sicma）是那里的首席制图师，一张有他字迹的关于海图、书籍和飞行员设备的收据，与出现在这张海图上的独特草书手写吻合（参见第 177 页 Ill 9.6）。1999 年佳士得拍卖会上提供了一张泰国湾海图，该海图与当前示例非常吻合。同样未署名，且目前下落不明。

此例绘制于荷兰纸，水印可追溯到 1733 年左右。海图有手绘的菱形线，说明比印有罗盘线的海图要早。1753 年，约翰内斯二世·范·科伦 (Johannes II Van Keulen) 印刷了描绘东印度群岛海岸、岛屿和港口的海图集第六卷《Zee-Fakkel, vertoonende de zee-kusten, eylanden enhaves van Osst-Indien》。从第二年开始，每艘从荷兰出发的船上都有这本书，并要求船员将海图与他们自己的发现进行比较。船员返回后需要将比较后的误差报告给出版商，出版商将更新海图并印制，并且船员“姓名将被插入到航海地图中以纪念他的记忆和荣誉”（Schilder 第 165 页）。因此可推测，1755 年格里特·德汉将 1163 幅羊皮纸海图从巴达维亚退回阿姆斯特丹也许是因为它们有误差。而此例海图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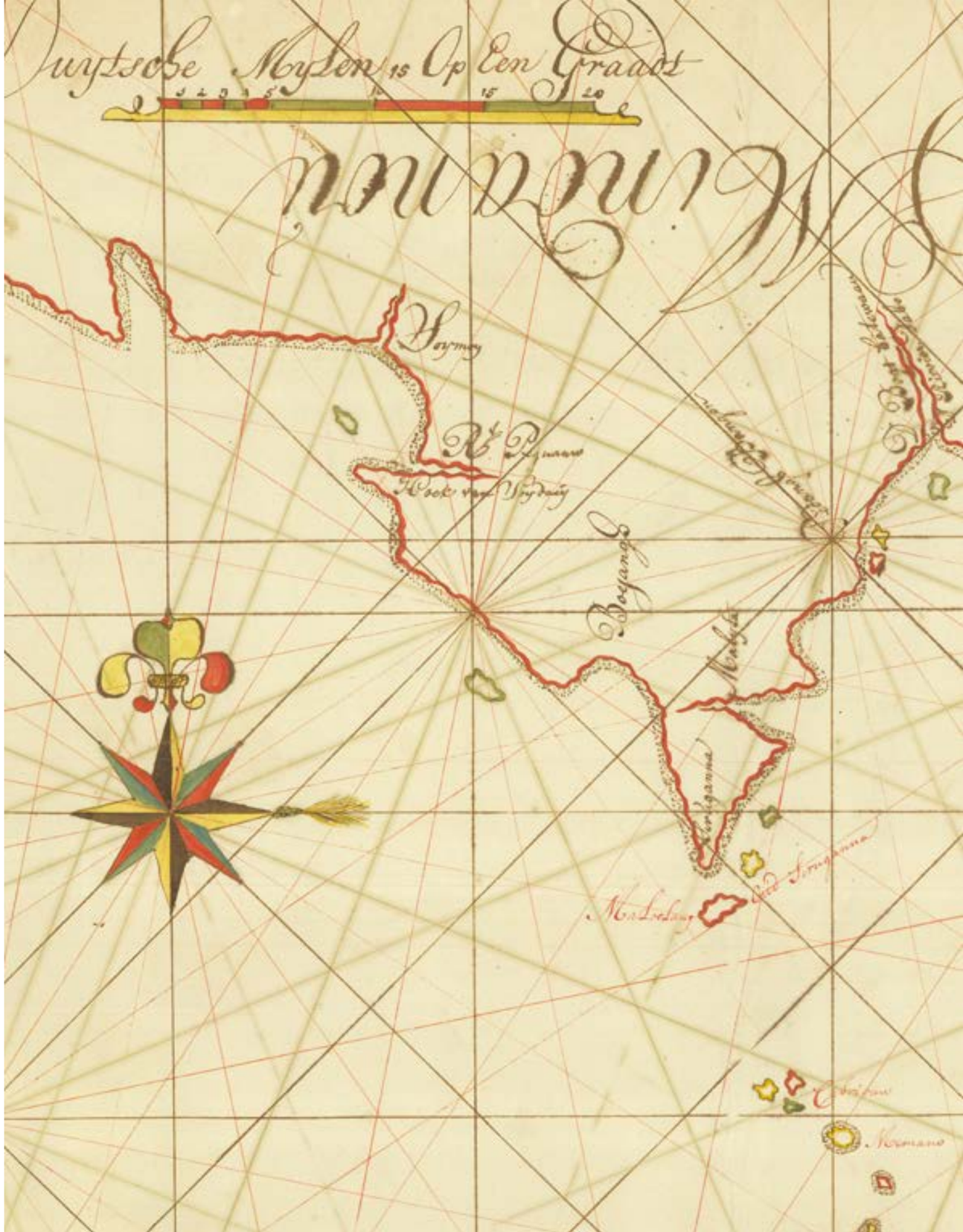
尽管总体而言，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绘制了数千张海图，有人估计在其海上霸权的 200 年中多达 55,000 张，但已知保存下来的总数不到 1%。它们包括“overzilers”，即主要用牛皮纸绘制的远距离航海图；以及绘于纸上的描述沿海水域、路障、港口和河流入口的短程海图，和显示事故发生地点的海图。此例即是为较短的航程制作的，绘制在纸上以将生产成本降至最低。所有海图都因战争、海上恶劣条件、盗窃、官方破坏、政治阴谋以及时间和环境的影响所磨损消耗。此外，雅加达档案馆中保存的海图并未因气候和当地动物群而遭到破坏，但由于总督赫尔曼·威廉·丹德尔斯（Herman Willem Daendels, 1807-1810 年）的命令进行对其进行“清理”，所以那里遗留的由巴达维亚的制图师工作室的海图异常罕见。



VOC —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 荷兰东印度公司
VOC及其子公司是历史上最早的股份制公司，是现代企业的先驱，最终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全球帝国，在这个帝国中，金钱以及操纵和移动它的能力成为公司的主要的资源和驱动力。

近一百年来，自1499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分别在东西半球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统治地位得益于两个王室的极端制图保密政策，返回的船只必须交出他们的海图和任何发现的信息。所有海图都是国家财产，非法使用或复制可处以死刑。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英国和荷兰船只的海盗船走私，通往东西印度群岛的航线最终都可通向北欧。英国和荷兰利用这些窃取的信息，分别于 1600 年和 1602 年成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和荷兰东印度公司（VOC），都从利润丰厚的肉豆蔻、胡椒、肉桂、丁香和其他香料的贸易中获利。

这些垄断巨头延续了谨慎守护海图的传统，这些海图是他们能够获取巨大的财富和权力的关键。两个国家都聘请了制图师或水道测量师团队来测量最新的导航信息以进行快速制图分发，以便通过最快路线来获得商业优势，而此信息的主要来源是“航路”海图（“pascaert”）。这些《航路》海图的出版对新的投资者阶层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在加入全球对肉豆蔻的追逐中，荷兰身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通过有效地将资本投资原则应用于他们的企业，最终将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甚至英国人赶出了东印度群岛，从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手绘海图—通往香料群岛的南部路线

10 马蒂努斯·范德维克

《帝汶海图》

出版信息
[巴达维亚], 1747 年

珍品详情
手绘海图

尺寸
985 x 680 毫米(38.75 x 26.75 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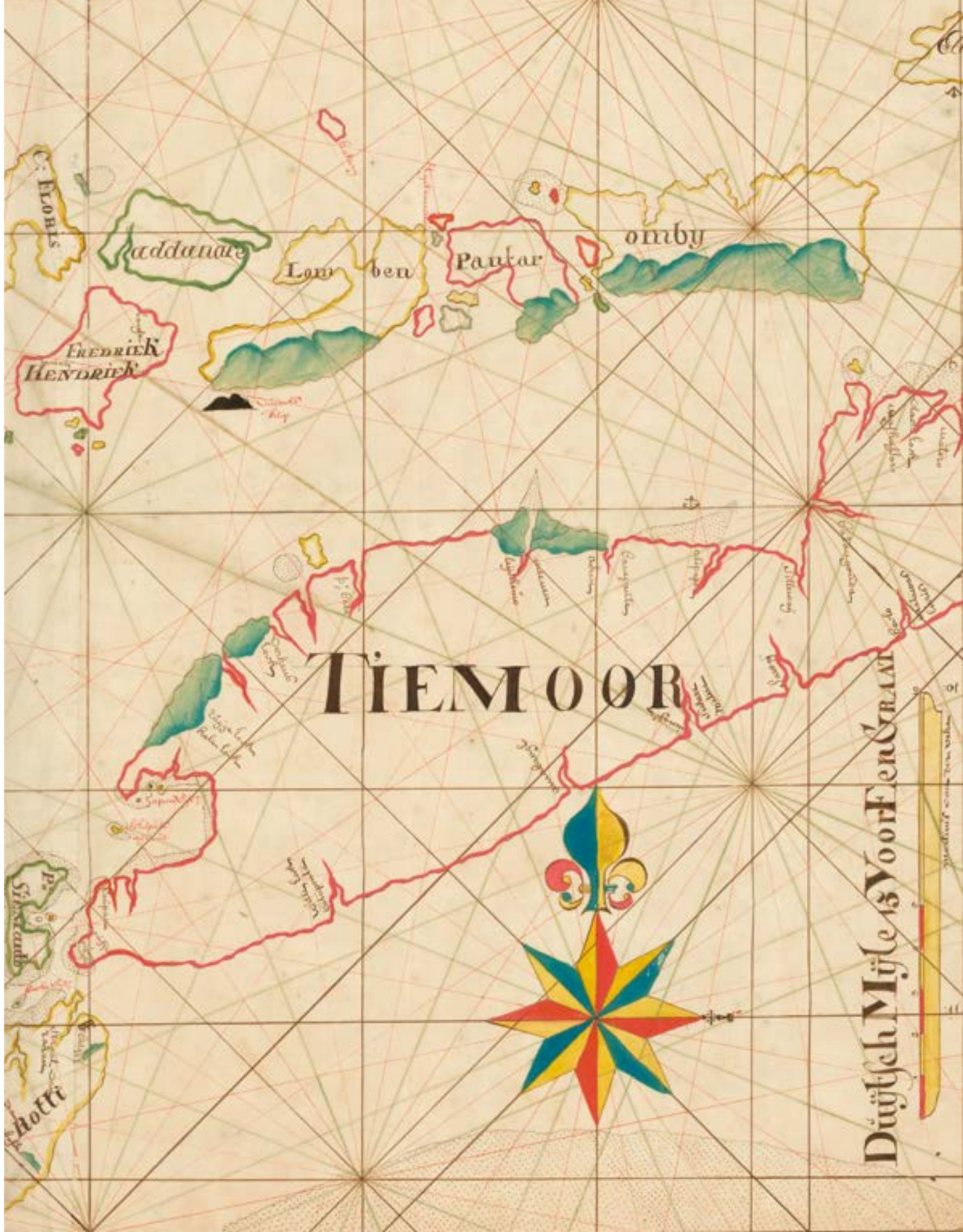
葡萄牙人对帝汶的殖民始于1520年, 两年后西班牙人随之而来。而在1613年, 荷兰人占领了该岛的西部。此后, 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不断为该岛的霸权而斗争, 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因此东帝汶实际上成为了印度尼西亚仅剩的一片未被荷兰人主宰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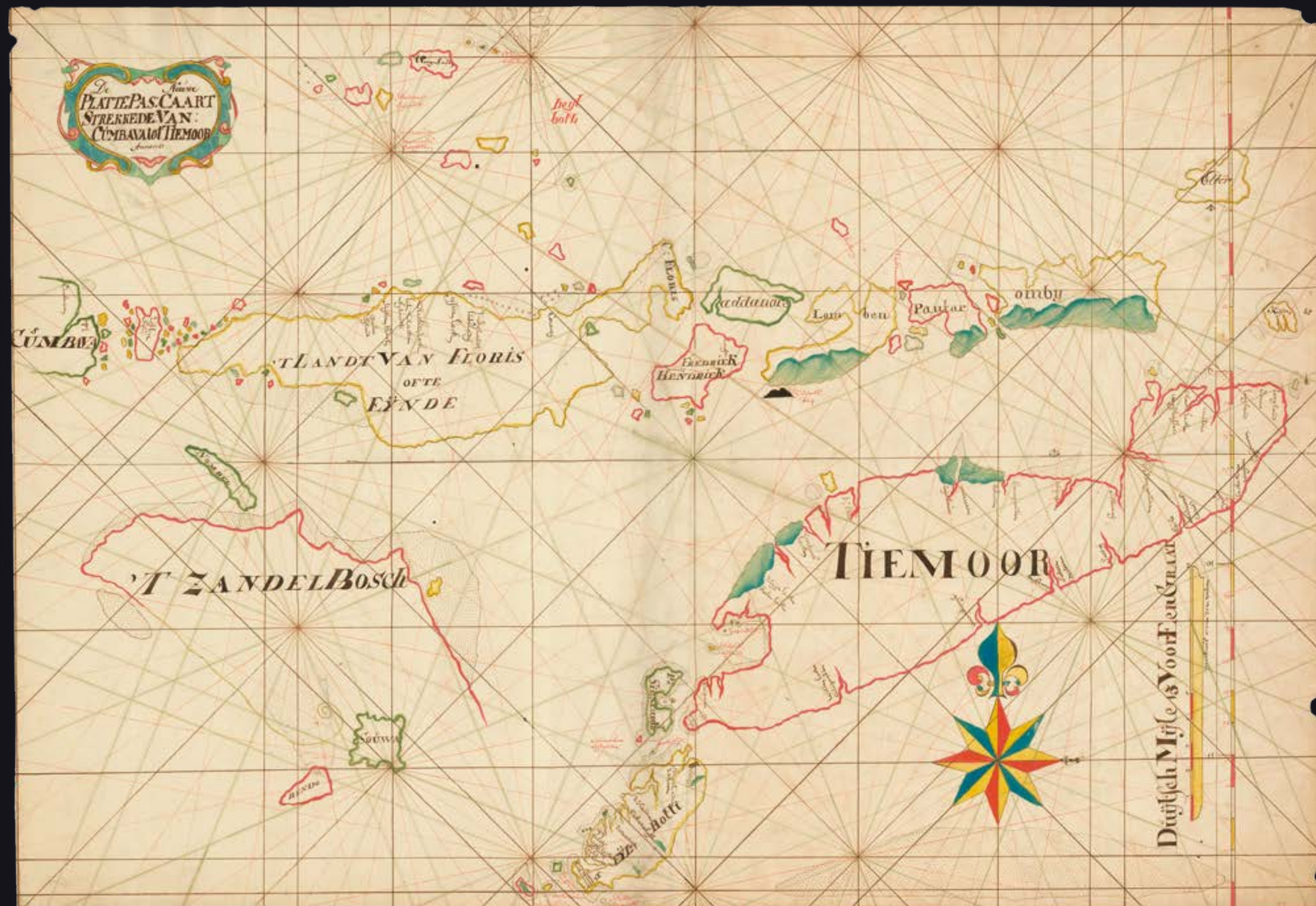
此例为大型海图, 绘有小巽他群岛。小巽他群岛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南端, 北面是班达海, 南方则是帝汶海以及澳大利亚。该海图描绘了包括今天的西努沙登加拉、东努沙登加拉和帝汶, 这些岛屿守卫着通往香料群岛的南部路线。

维克(Veeke)的制图参照了弗朗索瓦·瓦伦丁(Francois Valentyn)所绘制的海图‘Kaart der Zuyd-Wester Eylanden van Banda’, 同时也基于他自己在该地区的旅行见闻, 以及其他荷兰东印度公司未发表的海图和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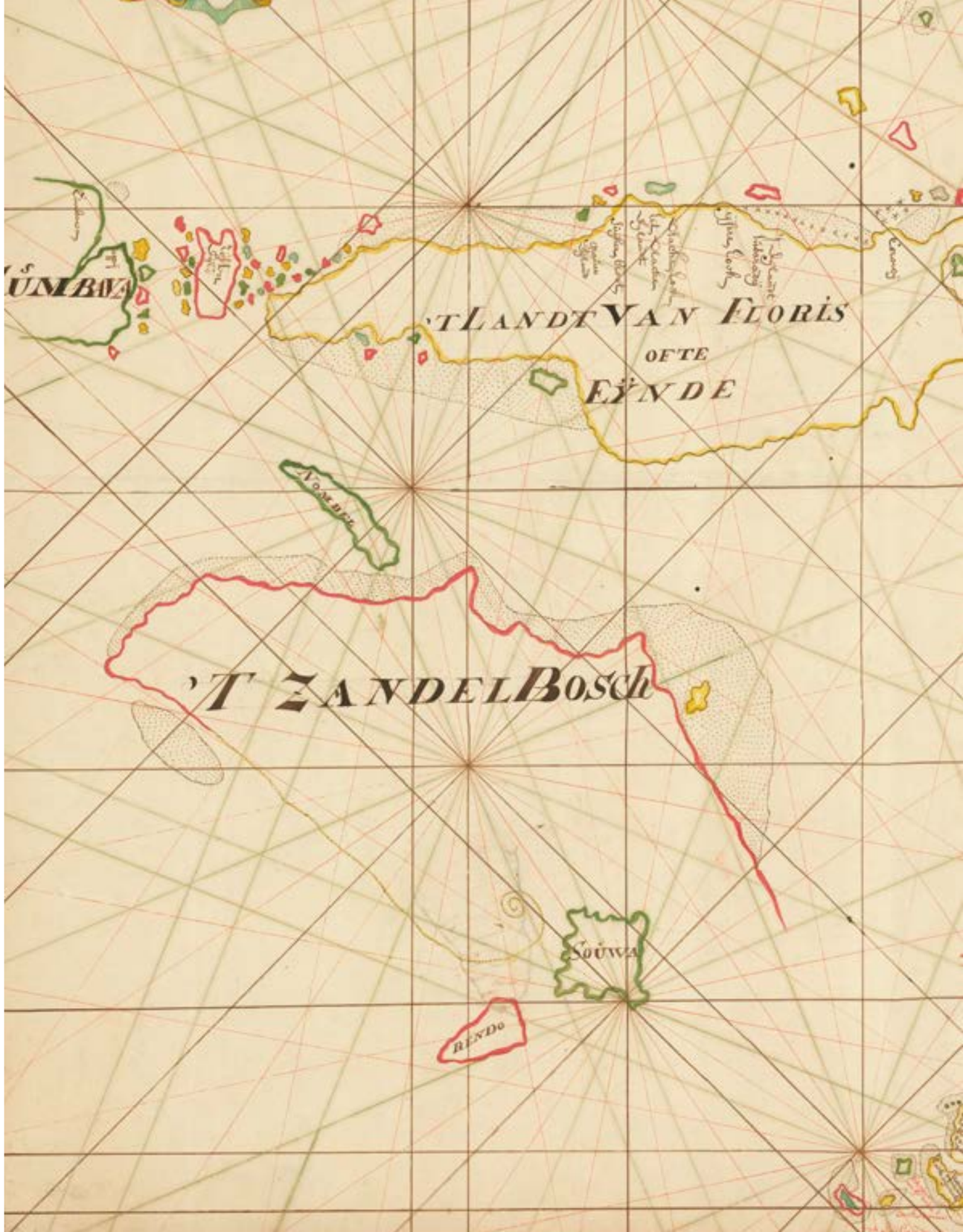
坎贝尔(Campbell)记录说马蒂努斯·范德维克(Martinus van der Veeke)于1727年从鹿特丹到巴达维亚。他的名字出现在从1744年到1749年之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员名册上。他的制图风格与从 1736 年到 1747 年在巴达维亚担任首席制图师的保卢斯·保卢斯(Paulus Paulusz.)非常相似。保卢斯是来自卡尔斯克鲁纳的瑞典人。“1733年5月13日, 他作为阿姆斯特丹的代尔夫兰号上的炮手出发去往巴达维亚。在此行程中, 开普省总督任命他为第二领航员。代尔夫兰号于1734年 2月12日抵达巴达维亚。在那之后, 他分别在1734年和1735年担任巴伯施泰因号和米德尔沃特号上的领航员。1736 年, 他被任命为首席制图师, 接替已故的弗兰斯·德·普特(Frans de Put), 年薪 60 荷兰盾。从此保卢斯·保卢斯一直担任首席制图师这一职位直至1747年, 那一年他的年薪已有100荷兰盾。而后格里特·德汉(Gerrit de Haan)接替了他的位置。与此同时, 他在海军中的职业生涯中也取得了十分卓越的成就。在1739年, 他被任命为船长, 1745年升为少尉, 1749年成为一名中尉。此后, 他又晋升为上尉, 并于 1750 年晋升为炮兵少校, 薪水150荷兰盾。1745年12月17日, 保卢斯被任命为海洋学院院长”(Schilder, 173页)。他曾进行过多次实地的测量航行, 并以此而闻名。他曾在1739 年勘测过爪哇南海岸, 此图很可能是基于那次航行的测量结果。

此例绘制于荷兰纸, 水印可追溯到 1733 年左右。海图有手绘的菱形线, 说




De Nieuwe
PLATTE PAS CAART
STREKKENDE VAN:
CUMBAWA tot TIEMOOR
CUMBAWA
'T LANDT VAN FLORIS
OFTE
EYNDE
FLORES
Paddandore
Lam
ben
Pantar
omby
Elter
HENDRICK
HENDRICK
'T ZANDEL BOSCH
TIEMOOR
Solwa
Hendra
Stroomt
Ende
Holtt
Duytsch Mijle
Voor Een Graad

明比印有罗盘线的海图要早。1753 年，约翰内斯二世·范·科伦 (Johannes II Van Keulen) 印刷了描绘东印度群岛海岸、岛屿和港口的海图集第六卷《Zee-Fakkel, vertoonende de zee-kusten, eylanden enhaves van Osst-Indien》。从第二年开始，每艘从荷兰出发的船上都有这本书，并要求船员将海图与他们自己的发现进行比较。船员返回后需要将比较后的误差报告给出版商，出版商将更新海图并印制，并且船员“姓名将被插入到航海地图中以纪念他的记忆和荣誉”（Schilder，165 页）。因此可推测，1755 年格里特·德汉将 1163 幅羊皮纸海图从巴达维亚退回阿姆斯特丹也许是因为它们有误差。而此例海图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顿岛和穆纳岛的殖民

11 扬·范登伯格

《东南海图苏拉威西》

出版信息
[巴达维亚, 1744-1746年]

珍品详情
手绘海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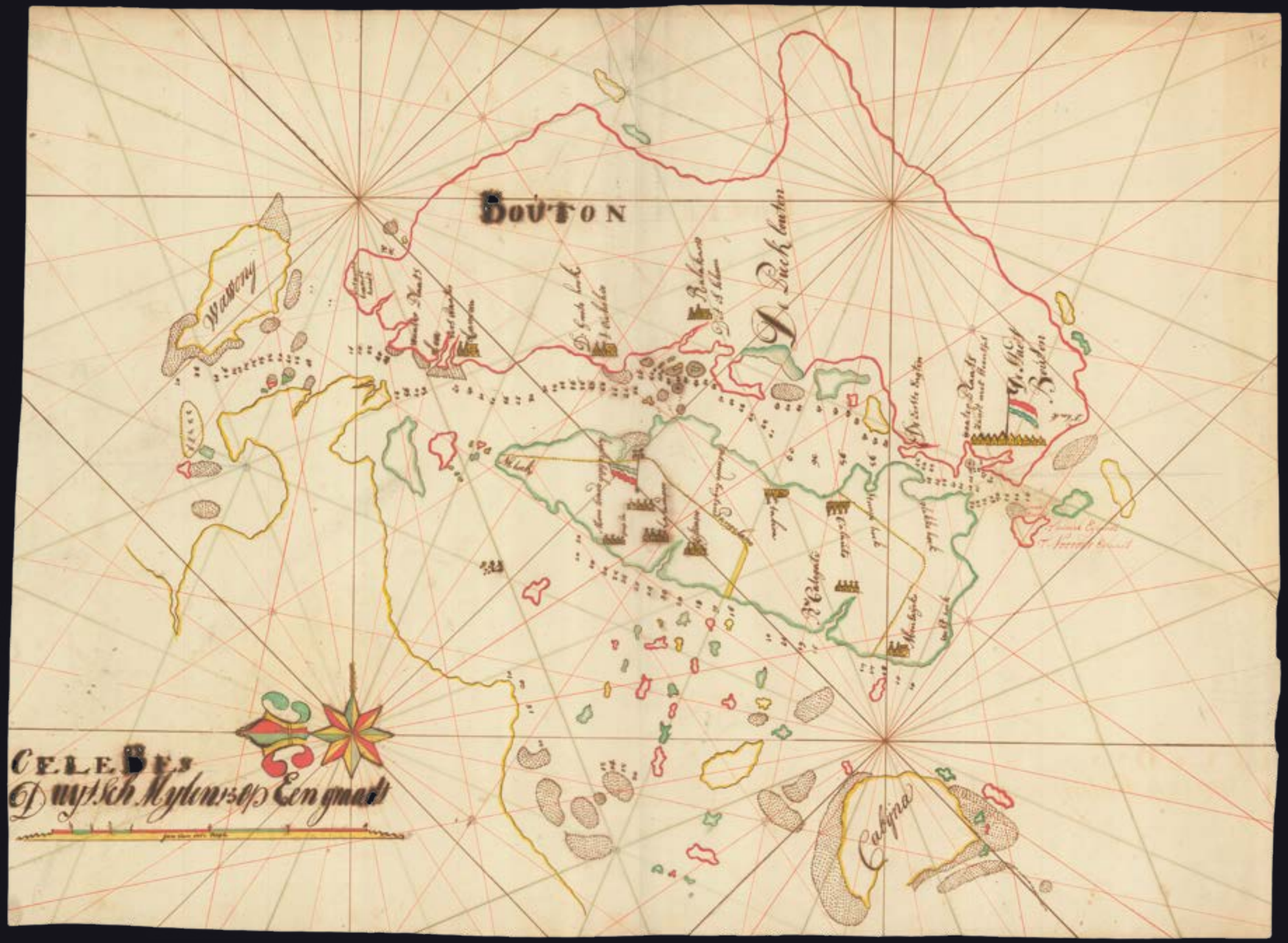
尺寸
525 x 715 毫米(20.75 x 28.25 英寸)

布顿是一个具有战略地位的岛屿, 它位于一条从苏拉威西岛南部的爪哇和望加锡到香料群岛的航线上。1613年布顿苏丹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布顿苏丹伊兰吉 (La Elangi)希望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支持布顿从望加锡和特尔纳特苏丹国中独立出来。到了1669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征服了绝大多数苏丹国, 但布顿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 然而该地区仍然吸引了多方面的关注。大英图书馆所收藏的该地区的一些海图手稿可追溯到1680年。此例大型海图描绘了现今苏拉威西岛的南部海岸和沃沃尼岛、布顿岛、穆纳岛和卡巴埃纳岛东部, 展示了位于布顿和穆纳的众多荷兰据点, 以及荷兰人在各海峡中进行勘探的路线。

在制图学方面, 伯格的绘制参照了弗朗索瓦·瓦伦廷(Francois Valentyn)的海图《De Landvoogdy der Moluccos, meet de aangrenzende Eylanden》中的小幅插图, 同时也基于他自己在该地区的旅行见闻, 以及其他荷兰东印度公司未发表的海图和信息。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在1769 年发表的勘测结果涵盖了与此例相同的地区, 但细节较少。伯格的制图几乎与扬·巴伦德·埃尔韦(Jan Barend Elwe)于1792年绘制的地图《Partie de la Nouvelle Grande Carte des Indes Orientales》上的插图“Isles de Bouton et Pangesane”完全一致。

Campbell记录说:“约翰内斯·范伯根(Johannes van Bergen)从1742 年他的家乡鹿特丹来到巴达维亚, 并在1774到76年间担任绘图员” (Campbell, 43 页)。还有一位画家与扬·范登伯格(Jan van den Bergh)同名并且是鲁本斯(Rubens)的朋友, 但应该和这位制图师不是同一个人。

此例绘制于荷兰纸, 水印可追溯到 1733 年左右。海图有手绘的菱形线, 说明比印有罗盘线的海图要早。


BOUTON
Wanterey
Cabina
CELEBES
Duytsch Mylen reis Een gmaakt

东西印度群岛百科全书

12 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

《林斯霍滕在东西印度群岛的航行记录（四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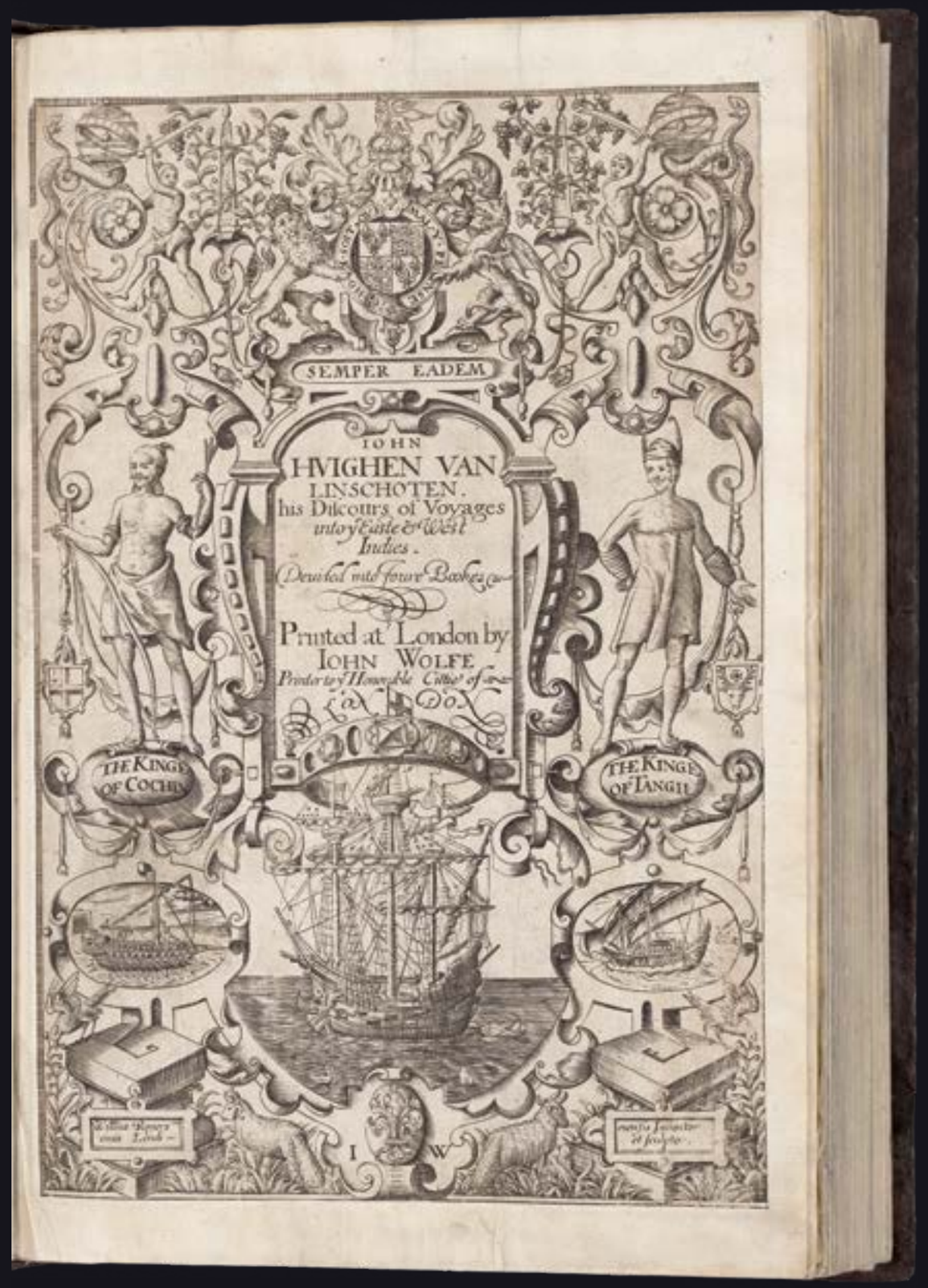
出版信息
伦敦，约翰沃尔夫，1598 年

珍品详情
一卷四个部分，开本，十大幅双页折叠地图，一张半页折叠，四张木板印刷地图，当代小牛皮，新制书脊。

此例为罕见的英文版林斯霍滕（1563-1611）的航行纪录《旅程》（Itinerario）。1595—1596年在荷兰首次出版，并由威廉菲利普（William Phillip）翻译成英语，是十六世纪极少见的英文版航行纪录，其罕见程度仅次于哈克卢伊特（Hakluyt）的《首要航海路线》（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这项伟大的成就涵盖了在十六世纪末与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相关的所有知识，以及当时已发现的航海路线。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份地图都是每艘出海到印度的船只的必备方向指南。大多数副本一直在被后人重复使用，证明完善且精准的副本非常罕见。”

林斯霍滕航行范围非常广泛，1583 年至 1589 年征途果阿，1594 年和 1595 年加入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z）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卡拉海航行，并在旅途中将亲笔记载的第一手资料，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原始航海资料的英文翻译相结合。这使得“林斯霍滕与哈克卢伊特两人的地图「成为了」英国和荷兰在海外构建帝国的重要工具”（Hill）。在林斯霍滕出版他制作的航行纪录之前没有任何其他书籍更全面地涵盖了东西印度群岛的信息，因此他的版本很快成为所有航行到东方的航海家的必读书 籍。例如“阿拉伯菲利克斯”海岸的章节描绘的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海岸、奥尔穆斯岛和伊斯兰印度。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东印度群岛，包括东非和阿拉伯，并最远延伸至日本的东部地区；第二部分描述了西非好望角到阿拉伯半岛的沿岸，以及新世界的海岸；第三部分是根据葡萄牙皇家飞行员迭戈·阿丰索（Diego Affonso）的发现，记录了从葡萄牙到印度的航行方向，以及在东印度群岛时从岛屿到岛屿航行的 说明，对于新世界包括巴西和西班牙人殖民的美国也给出了类似的说明；第四部分包含西班牙国王从其国内和海外的领土上提取的税收和其他收入的详细信息。



INSVLÆ MOLVCCAE celeberrimæ sunt ob Maximam aromatum copiam quam totum terrarum orbem mittunt: harum precipuæ sunt Ternate, Tidoria, Motir, Machion et Bachion, huc quidam adiungunt Gilolum, Celebiam, Borneonem, Ambroam et Bandum. Ex Insula Tidore in Europam adferuntur Santalo rubro et albo. Ex Banda Nuces myristicæ, cum Flore, vulgo dicto Macis Et Moluccis Cariophilli quorum icones in pede huius tabellæ ad vivum expressas poni curavimus
Imprinted at London by Iohn Wolfe
Graven by Robert Beckit
TROPICVS CANCRI
AEQVINOCTIALIS
SINENSIS
OCEANVS
INSVLÆ
PHILIPPINÆ
ARCHIPELAGVS
S. LAZARI
MINDANA
BORNEO
CELEBES
CEILAM
IAVA
IAOA
MARE LANTCHIIDOL
BEACH
NOVA GVINEA
Noua Guinea
NVX MYRISTICA
CARIOPHILLORVM ARBOR
Insulæ Salomones
Santalum rubrum
Santalum album
Illas de las Velas

大多数英文版的地图都是原版 1595-1596 荷兰版的复刻版, 并附有拉丁文和英文的说明:

1. [世界之舞台]

2. [东非]

3. [阿拉伯和印度洋]

4. [东南亚]

5. [非洲]

6. [西非]

7. [莫桑比克]

8. [圣赫勒拿岛屿]

9. [阿森松岛]

10. [南美]

11. [香料岛屿]

NORTH LENE
OCEANO
ETHIOPICO
INDICO
OCEANO
THE TROPICK OF
ISLE OF S. LAV

THE LESSIR
MARMARICA
CYRENES
LIBIA DESERT
THE TROPICK OF CANCER
DESERTO
ETHIOPIA
NUBIA
EGIPTO
BILEDULGERID
MEDRAMIZEM
SUB

The true description of all the Coasts of China, Cauchinchina, Cam
boya, Sian, Malaca, Arracan, and Pegu, together with all
the Ilands there abouts, both great and smale, with the
Cliffes, Breaches, Sands, Droughts and Shallowes, all per:
fectly drawne and examined with the most expert Cardes of the
Portingales Pilots.
Printed at London by John Wolfe 1598
TROPICUS CANCRI
ÆQUINOCTIAL
SINENSIS OCEANUS
INSULÆ PHILIPPINÆ
CHINÆ
NANQUII
HONAO
PARS
CHEQUIAM
FOQUIEM
CAN
TAM
QUANCII
QUICHEU
FUQUAM
IUNNA
SUCHUAN
CAUCHINCHINA
SIAM
BORNEO
CELEBES
OS PAPUAS
IAVA MENOR
IAVA MAIOR
ILHA DE COREA
Costa de Conray
I dos Ladrones
IAPONES
Minas de prata
Las dos hermosas
I dos Matalotes
I do Arrecifes
I Fermosa
Lequeo grande
Lequeo pequeno
Os Papuas
Aru
Molucca
Ternati
Banda
Timor
Solor
Xulla
Burro
Bali
Madura
Palimbam
Bantam
Sunda calapa
Pulo Condor
Natuna
Ariabo
Pulo Timon
Sanchoam
Macao
Bona Ventura
I de Pracel
Ponte de Aynam
Pulo Catam
I de Lamao
I Brancos
Philippina
Babuyones
Mallabro
Timbacan
Quinsay
Linquou
Guiaon
Chinabata
Charabom
Dema
Iaparan
Grece
Galle
Aue
Nusalira
Boquiram
Batotara
Batombor
Rotas
Bianaca
Crimata
Aquim vernon Martin Alfonso de melo
Tagima
Solor
Cham
Cayla
Patane
I dos Graos
I das Palmeiras
Chapa
BEACH provincia aurifera

帝国地理学家沃尔夫冈·恩格尔伯特 (奥尔斯佩格伯爵) 图书馆中的第一个墨卡托投影图集

13 罗伯特·达德利

《关于海洋的奥秘...》

出版信息
佛罗伦萨, 1646-1647 年

珍品详情
3 卷6章, 对开本, 铜版刻印。当代柔软牛皮纸统一装订, 标题用棕色墨水写在每个书脊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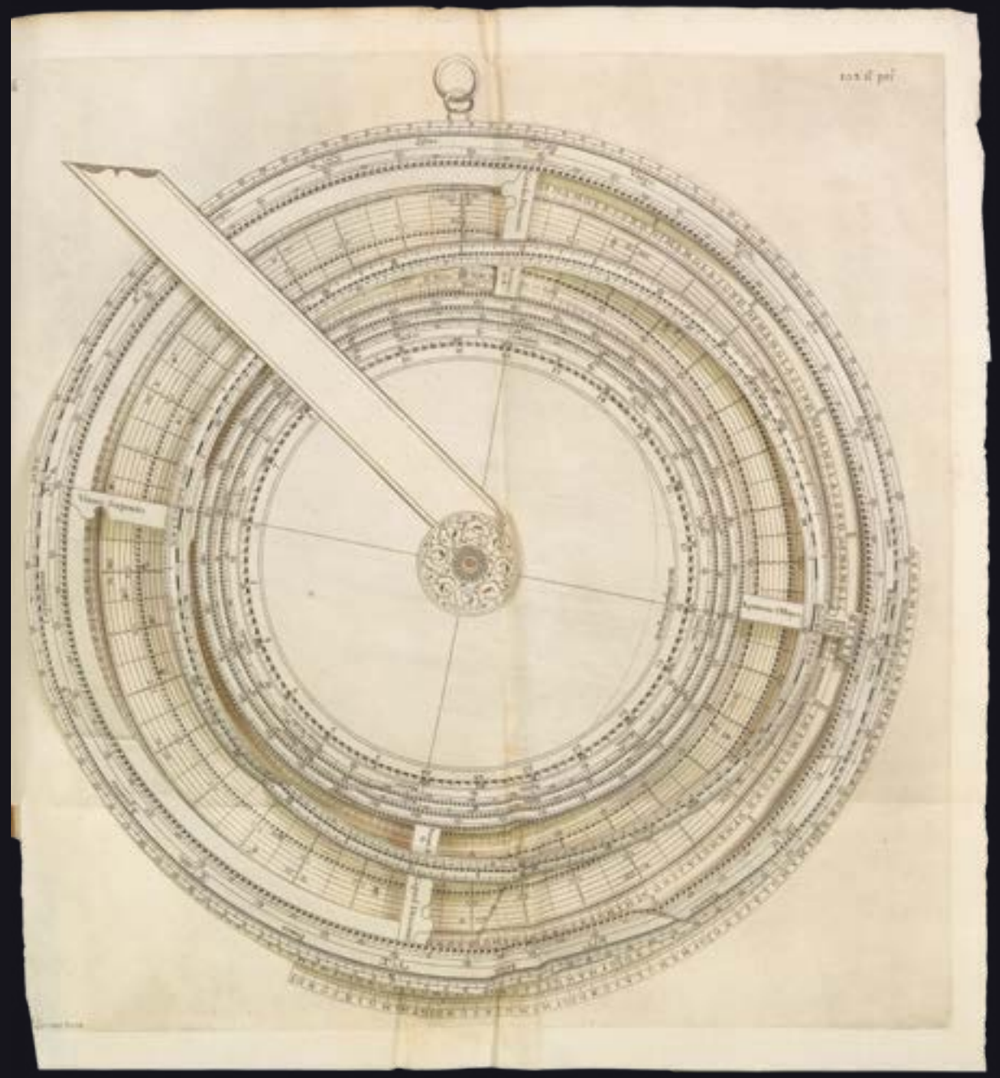
尺寸
第一卷, 1-4册(343 x 233 毫米)
第二卷, 5册(478 x 343 毫米)
第三卷, 6册(468 x 330 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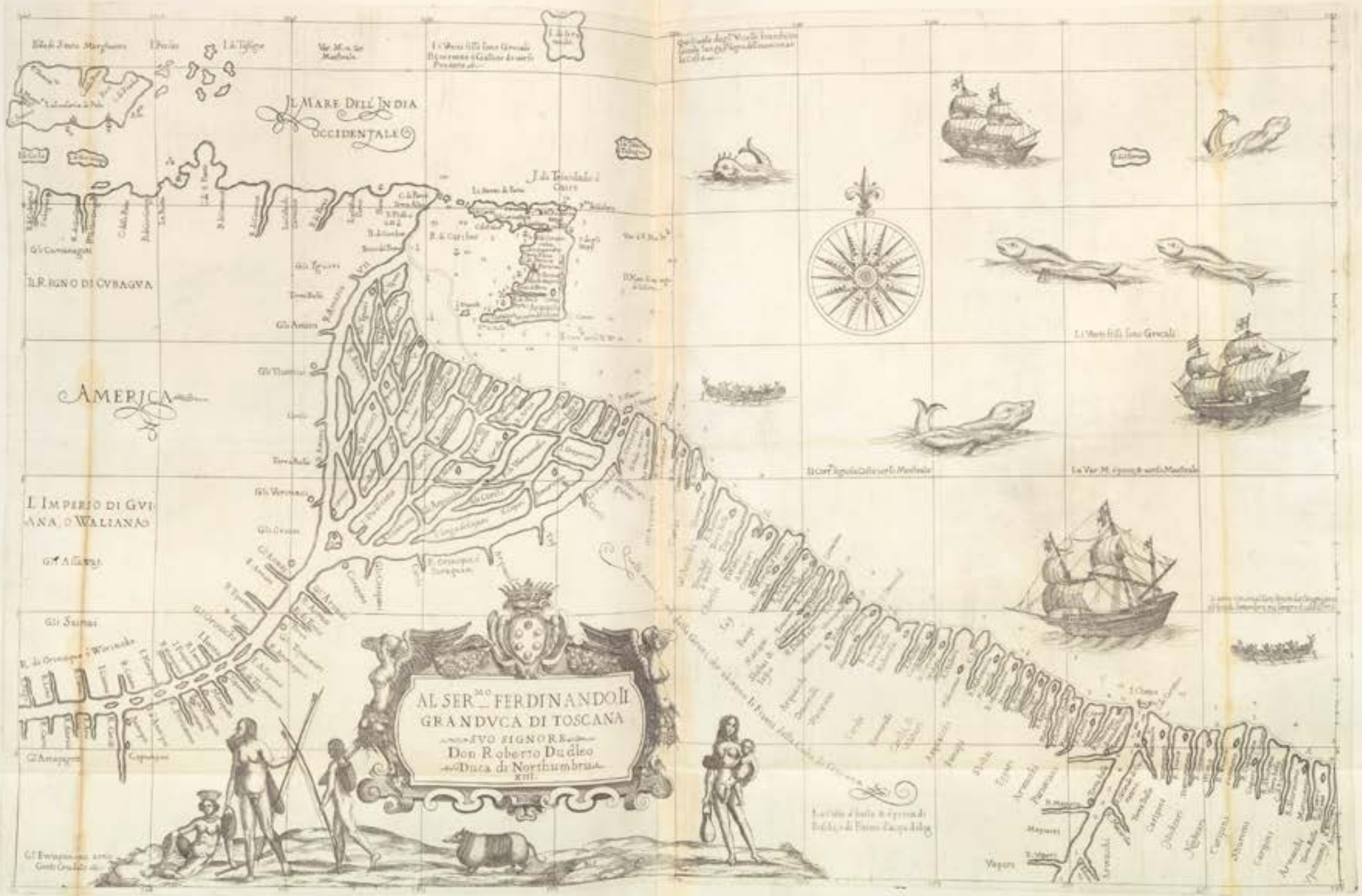
此例由达德利(Dudley)绘制的非常稀有的海洋地图集第一版《海洋的秘密》(Dell' Arcano del Mare), 内含完整的六个部分, 极为罕见。

《海洋的秘密》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地图集"(Wardington): 世界上第一部海洋地图集, 也是第一个使用墨卡托投影的地图; 最早展示了磁偏; 第一个显示洋流和盛行风; 第一个阐述了"大圆航行"——地球上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和"第一部由英国人编纂的海洋地图集, 尽管制作地点是意大利"(Wardington)。

罗伯特·达德利 (Robert Dudley) 是莱斯特伯爵(伊丽莎白一世的宠儿)和谢菲尔德勋爵的遗孀道格拉斯·谢菲尔德夫人的儿子。尽管非婚生, 罗伯特接受了都铎贵族的教育和特权。他似乎从小就对海军事务感兴趣, 1594 年, 21 岁的他率领探险队前往奥里诺科河和圭亚那。后来, 他像所有优秀的都铎海员一样因为加的斯之战被封为爵士。

然而他在公海上的成绩无法与他在宫廷的运气相提并论, 在 17 世纪初, 他与堂妹伊丽莎白·索斯韦尔(Elizabeth Southwell)一起逃往欧洲, 最终来到了佛罗伦萨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一世的宫廷。在那里他不仅与堂妹成婚还皈依了天主教, 后来还帮助斐迪南与地中海海盗作战。在闲暇时间里, 他开始了他一生的伟大事业, 即是绘制这本著作《海洋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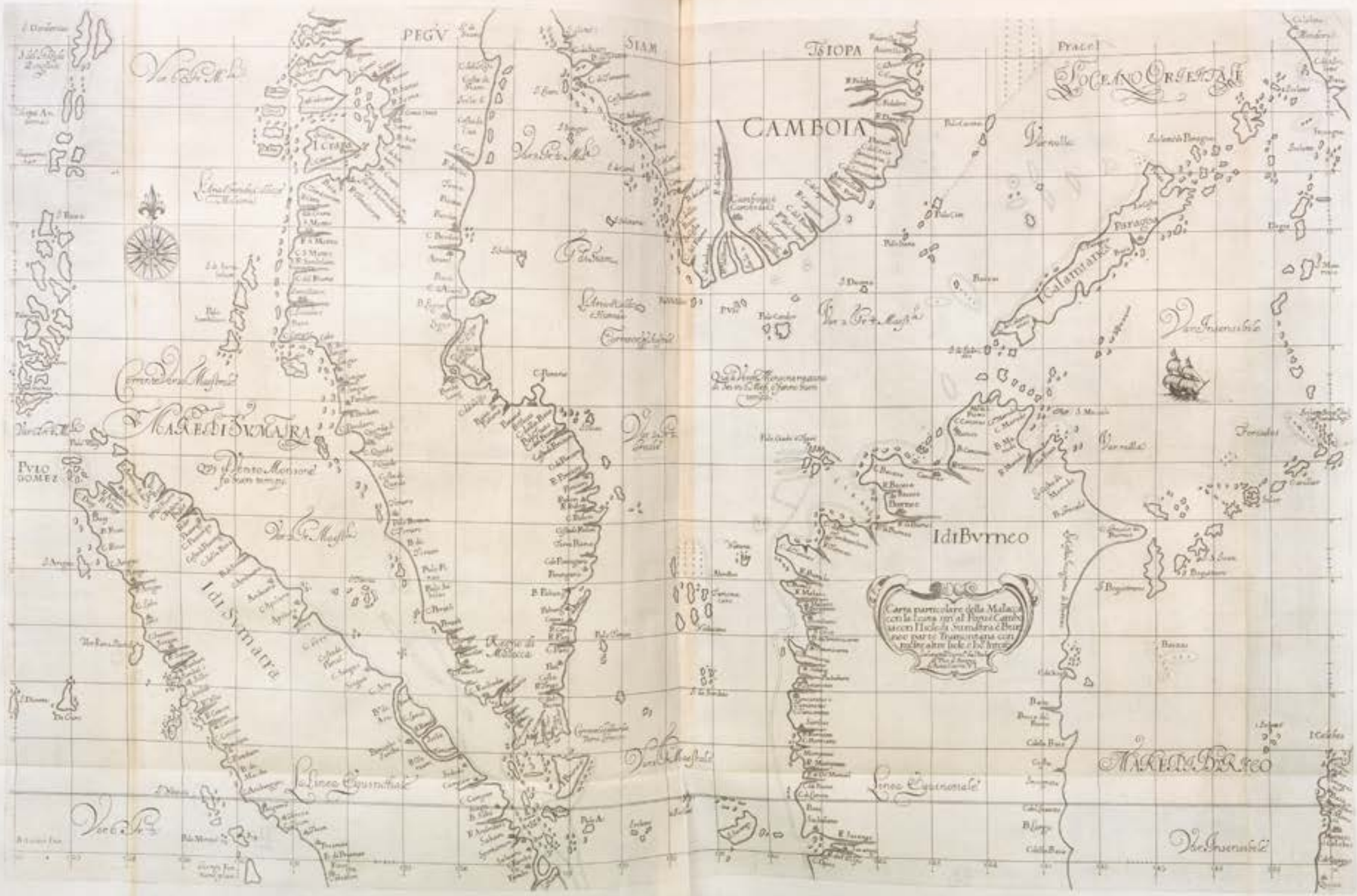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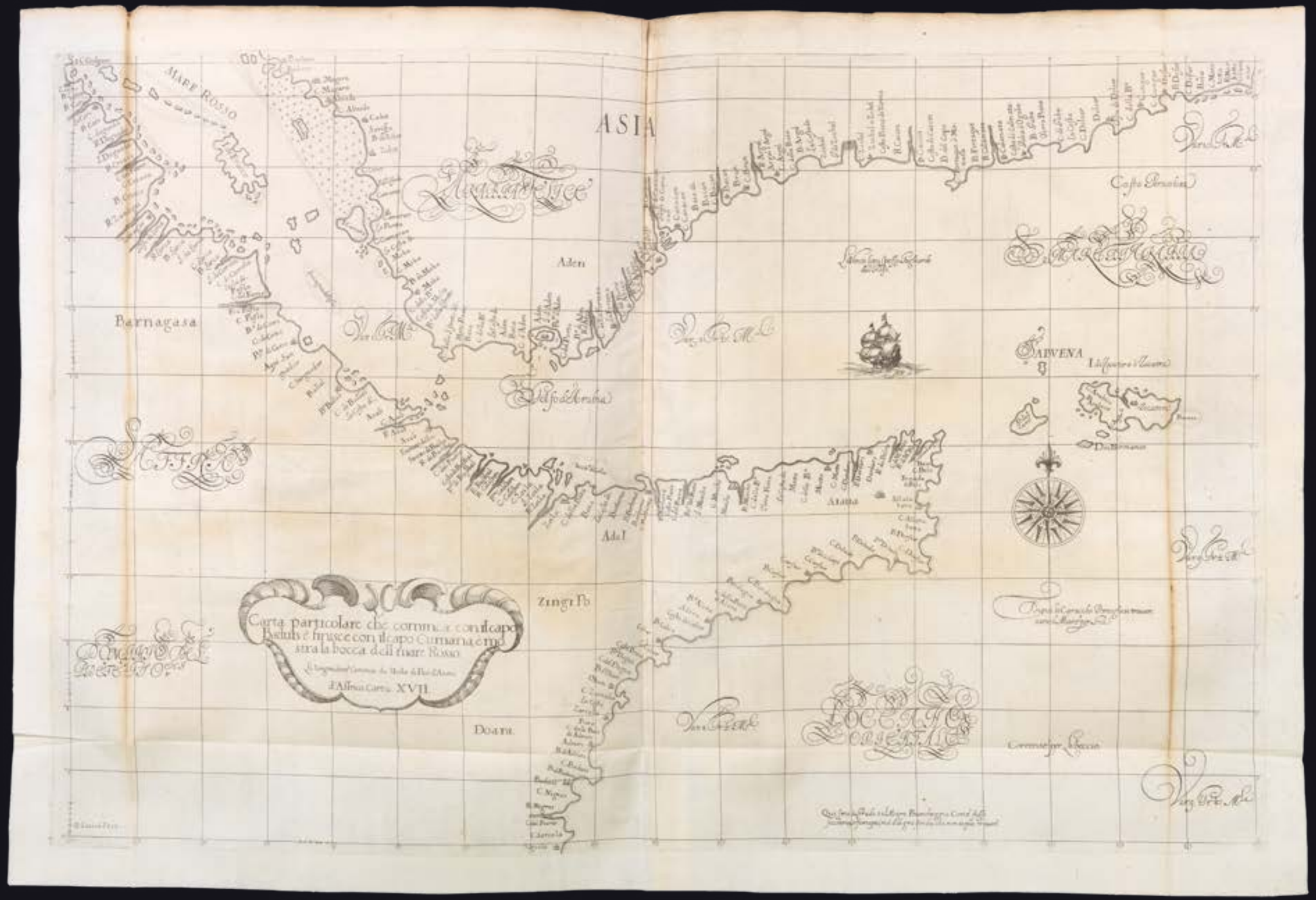

IL MARE DELL'INDIA
OCCIDENTALE
IL REGNO DI GVBAGVA
AMERICA
IL IMPERIO DI GVI
ANA, O WALIANAO
AL SER.MO FERDINANDO II
GRANDVCA DI TOSCANA
SVO SIGNORE
Don Roberto Dudleo
Duca di Northumbria
XV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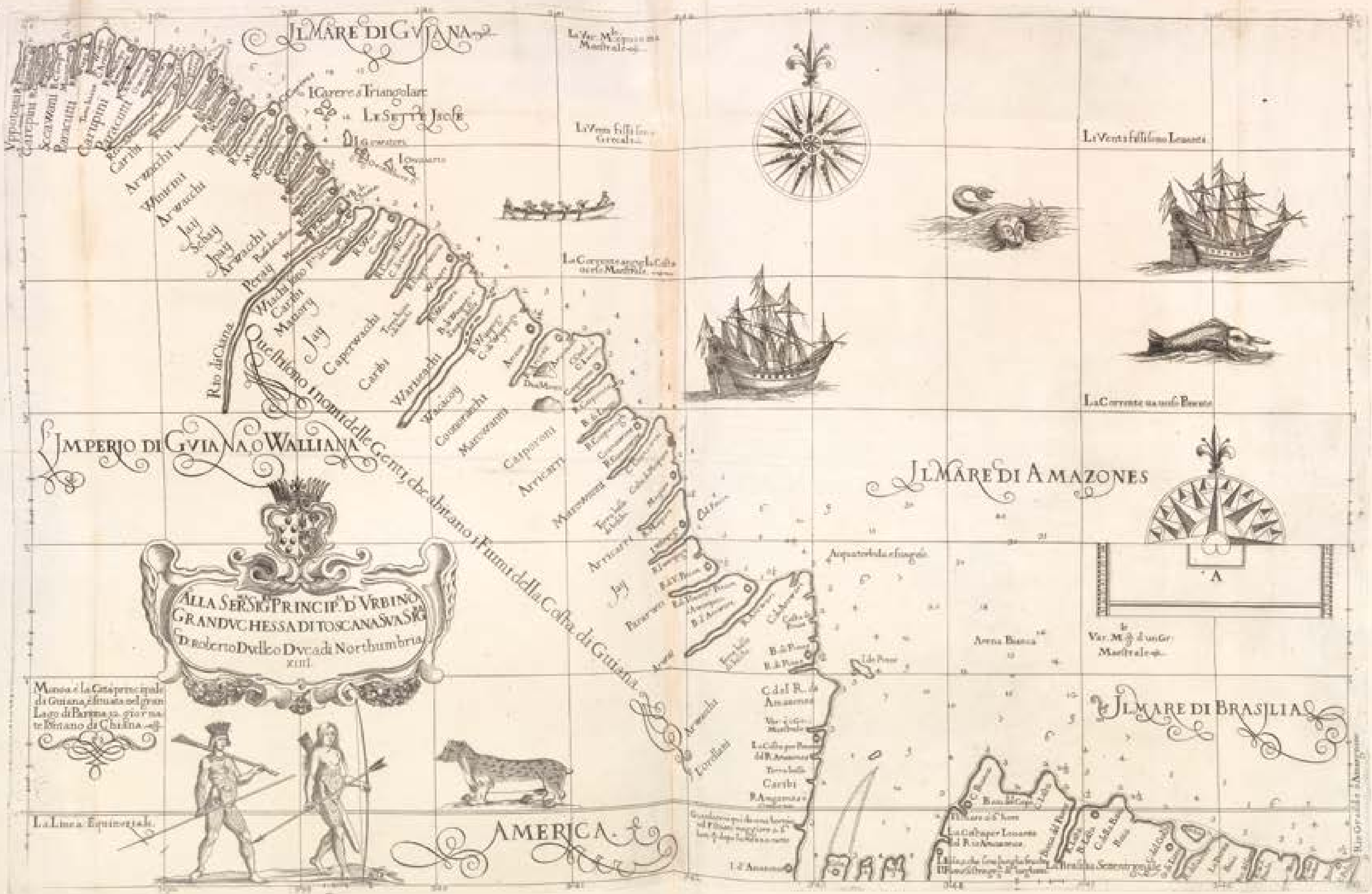
此例共有六册：第一册涉及经度；第二册涵盖了当时存在的海图中的错误，包括地中海的波多拉诺和 15 幅地图；第三册涉及海军和军事纪律；第四册描述了船舶的设计和建造方法；第五册讲解了关于导航和测量太阳偏角和恒星相对位置的方法；第六册包含了海洋地图集。

为了绘制精美的海图，达德利聘请了安东尼奥·弗朗切斯科·卢西尼 (Antonio Francesco Lucini) 。卢西尼在地图集中表示，这项工作花了他 12 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需要 5,000 磅的铜来制作铜版。达德利的资源包括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的海图，他使用了亨利·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的观测资料来绘制太平洋沿岸，卡文迪什是第三位环球航行者也是达德利的姐夫。

出处：
此例原主人是帝国地理学家沃尔夫冈·恩格尔伯特（1610-1673 年），奥尔斯佩格伯爵，1649 年至 1673 年间是卡尼奥拉公国（现在在斯洛文尼亚）的统治者。每册标题页的开头都有他的所有权铭文。


PEGV
SIAM
TSIOPA
CAMBOIA
Pracel
Paragon
Calamianes
Iti Sumatra
Iti Burneo
Pulo Gomez
Vento Monsone
Carta particolare della Malacca con le Isole di Sumatra e Borneo
Linea Equinottiale
Linea Equinottiale


ASIA
MARE ROSSO
Barnagasa
Aden
Ad.I
Zingr.Ib
Doara
Carta particolare che comprende con il capo Bahab e Bruce con il capo Cumana e mostra la bocca dell mare Rosso
Alfabeta Carta XVII
SABVENA
Capo Guardafui


IL MARE DI GUIANA
LE SETTE ISOLE
L'IMPERIO DI GUIANA, O WALLIANA
ALLA SER.ma SIG.ra PRINCIP.a D'URBINO
GRANDUCHESSA DI TOSCANA SUA SIG.ra
D. Roberto Dudleo Duca di Northumbria
XIIII
Manoa è la Città principale
di Guiana, è situata nel gran
Lago di Parima
La Linea Equinoziale
AMERICA
Rio di Ciana
Arwacchi
Caribi
Jay
Caperwacchi
Marowanni
Arricari
Paraweni
Caparoni
Arwacchi
IL MARE DI AMAZONES
Arena Bianca
IL MARE DI BRASILIA
C. del R. de Amazones
La Corrente va verso Ponente
Li Venti fissi sono Levante

十八世纪印制的最大幅马六甲海峡海图

14 詹姆斯·米恩德, [彼得·赫曼努斯·奥登和格里特·德汉]

《新的正确的马六甲海峡海图, 包括马六甲海岸和苏门答腊岛的一部分。显示从南纬二度到北纬 30 度的海峡中的探空、岛屿、岩石和沙子》

出版信息
伦敦, [1754-1761年]

珍品详情
三张铜版刻印, 当代手绘上色, Lubertus van Gerrevink 和 Jean Villedary 的水印, 丘吉尔注明 176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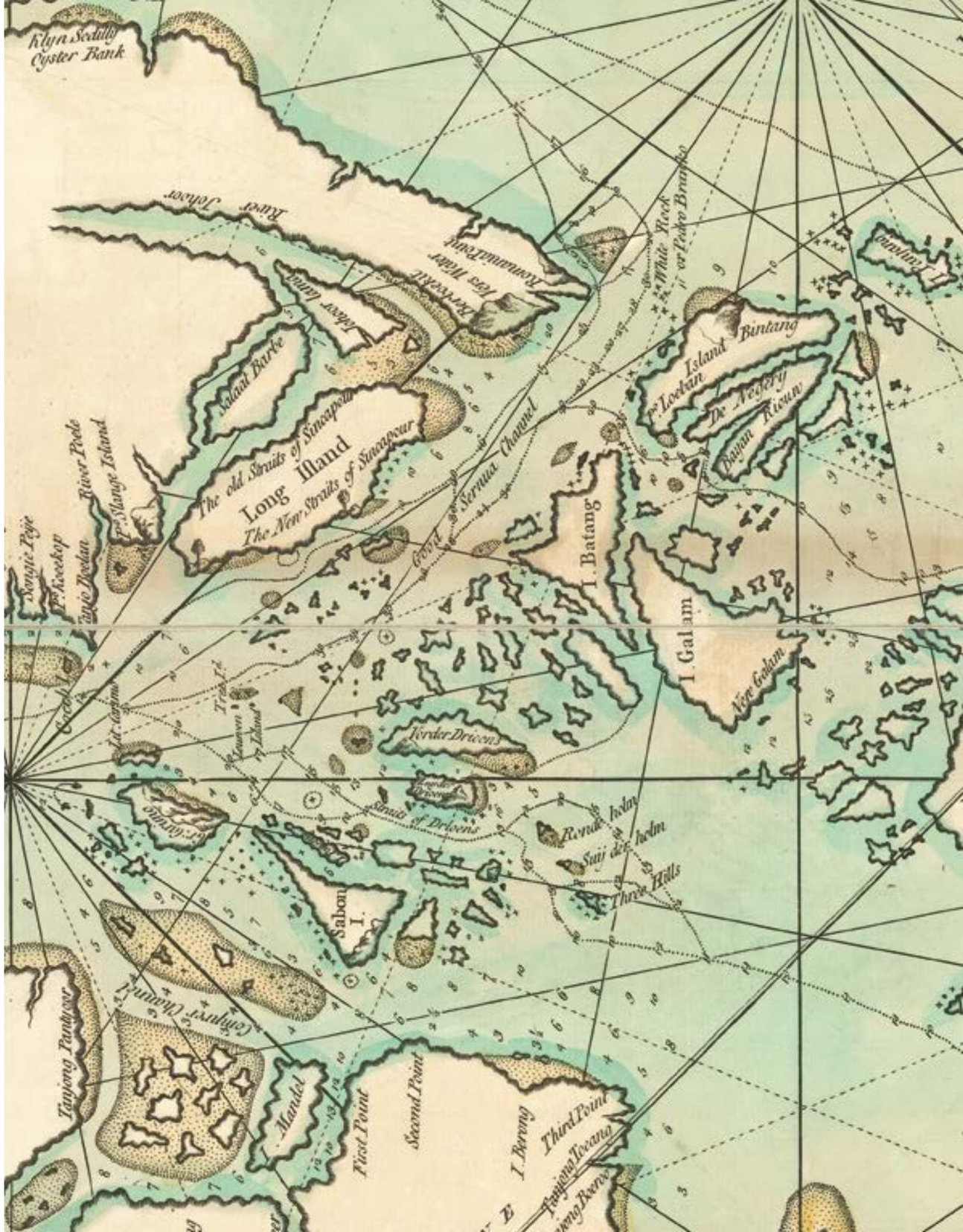
尺寸
722 x 1587 毫米(28.5 x 62.5 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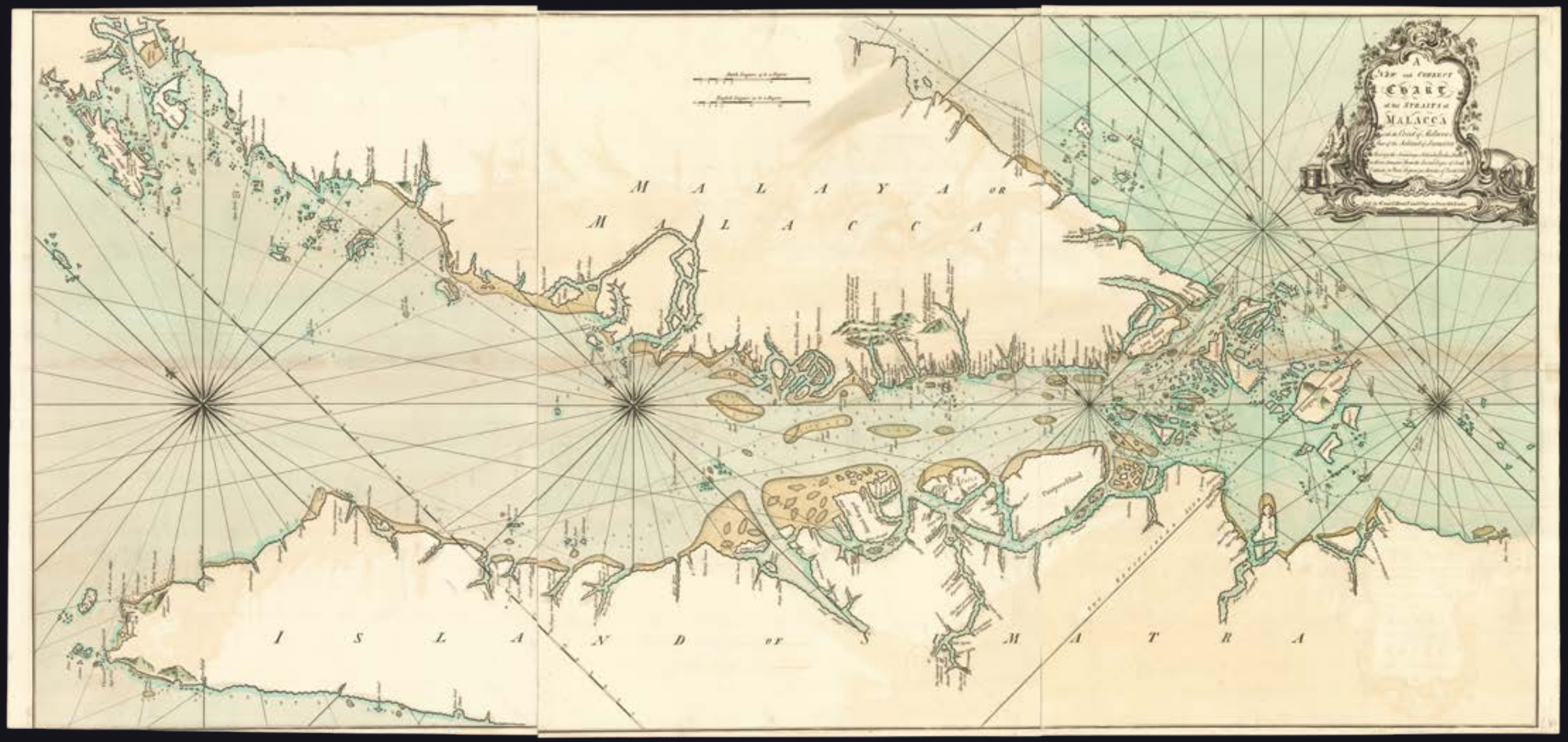
十八世纪出版的最大的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海图, 基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手绘海图, 使其成为当时那个地区最准确的海图, 也是英国人对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兴趣的例证。

该海图的比例尺非常大, 大约 5 英里比1 厘米, 从而使其成为 18 世纪出版的最大的海峡海图。该图描绘了从槟城岛(Hojong Salangs)到都珠群岛(Is. Toejoe)的整个海峡, 图中显示了新加坡及其南部的岛屿, 以及马来半岛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 许多地名和地理特征首次出现。

尽管此例既没有注明日期, 也没有测量员或船长的姓名, 但有证据证明此图很可能是基于18 世纪中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手绘海图。例如此例用了许多荷兰地名, 有荷兰语和英语联盟比例尺, 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专用词汇。此外, 1727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Rysdam 的沉没被注明在马来半岛东海岸。

更进一步的证据是在荷兰国家档案馆的搜索发现了一份几乎相同的荷兰手绘海图 (4 Velh 156, 1,6), 由彼得·赫曼努斯(Pieter Hermanus)和格里特·德汉(Gerrit de Haan)于 1759 年创作。赫曼努斯一直在巴达维亚担任首席制图师, 直到 1760 年德汉接任, 以此可推测, 也许是在赫曼努斯返回阿姆斯特丹时, 英国人获得了海图的副本, 从而送往Mount and Page公司印刷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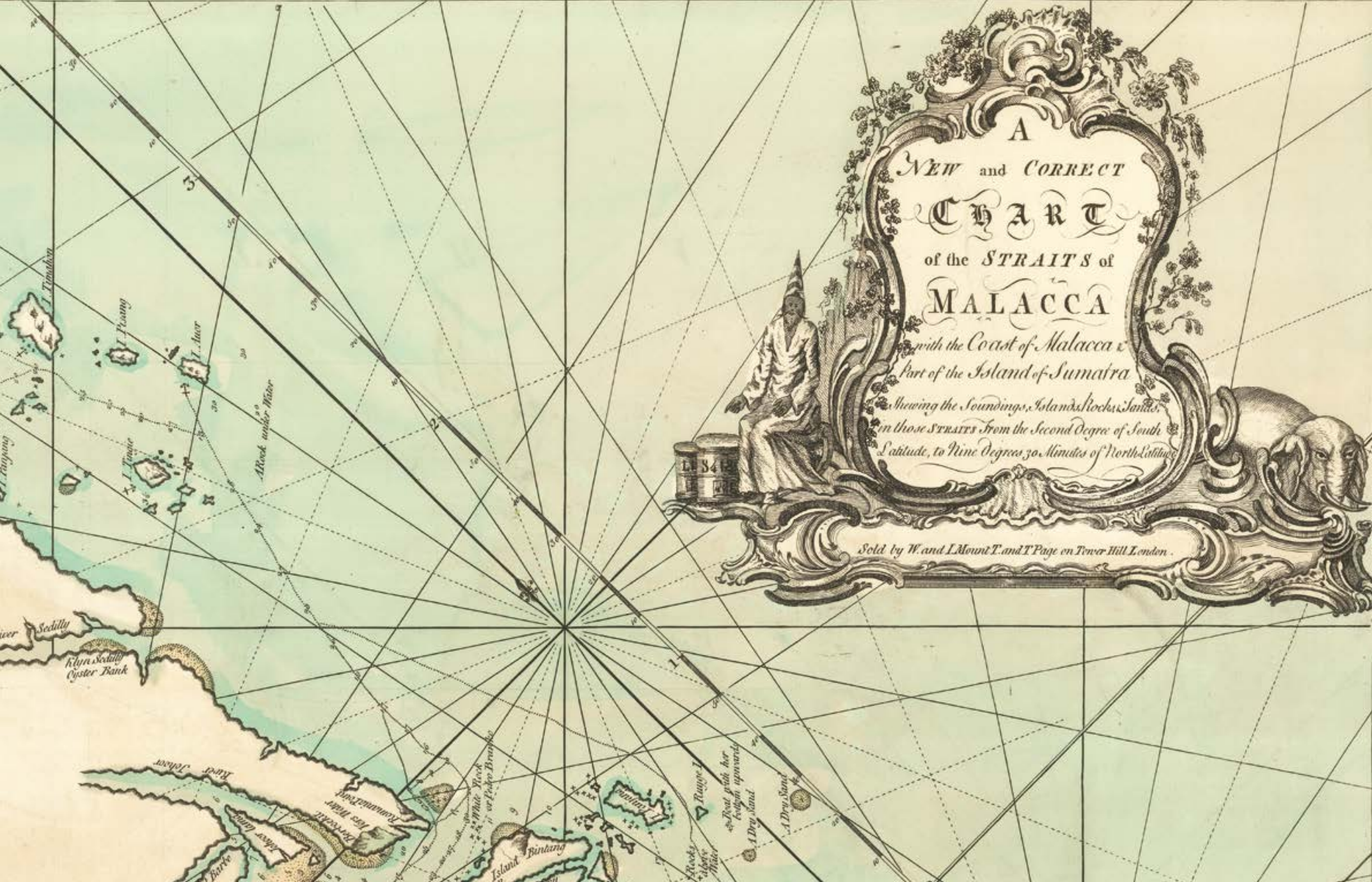



A
New and Correct
Chart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
M A L A Y A or
M A L A C C A
I S L A N D of S U M A T R A

荷兰手绘海图上的信息不仅体现在此例海岸线的绘制和命名，还有许多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事迹，例如当时他们在马六甲定居点的标记。然而，另外两个地点也被突出显示：槟城岛（Hojong Salangs）的传说——该岛将在本世纪后期被英国人选为海峡基地——声明“公司 [即荷兰东印度公司] 以前在这里定居”；苏门答腊 Siak 河上标有“The Company’ s last Settlement”（传说中的“last”很可能是对荷兰语的误译，应该译为“latest”）。除了定居点外，此例海图还标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使用的几艘船只的航迹：从马六甲开始，向南驶向新加坡。

此例似乎曾和 Mount and Page公司出版的另外两张海图为一组：
1. 新中国海岸海图，包括台湾、海曼和菲律宾群岛。
2. 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与班卡、勿里洞岛。
这三张海图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在处理海岸线和命名方面都可以明确的追溯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手绘海图。

此例非常稀有，我们只能找到三份机构示例，其中两份在大英图书馆，另一份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


A
NEW and CORRECT
CHART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
with the Coast of Malacca &
Part of the Island of Sumatra
Shewing the Soundings, Islands, Rocks & Sands,
in those STRAITS from the Second Degree of South
Latitude, to Nine Degrees 30 Minutes of North Latitude
Sold by W. and I. Mount T. and T. Page on Tower Hill London.
Klyn Sedilly
Oyster Bank
Rock under Water
Bintang
Island
A Dry Sand

勿里洞岛海图

15 约翰·英斯基普

《邦加岛和勿里洞岛之间的海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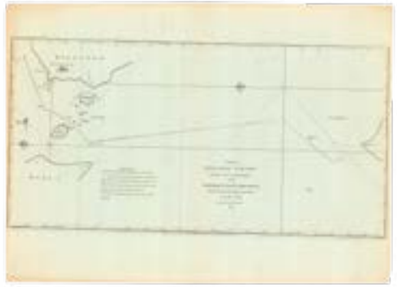
出版信息
伦敦, 17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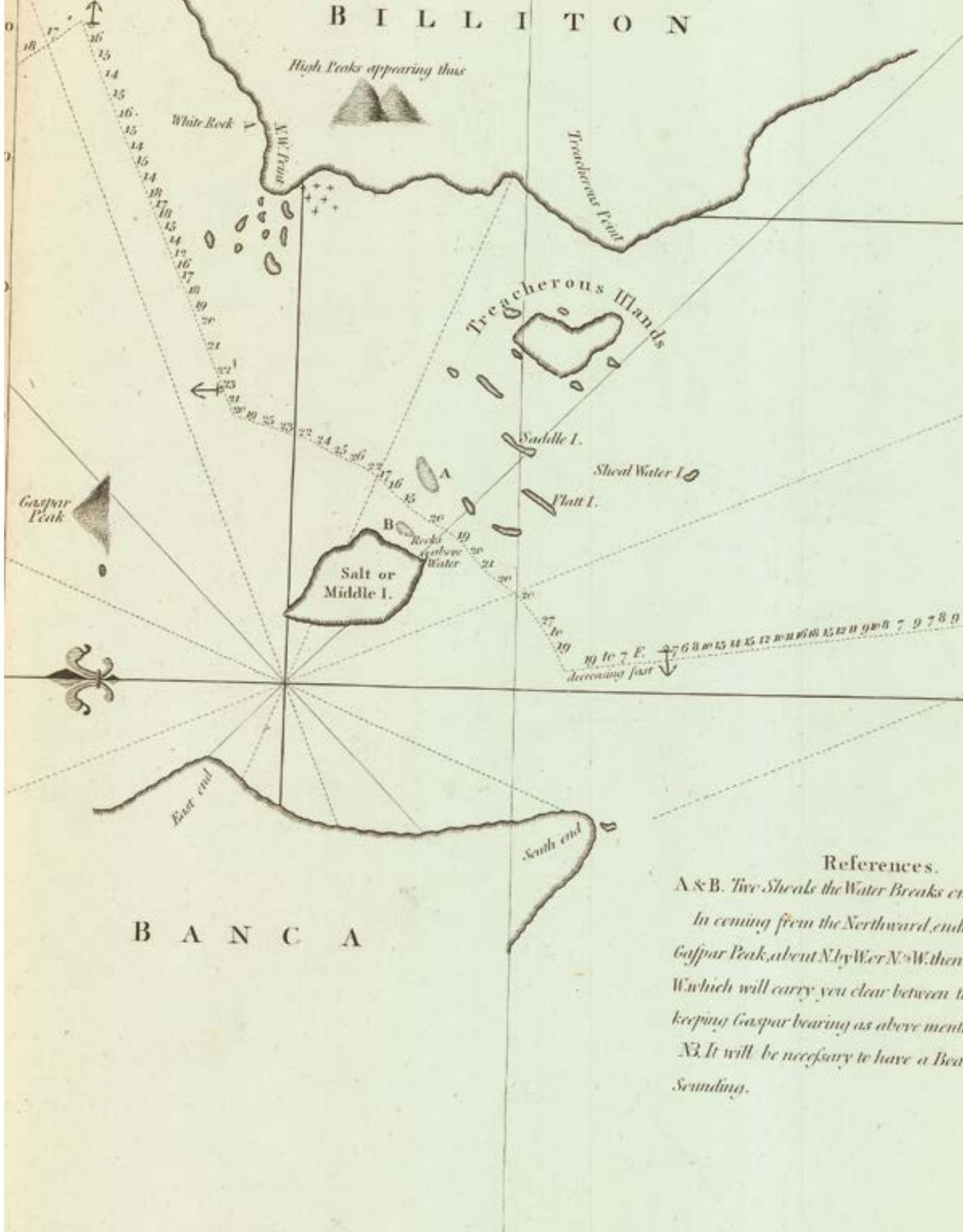
珍品详情
铜版刻印

尺寸
550 x 765 毫米(21.75 x 30 英寸)

此例为孤本, 记录了约翰·因斯基普(John Inskip)在 1780 年与约翰·伊斯塔布鲁克(John Eastabrooke)一起乘坐伦敦东印度人号航行到东印度群岛。此例由威廉达顿(William Darton, Sr.)在他短暂成立于白狮阁的公司(1787-1788)出版。达顿家族出版商是贵格会成员, 以发行书籍和儿童游戏而出名。

此例向上朝东, 显示北爪哇海的邦加岛和勿里洞岛之间的海峡, 而后者又位于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绘制了航线标有许多深度探测, 在充满“危险岛屿”(“Treacherous islands”)的海峡周围。图中“参考”部分规定了“每次船首测深都必须有一艘船”。





从加尔各答穿过马六甲海峡

16 詹姆斯·霍斯堡

《在东印度群岛航行的指南书的附件》

出版信息
伦敦, ?1833年

珍品详情
铜版刻印, 装裱于亚麻布

尺寸
960 x 650 毫米(37.75 x 25.5 英寸)

此例描绘了从加尔各答沿着马来半岛海岸, 穿过马六甲海峡到“Sincapour”海峡及更远的最佳路线。地图延伸至海南东北部, 包括婆罗洲西部和爪哇。制图师霍斯堡非常熟悉海图显示的水域, 他已经在这些水域航行了 20 多年。

詹姆斯·霍斯堡(James Horsburgh, 1762-1836)的第一次航行是从纽卡斯尔和福斯湾到汉堡、米德尔堡和奥斯坦德。1780 年 5 月, 他在瓦尔赫伦附近被一名法国私掠船俘虏, 并被短暂监禁于敦刻尔克, 此后他的海上生活变得非常冒险。不久之后, 他与一艘奥地利船只上的船员一起航行到西印度群岛。1782 年回到伦敦, 他假装是丹麦人, 勉强避免了被迫害。1783 年, 他决定前往印度, 但在船离开胡格利河时他跳入海中游回岸边。

从那时起直到 1805 年退休, 霍斯堡与各种船员一起航行, 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在此期间, 他在迪戈加西亚岛短暂遭遇海难, 后于 1798 年 4 月被授予安娜号的指挥权, 在此期间他多次航行到广东, 获得了许多在中国海航行的经验。随着 1858 年和 1863 年东印度公司和印度海军的衰落, 霍斯堡出版的许多海图被海道测量局接管。

印度地图

17 亚伦·阿罗史密斯

《印度地图》

出版信息
伦敦, 1816年

珍品详情
铜版刻印于9张纸, 当代手绘上色

尺寸
2400 x 2670 毫米(94.5 x 105 英寸)

此例为阿罗史密斯绘制的大型印度挂图。

随着 18 世纪末英国在印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英国政府需要一份最新的印度总地图。
第一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 (Warren Hastings) 雇用了伦内尔(Rennell)少校, 他于 1779 年出版了著名的孟加拉地图集, 并于 1788 年出版了他的印度地图。此例的绘制在唐维尔(D' Anville) 1752 年的地图基础上添加了一些军队通过路线调查发现的新信息。

随着调查的频繁增加, 印度总地图也随之被需要更新。1816 年, 亚伦·阿罗史密斯 (Aaron Arrowsmith) 出版了印刷于九张纸的《印度地图》, 比例尺为 16 英里比一英寸, 这是基于路线调查的最后一张通用地图。他随后于 1822 年出版的《南印度地图集》以兰姆顿上校(Colonel Lambton)的三角测量为基础而绘制, 并由马德拉斯研究所的官员补充信息。

关于亚伦·阿罗史密斯 (1750–1823) 的前半生并没有记录可循。1777 年, 他在伦敦与地图商和出版商安德鲁·杜里 (Andrew Dury) 一起学习。他可能曾与国王的地理学家威廉·法登(William Faden)一起接受过培训。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在 1782 年受雇于约翰·卡里(John Cary), 因为他参与了伦敦和法尔茅斯之间的测绘。卡里县地图集中有记载对他工作的赞誉。

阿罗史密斯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之后, 孜孜不倦地分析和核实他的资料来源, 摒弃虚构的以及不确定的资料, 绘制风格清晰易读。

新加坡海峡东部入口

18 詹姆斯·霍斯堡

《罗恩角到新加坡海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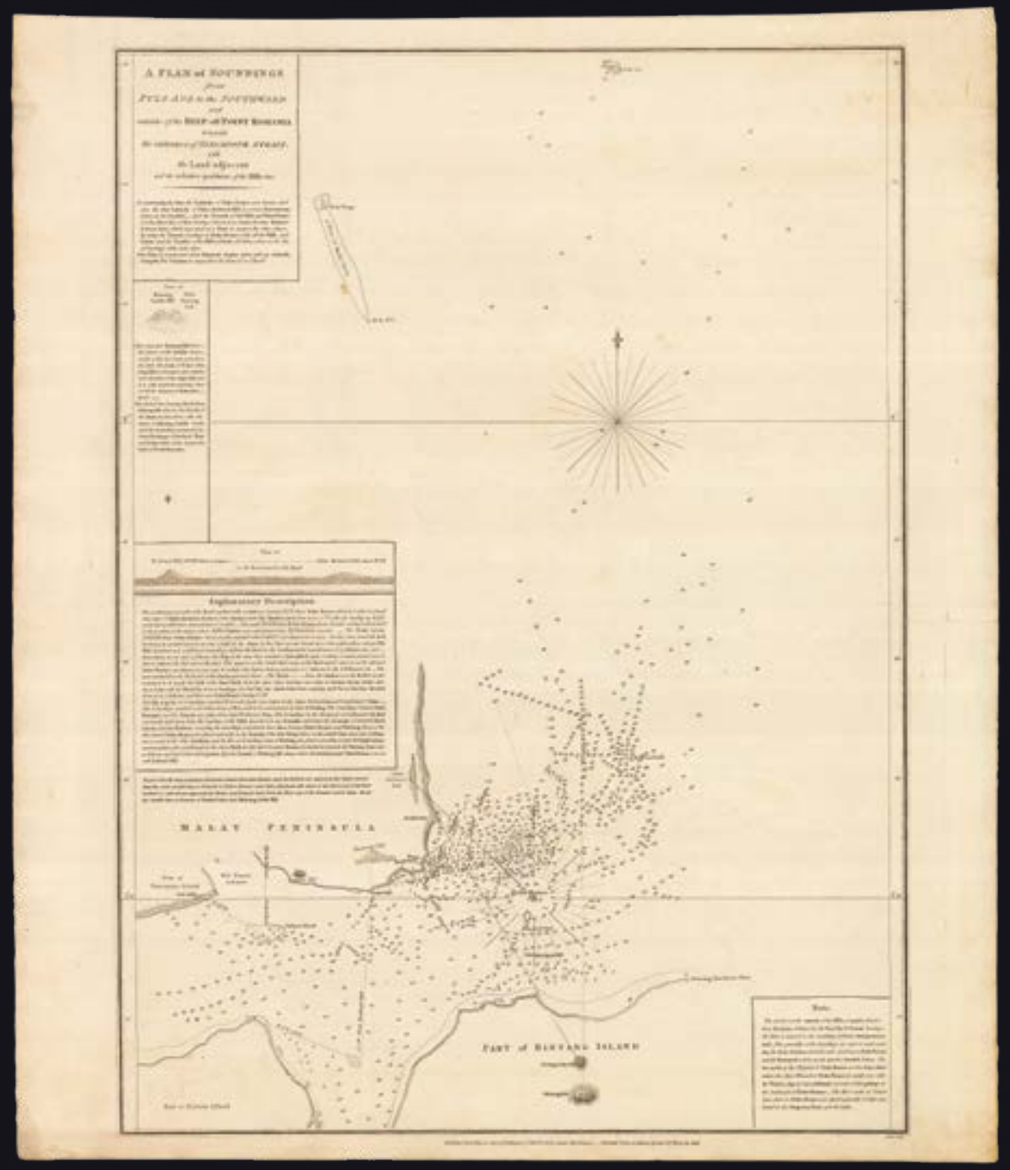
出版信息
伦敦, 1818年版, 1834年印次

珍品详情
铜版刻印, 1834年水印

尺寸
780 x 680 毫米(30.75 x 26.75 英寸)

这张非常详细的新加坡海峡东部入口海图于 1806 年首次印刷, 是霍斯堡(Horsburgh)最早出版的海图之一。该图显示了从新加坡岛到民丹岛东北角的区域, 以白礁为中心, 该地区最终成为纪念霍斯堡的重要灯塔的所在地。霍斯堡对这些水域了如指掌, 他的海图包括五组冗长的注释, 以帮助水手成功导航。

此版本的海图与其初版有很大不同, 它根据丹尼尔·罗斯(Daniel Ross)船长(1780-1849 年)的调查进行了更改。1807 年, 罗斯受东印度公司的委托调查中国海, 此后直到 1816 年, 他用了九年时间勘测海岸, 然后又用了四年时间绘制海图。1821 年返回英国后, 他从东印度公司获得了 1,500 英镑的现金, 奖励他在远东的不懈努力。



爪哇到中国海

19 詹姆斯·霍斯堡

《在东印度群岛航行的指南书的附件》

出版信息
伦敦, 1819年

珍品详情
铜版刻印

尺寸
995 x 660 毫米(39.25 x 26 英寸)

此例为初版爪哇海到中国海的海图, 展示了苏门答腊岛东端的邦加以及邦加海峡和加斯帕尔海峡。该海图包括广泛的深度探测和关于如何在危险的狭窄海道航行的大量指示, 包括苏门答腊岛、班达岛和比利顿岛之间的加斯帕海峡和麦克尔斯菲尔德海峡。

“因为从 9 月到 4 月有强烈的南风和逆风, 不应尝试通过加斯帕海峡向北航行, 即使是在快速航行的船上有时也是不切实际的。在这些海峡中通常潜伏着海盗准备袭击无防御的船只, 尤其是在它们搁浅时”。

在季风时期通往中国的最佳航线

20 詹姆斯·霍斯堡, 丹尼尔·罗斯船长

《中国海海图》

出版信息
伦敦, 1849年和18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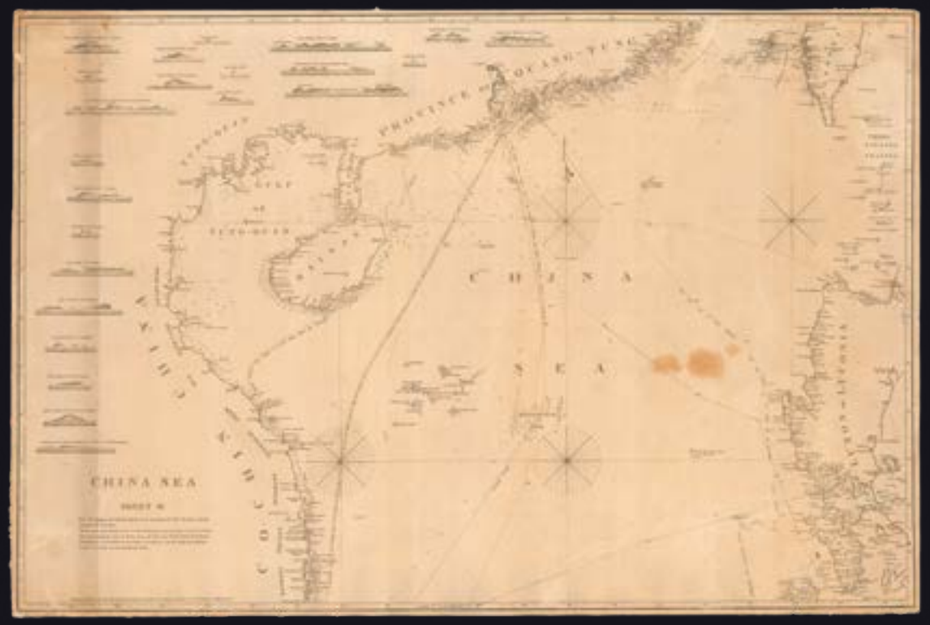
珍品详情
铜版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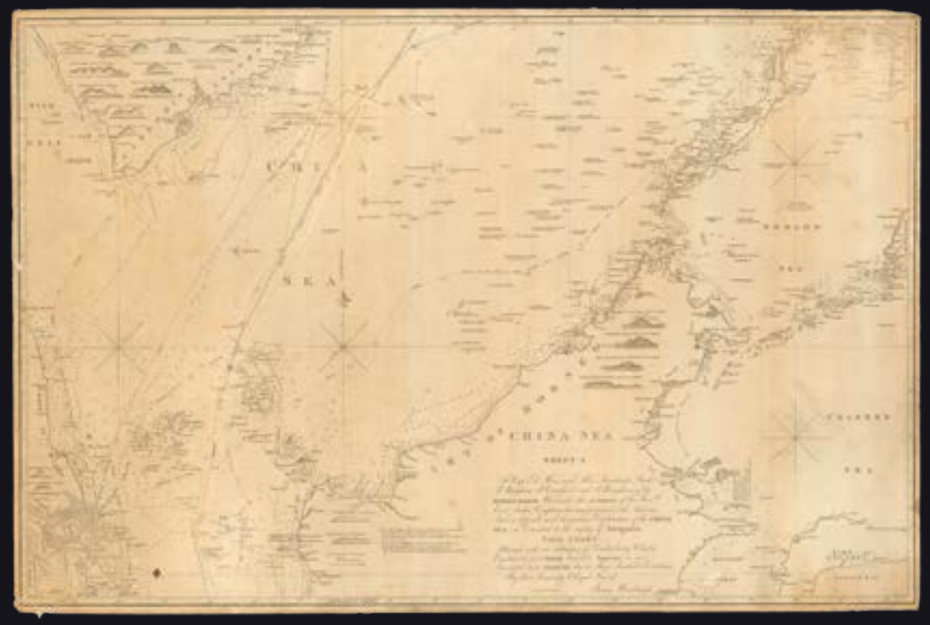
尺寸
单张 660 x 1000 毫米(26 x 39.25 英寸)

此例为东南亚和中国海部分地区的极其详细的大型海图, 包括新加坡、马来、婆罗洲、柬埔寨、中国交趾支那、海南、中国东南部、台湾和菲律宾的吕宋岛。该图表根据季节和船舶状况, 标出了往返巴达维亚和中国的“最佳”海上航线。

目前的海图分别于 1821 年和 1823 年出版, 属于一系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和孟买港海图。图中下方的白礁灯塔是为纪念霍斯堡, 于1836年在新加坡海峡东部入口处去世而建造的。

地图制作是为了致敬丹尼尔·罗斯船长(1780-1849 年)和他的孟买海军陆战队水文测量师团队。1807 年, 罗斯受东印度公司的委托调查中国海, 此后直到 1816 年, 他用了九年时间勘测海岸, 然后又用了四年时间绘制海图。1821 年返回英国后, 他从东印度公司获得了 1,500 英镑的现金, 奖励他在远东的不懈努力。从新加坡海峡到广州, 再到马尼拉的许多航行轨迹在图上用不同颜色的墨水绘制和注释, 日期为1856、1858、1859、1860 和 1864。





诺瑞的东南亚海图

21 约翰·威廉·诺瑞

《中国海和东印度群岛的新海图》

出版信息
伦敦, 1821年版, 增补至1832年

珍品详情
铜版刻印, 两页纸

尺寸
1620 x 660 毫米(63.75 x 26 英寸)

此例为诺瑞(Norie)绘制的东南亚三页地图的西部页, 其范围包括中国东南沿海至广东和香港(大屿山)、马来半岛、马六甲海峡、西爪哇和婆罗洲。此例展示的许多地理信息与霍斯堡(Horsburgh)绘制的同一地区的海图一致, 根据季节和船舶状况, 展示了往返中国(包括去新南威尔士州)的"最佳"海路。图中绘有新加坡岛屿, 附有大量的深度探测数据。

约翰·威廉·诺瑞 (John William Norie) 是一位重要的水文测量师、制图师、出版商、航海作家和航海手册出版商, 他还销售地球仪和各种航海仪器。他还是是海军部海图的销售代理人, 也是东印度公司和三一大厦的海图销售商。他出生于伦敦, 父母是苏格兰人, 曾作为绘图员跟随著名的制图师威廉·希瑟 (William Heather) 做学徒, 从 1795 年起, 他的第一张海图便带有希瑟的出版说明发布。

从印度尼西亚群岛东部前往中国的最佳路线

22 詹姆斯·霍斯堡

《通往中国的东边航路，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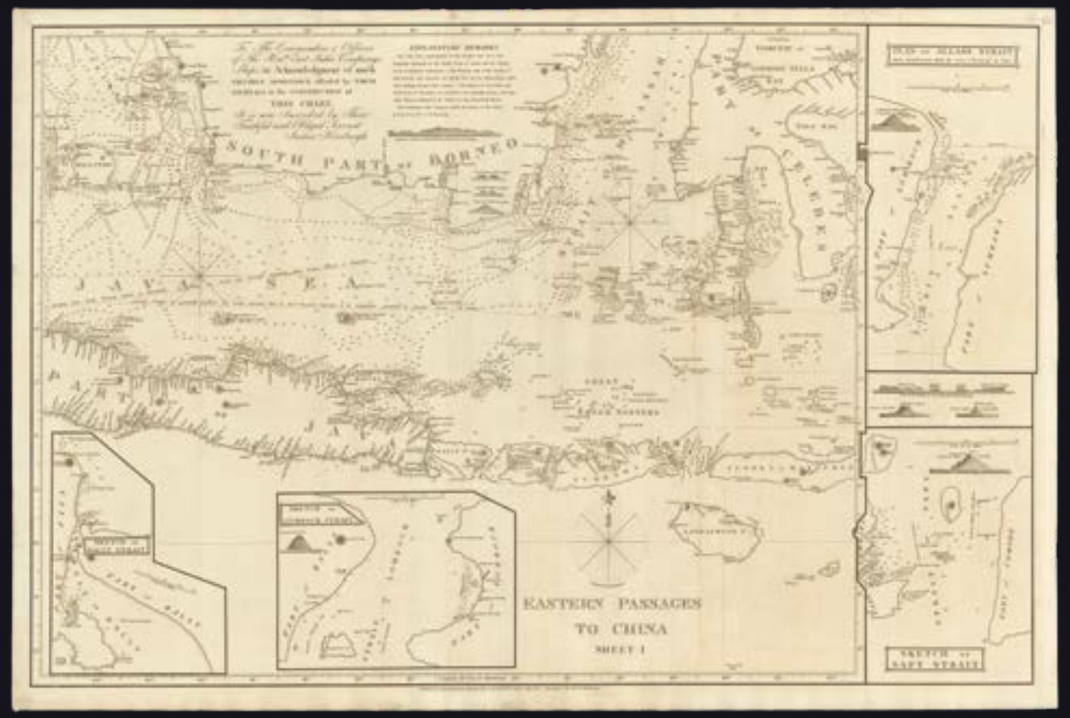
出版信息
伦敦，1824年

珍品详情
铜版刻印

尺寸
650 x 985 毫米（25.5 x 38.75 英寸）

此例为印度尼西亚东部群岛岛屿的大比例尺详细海图，该图根据季节展示了通过岛屿前往中国的最佳路线。附有插图《巴利海峡》、《龙目海峡》、《阿拉斯海峡平面图》、《萨比海峡》，海岸剖面和广泛的深度探测。

霍斯堡图中的献词里表达了他对东印度公司的同事的感谢，他们的日记对这张海图有重大贡献，也强调了他自己的付出，以及图的缺点，“该图表中唯一定期测绘的部分是爪哇的北海岸和卡里马塔海峡中的浅滩。马卡萨海峡和阿拉斯海峡的西侧主要来自我自己的观察。萨拉亚尔群岛海峡和苏拉威西岛南部的绘制比较正确。但许多其他地方正如图表上所标记的，依然不为人知”。



广东和香港地图

23 海军上将威廉·哈钦·霍尔爵士

《珠江及邻近岛屿的最新测绘》

出版信息
[伦敦], 18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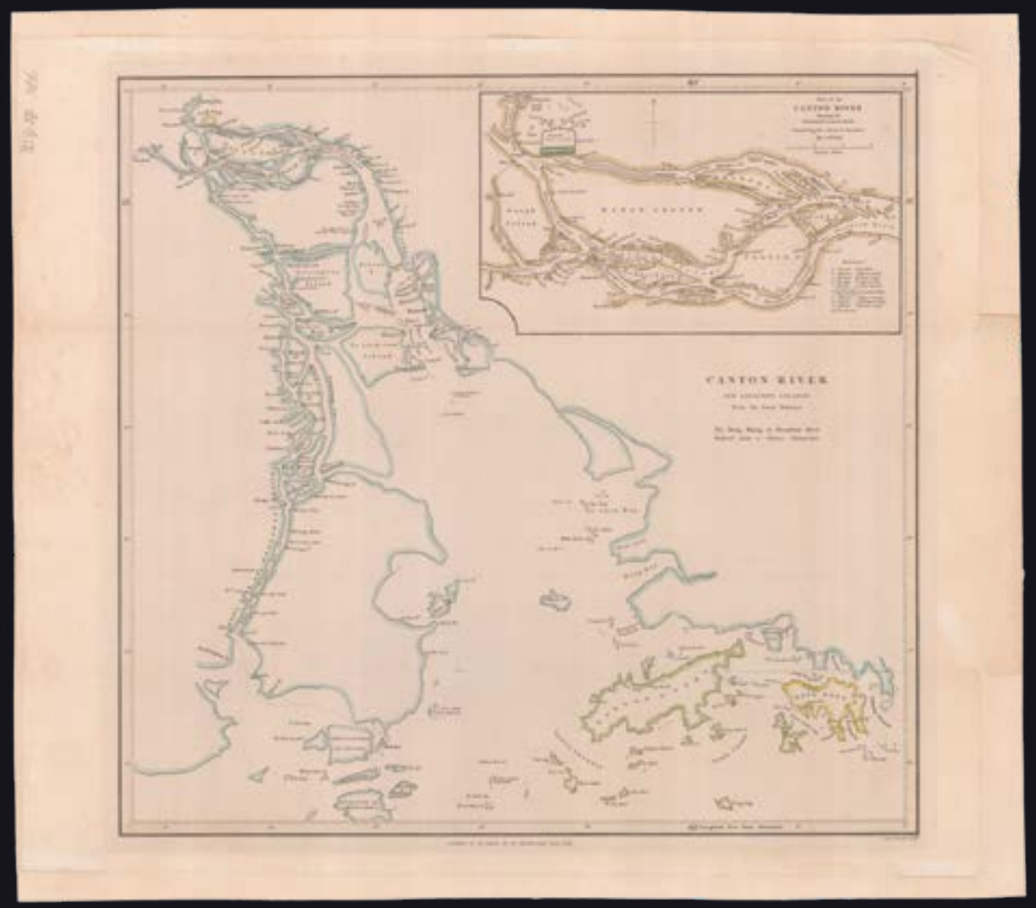
珍品详情
平版印刷

尺寸
388 x 412 毫米(15.25 x 16.25 英寸)

此例为罕见的广州地区地图, 绘有香港岛、大屿山和澳门。

1839 年, 威廉·哈钦·霍尔(William Hutcheon Hall)指挥了复仇女神号, 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次交战是在 1841 年初的第二次川陂海战, 英国取得了胜利。1842年战争结束时, 香港被割让给英国, 霍尔晋升为上尉。霍尔保留了大量关于他在中国的经历的笔记, 后来牛津大学毕业生威廉·达拉斯·伯纳德(William Dallas Bernard)用这些笔记写了一篇关于战争的记录, 题为《1840 年至 1843 年复仇女神号的航行》(1844 年)。

此例出自伯纳德于 1845 年出版的书的第二版。由一位名叫艾萨克·珀迪(Isaac Purdy)的名不见经传的工匠雕刻, 基于英国海军部的霍斯堡船长、罗斯和贝尔彻船长的早期测绘结果, 并更新了摘自霍尔的日记的信息。此图展示了香港岛、大屿山、澳门以及当时被称为广州河(现在通常称为珠江)的许多其他岛屿、堡垒和定居点。该地图还标明了 19 世纪英国船只使用的锚地, 更详细的插图显示了 1841 年女王陛下的中队在哈南岛海岸附近的位置。



英国海军第一次在香港的测绘

24 爱德华·贝尔彻爵士

《爱德华·贝尔彻爵士1841年驶硫磺号在香港的测绘》

出版信息
伦敦, 海军水道测绘局, 1843 年 5 月 1 日 - 更正于 1846 年

珍品详情
雕版刻印海图

尺寸
700 x 1020 毫米(27.5 x 40.25 英寸)

此图展示了英国首次对香港港口进行的测绘。英国海军水道测绘局由乔治三世于 1795 年创立, 他任命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Alexander Dalrymple, 1737-1808)为海军的 第一位水道测量家, 于 1800 年制作了第一册海图。与之前测绘美国海岸不同的是, 这次海军水道测绘局获准出售测绘海图, 同时还制作了大量绘制了全球各个角落的海图, 绝大部分都精准的描绘了海岸线以及通过声波 探测水深而记录高水位和低水位 。此外, 这些图表还包括有关浅滩, 珊 瑚礁以及其他航行危险的信息。由于弗朗西斯·博福特爵士(Sir Francis Beaufort)发明的测量风力强度的博福特尺度(Beaufort Scale), 使得英国海军水道测绘局成为海图的主要生产商之一。

爱德华·贝尔彻爵士(Sir Edward Belcher, 1799-1877)曾是测绘局的一名测量员, 在他参与第 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发表了他 1836 年至 1842 年间使用硫磺号环 球航行的叙事 , 并于 1872 年成为海军上将。

印度挂图

25 约翰·沃克

《印度地图, 显示英国殖民地》

出版信息
伦敦, 1853年

珍品详情
铜版刻印大型挂图

尺寸
1600 x 1700 毫米(63 x 67 英寸)

此例为极其详细的印度挂图, 附有大量注释, 展示了 1857 年至 1859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或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军队的动向。

图上手写的注释在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纵横交错, 从南部的马德拉斯和哥印拜陀延伸到北部的乌代布尔, 西部的孟买到东部的默苏利珀德姆; 大多数路线都以现代中央邦和拉贾斯坦邦为中心, 尤其是印多尔、博帕尔、萨加尔和乌代布尔等城市。一些地点标有日期, 例如: 金奈, 59年5月11日; 默苏利珀德姆 59 年 5 月 12 日; 和海得拉巴 5 月 20 日。黑墙护卫舰霍尔姆斯代尔号的航迹已绘制到孟加拉湾, 并注释于 1858 年 10 月 11 日抵达胡格利河口。

尽管在拉贾斯坦邦和中央邦标记的航线都没有日期, 但可推测其中的航线曾用于 1858/59 年追捕和捕获印度民族大起义领袖坦提亚·托比(Tantia Tope)。

此例显示了英国大规模殖民、其附庸国以及从孟买和加尔各答发源的早期铁路建设。图中英国殖民地为红色、独立国家为绿色、法国属地为蓝色、葡萄牙为绿色、边境国家为浅绿色。

该地图由约翰·沃克(John Walker)制作, 他是东印度公司和印度办事处的制图师、雕刻师、平版印刷师、绘图员、出版商和制图师。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件

26 英国海军部

《英国海军在广州的相关文件》

出版信息
伦敦，1857年

珍品详情
对开本（370 x 215 毫米），三张折叠地图

这本书于 1857 年提交给议会，汇编了英国海军在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前几周发布的文件，其中包括最早对珠江三角洲的测绘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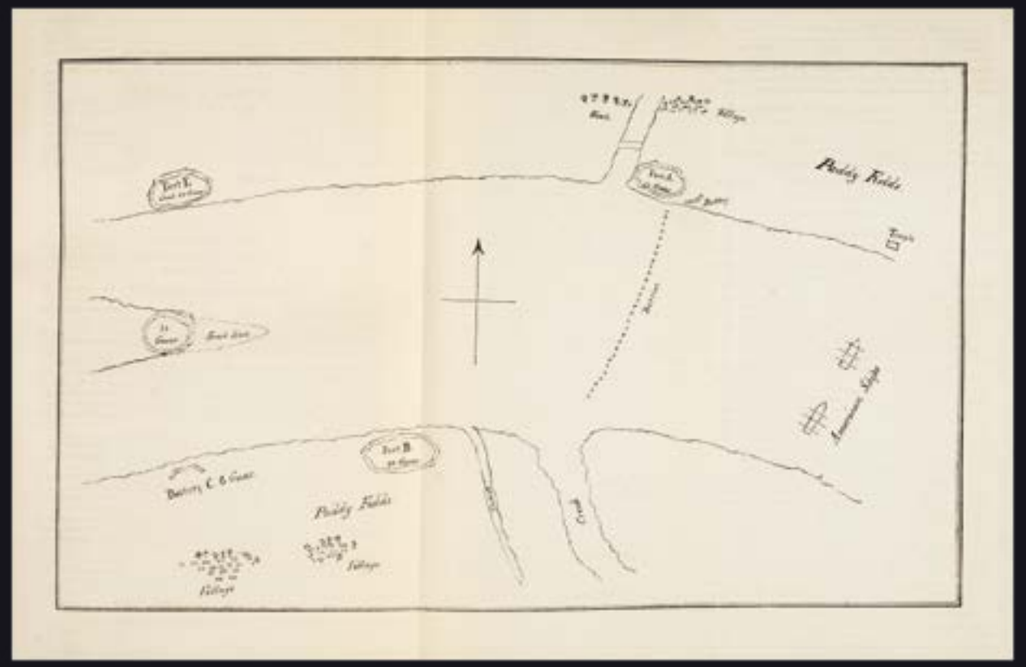
此例包括约翰·鲍林爵士（Sir John Bowring）与克拉伦登伯爵（Earl of Clarendon）在 1856 年 10 月 13 日至 1857 年 1 月 31 日之间的通信，以及一个附录，其中包含一些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 年）有关的其他文件，例如乔治·伯翰爵士（Sir George Bonham）和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以及《南京条约》的副本。随附一份附录，其中包含 1857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发布的有关广州外国工厂火灾的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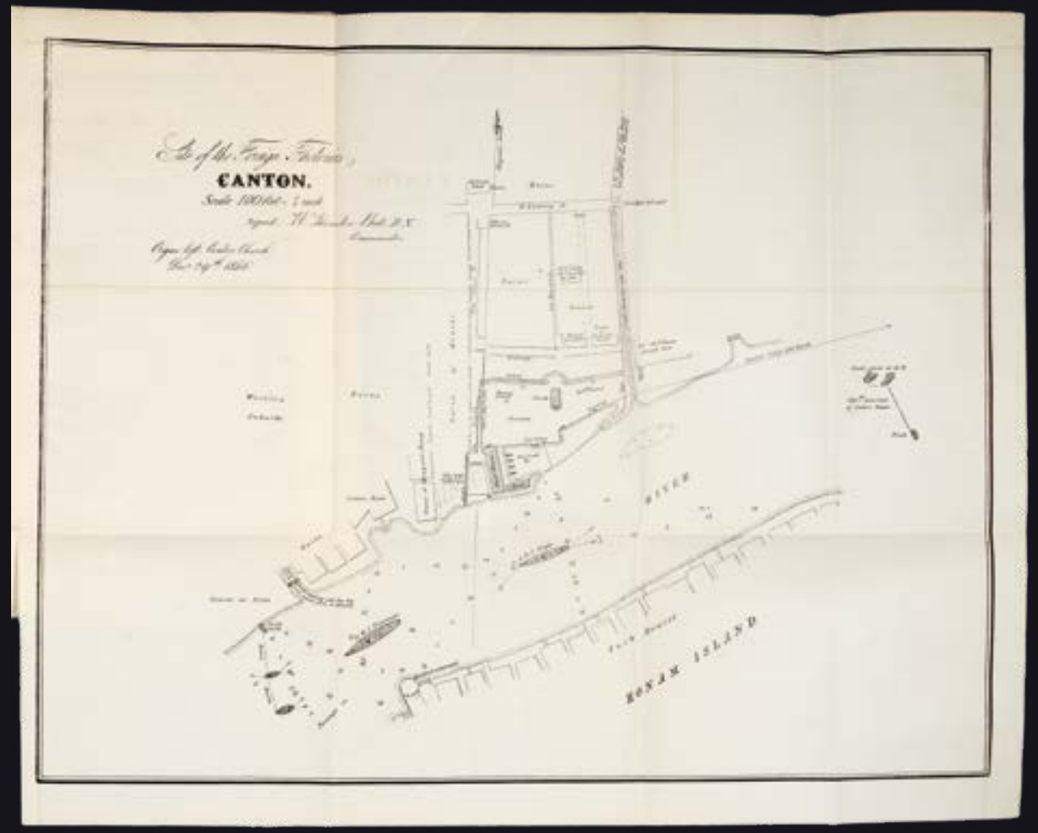
这些文件描述了驻华英军如何看待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事件。双方之间的敌对行动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一直存在，但在 1856 年 10 月急剧增加，根据本卷汇编的消息，一些中国官员登上停靠在广州的英国船并逮捕了船员，据称还降下了英国国旗。这一事件被视为非常严重的侮辱，立即被传达，英国和法国军队很快就采取了“赔偿”计划。这导致了 1857 年 1 月广州市的进攻和入侵以及 1858 年天津条约的签署，这削弱并最终推翻清朝。

地图
1. [屏障堡垒地区之战的草图]
2. 从澳门和香港到珠江海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广州到香港的珠江三角洲的测绘，其分为两部分：右侧为珠江口以北的广州市，左侧以较小的比例显示从虎门斯到香港、朗道和澳门的岛屿。

图中红色标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的主要战役以及直到 1857 年的第二次冲突期间发生的主要战役。海图左侧部分包括对以英寻为单位测量的水深的详细调查和指南针。关于水域和海岸线的信息则是通过航海符号来显示，包括深水、珊瑚礁、沙洲和海岸质量等。




CANTON.
RIVER
DUTCH HONAM ISLAND

CHU - KIANG
CANTON RIVER

有史以来第一张双语香港地图

27 安西满

《香港地图》

出版信息
米兰, 1874年1月2日

珍品详情
平版印刷

尺寸
295 x 480毫米(11.5 x 19英寸)

此例为罕见的香港地图, 由安西满(Monsignor Simeone Volonteri, 1831-1904)在香港作为传教士的十年期间绘制。安西满于 1860 年加入香港罗马天主教教区, 他一直留在香港直到 1870 年 2 月, 在他被任命为河南主教后不久便离开了。安西满拥有两幅重要的香港地图, 即他的山安区地图, 以及分别于 1866 年和 1874 年出版的《香港地形图》。后者似乎是前者的修订版, 更侧重于香港和周边地区, 增加了更多细节和新信息, 并附有自己的地理文本。

安西满在香港工作了十年。他在西贡开始传教, 并计划进一步扩展到大陆。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做了大量的地形测量并收集了地理信息, 最终绘制了宝安地区的地图。安西满的地图成为后来香港地图奠基石, 因为在接下来的 35 年里都被视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地图, 直到 1901 年对香港和新界的测绘。

“考虑到进行观测时需要克服的崎岖地形及其他困难, 这张地图在当时准确度很高并包含丰富的信息。此图曾获得许多制图奖项, 包括1894 年米兰制图展。除此之外, 它可能是此类地图中的第一个双语地图。

该地图于 1866 年以 200 份英文版在莱比锡出版。这幅地图非常详细, 以致英国当局在 1901 年租用新界和勘测工作之后, 一直将其用作重要的地理参考资料。该地图以罗马和中文两种文字显示地名。英属香港殖民地的边界显示在九龙半岛, 其于1860年被并入香港殖民地。香港政府立即看到了这张地图的价值, 并于1866年5月26日在政府宪报刊登公告。

安西满绘制的第二张地图几乎没有记录。在他离开香港几年后在米兰出版于《Les Missions Catholiques》第 6 卷。它是为了随附一篇由安西满撰写的关于香港地理的文章而印刷的, 而当时他已成为河南主教。

两张地图有明显的区别。直到 1973年在《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杂志》上有学者指出“这张地图似乎是宝安区地图的附加地图。” (Ng)通过比较两张地图可以发现此例地图中的维多利亚地区展示了更多地名和建筑物。

该地图极为罕见。在过去 30 年中, 我们无法在市场上找到任何其他示例。

CARTE TOPOGRAPHIQUE
de l'île de
HONG KONG
dressée par Mgr. S. Volontieri
de la Congrégation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Milan. Vic. Apost. du Ho-nan (Chine)
ancien Missionaire de Hong-Kong.
Hong kong
Ngong-shun-chau
Tai-kok-tsui
Mong-kok
To-ka-wan
Cen-leang
Hok-un
Tso-pai
jao-ma-ti
Fu-tsiu-kok
Hung-hom
Chim-sha-tsui
Ma-yau-tong
Kun-tong
Yau-ü-wan
Ping-long-wan
Hang-hau
Mang-kung-uk
Tai-hang-hau
Siong-sz-wan
Ha-jang
U-hop-wan
Baie de Quarri
Li-ü-nun
Fu-tong
Pao-toi
Po-toi-o
Shau-ki-wan
Sai-wan
Cap Collinson
Cap Aguillar
East Rock
Tai-tam-tuk
Tai-tam
Chak-chu
Standl
Wong-ma-kok
Bluff Head
I. Round
I. Middle
Deep Bay
Hop-li-chau
Heung-kong-wai
Shek-pai-wan
Aberdeen
Baie de Waterfall
Baie de Tai-ho
Baie de Sandy
Pak fu lum
Palais du Gouverneur
Cathédrale protestante
Église de St Joseph
Wong nai chung
Mont Davis
Sulphur Channel
I. Green
West Pt
Sheung-wan
Chung-wan
Kim-tai-tu
I. Kellets
East Pt
Vittoria
Ha-wan
Tin-hung-chau
Reformatoire
Mission
Beaulder P.
I. Lamma
Pok liu
薄寮
Tai-ping
Yung-shü-wan
Tai-wan
Luk-chau
Lo-tsz-shan
Ma-tat
Shek-ku-wan
Yung-shu-ha
Tung-o

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

28 詹姆斯·弗德里克·伊姆雷

《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图》

出版信息
伦敦, 1872年

珍品详情
铜版印刷于两张纸

尺寸
1050 x 550 毫米(41.25 x 21.75 英寸)

尽管荷兰和英国早期前往香料群岛的航行是通过巽他海峡进入印度尼西亚群岛, 但在荷兰在海上霸权时, 他们认为通往摩鹿加群岛最好的路线是曾被葡萄牙人殖民的(1511-1641年的)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而两百年后英国才意识到此海峡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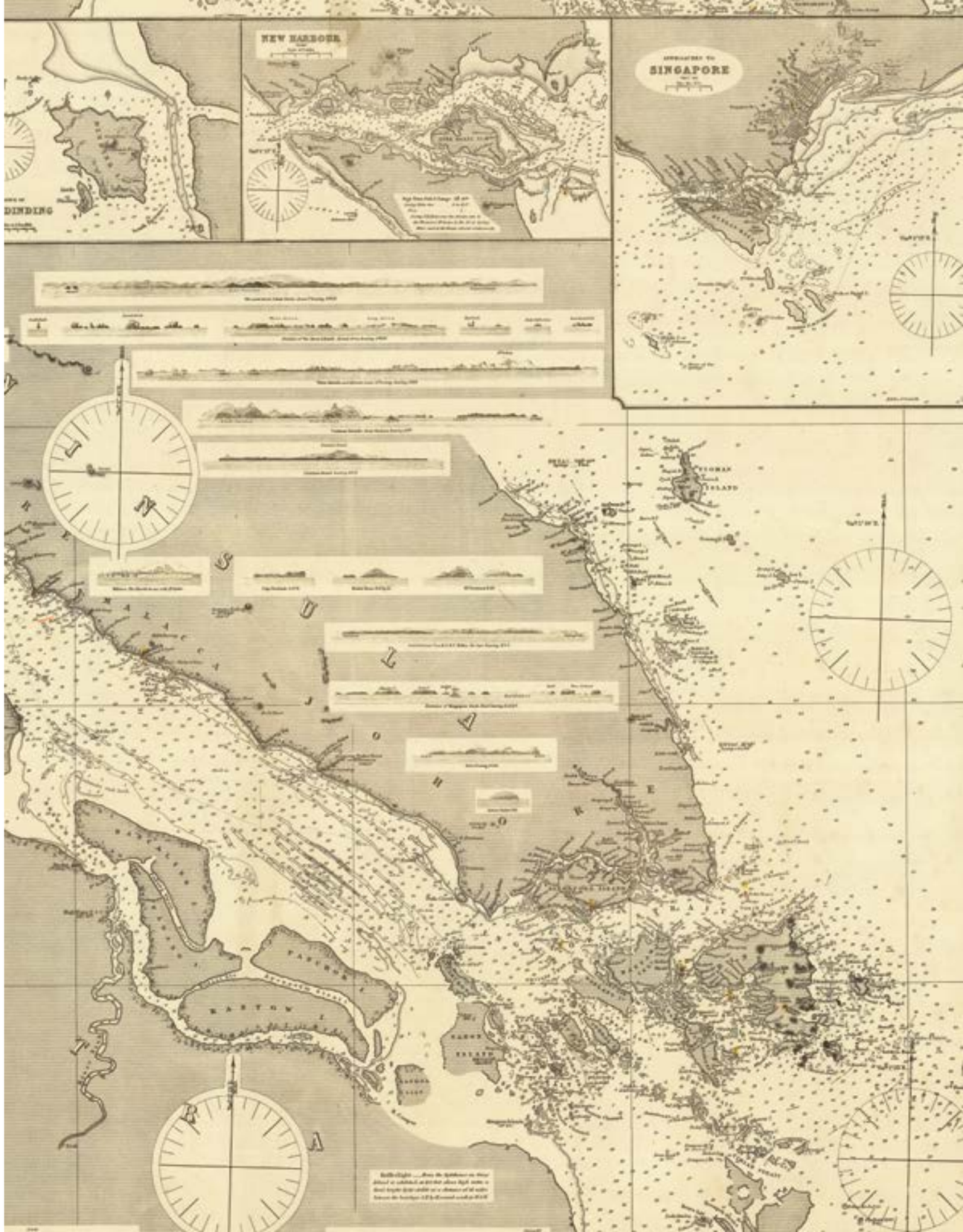
1820 年代, 英国在新加坡的殖民使得他们获得了与中国贸易的至高统治地位。它很快吸引欧洲人和中国人前来定居, 并成为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1824年, 英国与荷兰签订协议, 瓜分东南亚:英国控制大陆, 荷兰控制岛屿。英国法律赋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 然而1833 年这一垄断权因独立企业家们的参与而失效。

此例是当时描绘马六甲海峡最准确的地图, 它标志着由东印度公司赞助的水文学复兴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英国经济和政治力量在东南亚和远东崛起期间使用的关键海图。

伊姆雷(Imray)的海图于 1859 年首次出版, 于 1862 年更新, 并针对 1872 年的版本(此例)再次更新, 添加了许多大型插图, 包括《新加坡海峡》、《天定河港口》、《新港(1840)》、《进入新加坡(1827-54)》、《廖内海峡》和《滨城(1832)》, 以及 19 幅海岸剖面图。此例还注明了关于水流、深度和良好锚地的详细注释。

伊姆雷海图制作公司创始人詹姆斯·伊姆雷(James Imray)于 1870 年去世, 在此例出版时, 伊姆雷的长子詹姆斯·弗德里克·伊姆雷(James Frederick Imray, 1829-1891 年)继承了公司。1854 年, 他成为合伙人, 公司更名为 James Imray & Son。

此例非常罕见, 有两例1859版在大英图书馆和查塔姆历史学会, 一例 1862 年版藏于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1882 年版在市面发售。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INGAPORE
Compiled
FROM RECENT SURVEYS
LONDON
1872
SINGAPORE
PENANG

罕见的点刺海图

29 威廉·希瑟、詹姆斯·威廉·诺瑞

《用于记录航线的通用海图》

出版信息
伦敦, 1877年

珍品详情
铜版刻印

尺寸
820 x 1610 毫米(32.25 x 63.5 英寸)

此例为罕见的世界海图, 供商船和客船使用, 以标记船舶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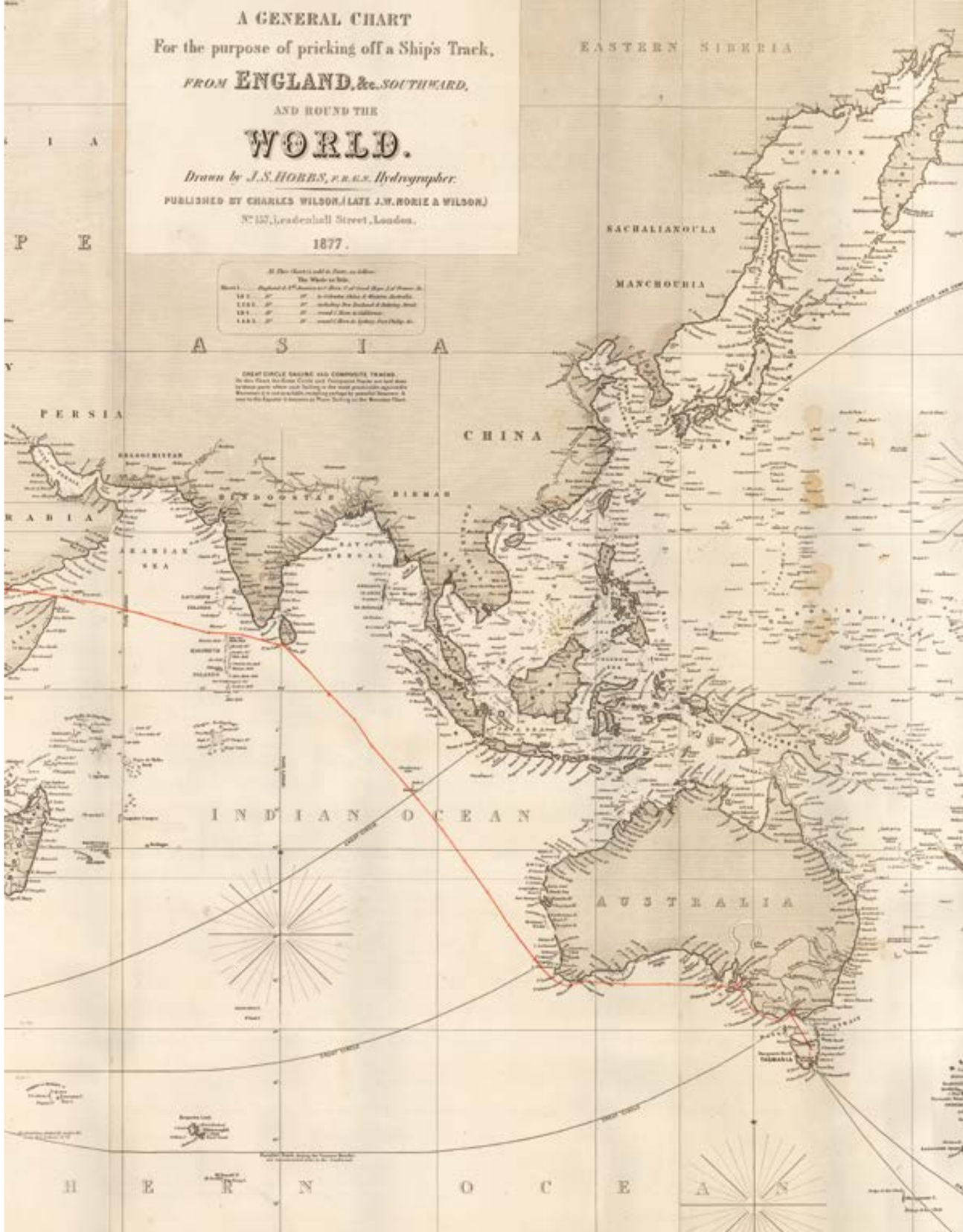
随着船只不断在英国和亚洲之间来回航行, 顺利和高效的航线至关重要。为此, 在 1790 年, 东印度公司的水文测量师威廉·希瑟(William Heather)开始出版空白海图, 供东印度公司航运公司使用, 他们可以将其用作模板来绘制他们在海上的航迹。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这些海图都由希瑟及其继任者诺里(Norie)和威尔逊(Wilson)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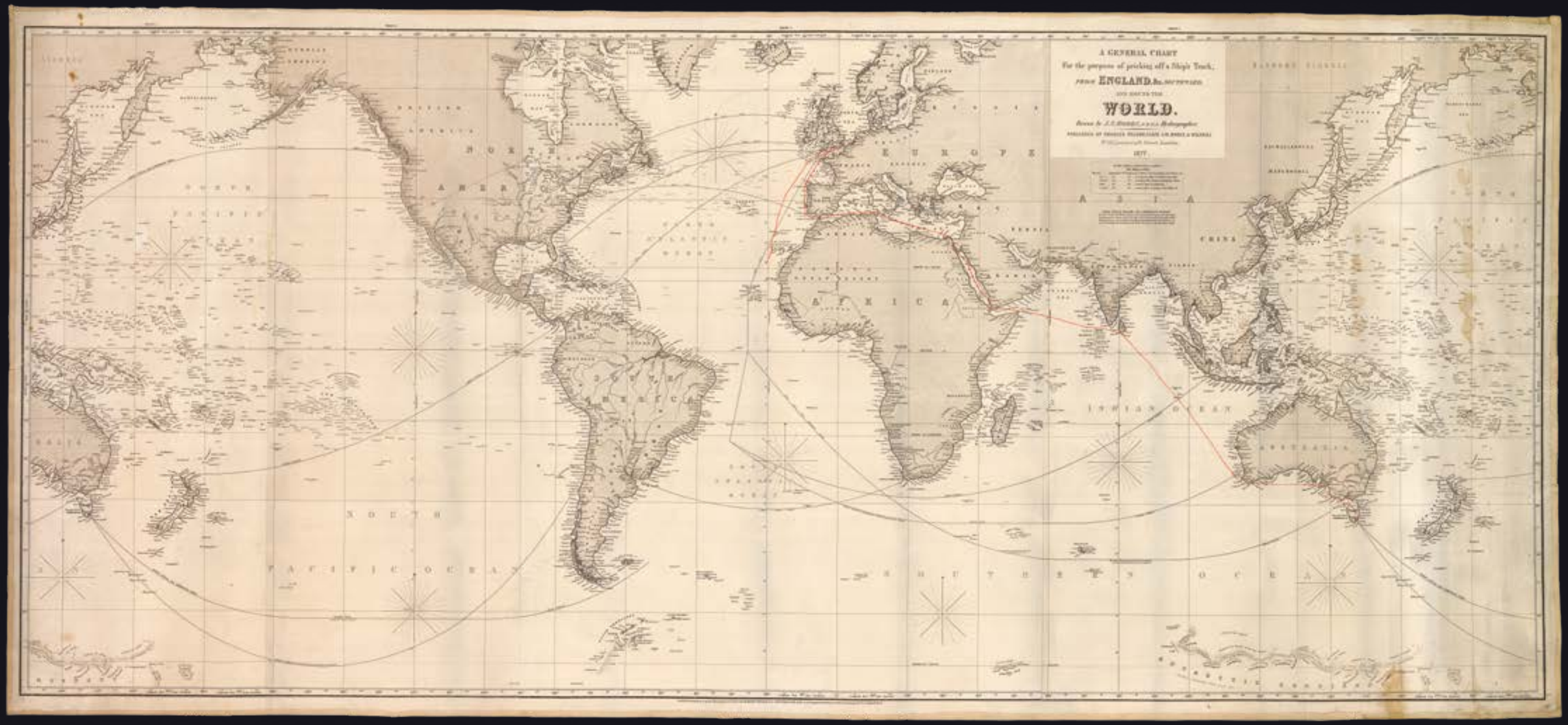
此例标记了船舶计划停靠的港口和海岸、危险障碍包括各种浅滩、礁石和冰, 此外还有大圈航行的轨迹。此例图上红色标记了两条船航迹。第一个绘制了一条从朴茨茅斯经由新开通的苏伊士运河到塔斯马尼亚州朗塞斯顿的路线。沿途停靠点包括: 直布罗陀、苏伊士、亚丁、斯里兰卡加勒港、奥尔巴尼、阿德莱德和墨尔本。第二条路线描绘了从伦敦经普利茅斯到加那利群岛南部的路线。

正如标题下方所示, 此图可单独销售。船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整个世界集或仅购买具有特定路线/区域的部分。

点刺图(Prick Chart)
最早的点刺图是由威廉·希瑟(William Heather)在 1790 年代中期为东印度公司出版的, 很可能是由他的学徒威廉·诺里(William Norie)绘制的。1795 年, 希瑟在莱登霍尔街 (Leadenhall Street) 经营海军学院和海军仓库, 出售导航仪器、海图和导航书籍。希瑟退休后, 诺里接管了海军仓库, 并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诺里去世后, 公司更名为 Norie and Wilson, 然后在 1903 年成为 Imray, Laurie, Norie & Wilson。

约翰·斯塔顿·霍布斯 (John Statton Hobbs) 是一位水文测量师和制图师, 他为威廉·诺里的继任者查尔斯·威尔逊 (Charles Wilson) 制作了海图。尽管诺里的海图在 19 世纪英国船只上很受欢迎, 但此例海图极为罕见。




A GENERAL CHART
For the purpose of pricking off a Ship's Track,
FROM ENGLAND
AND ROUND THE
WORLD.
1877.
NORTH AMERICA
EUROPE
ASIA
AFRICA
SOUTH AMERICA
INDIAN OCEAN
NORTH PACIFIC OCEAN
SOUTHERN OCEAN

维多利亚女王皇家游艇的航海图

30 英国皇家海军部

《皇家游艇上的海图柜和海图集》

出版信息
伦敦, 英国皇家海军部, [1880-19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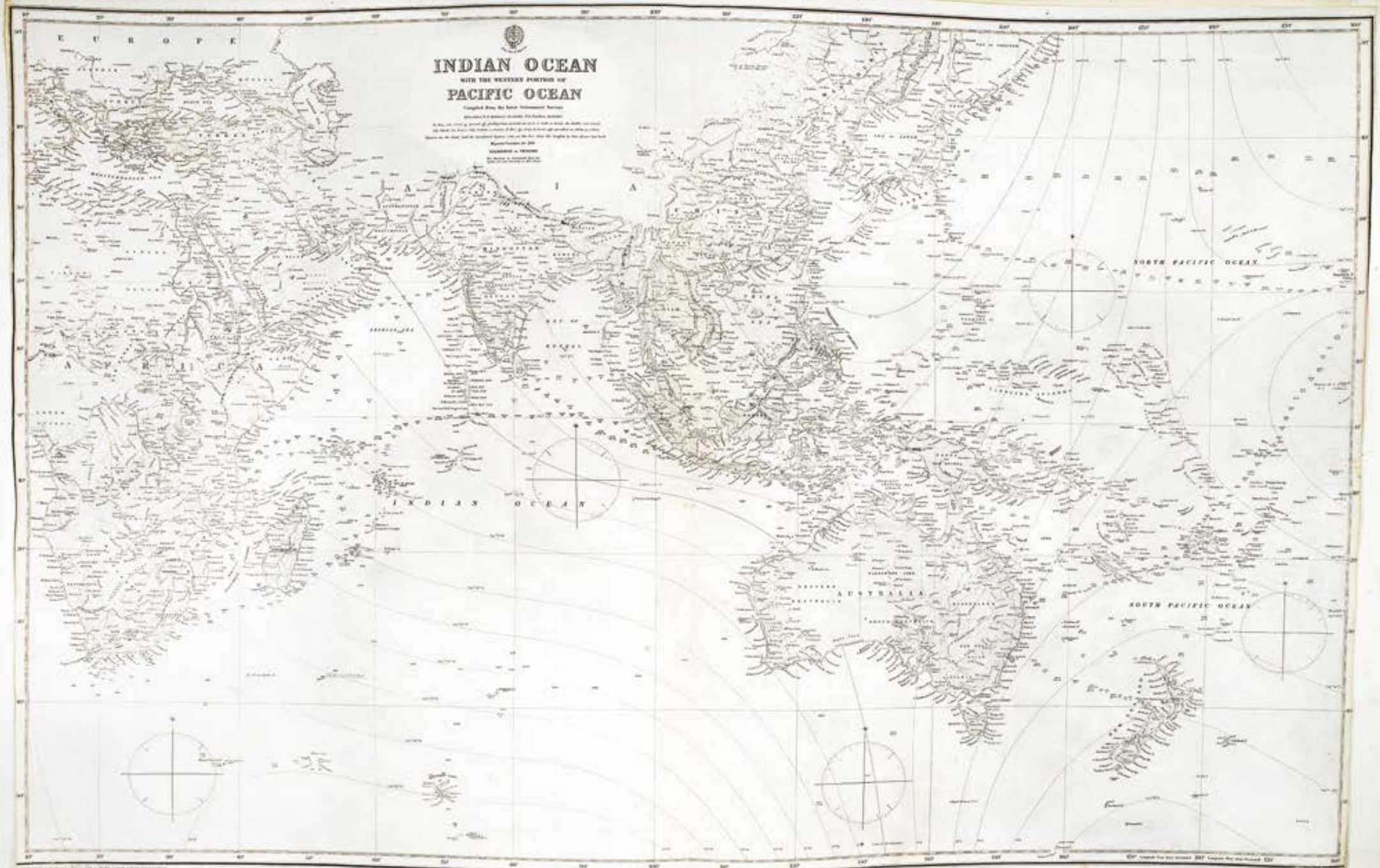
珍品详情
海图柜(965 x 665 x 810 毫米, (两侧展开时为 1370 毫米))
两侧带有落叶桌延伸部分, 共有11层, 其中 10 层为地图集。

来自女王陛下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游艇 (II) 的海图柜, 共含有 284 张海图, 覆盖全球, 展示了大英帝国鼎盛时期英国海军部对海洋的霸权。

海图柜有 10本海图集, 分别绘制了从不列颠群岛到世界各地的航线, 包括:《非洲和好望角》、《北美和西印度群岛》、《澳大利亚》、《中国》、《东印度群岛》、《太平洋》、《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地中海》、《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 以及《南美洲的东南海岸》。这些海图集都有手写的目录, 列出了海图的标题以及海图的海军部编号。

这些海图见证了整个 19 世纪英国海军部在测绘方面的发展。最初他们从返回的商船和海军舰艇上获取手稿进行调查, 并收购了由赛尔(Sayer)、希瑟(Heather)和诺里(Norie)等私人制作的海图, 后来海军部派12艘船 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测量工作。海军部最早进行系统调查的地区之一是非洲的西海岸和东海岸, 包括沙特阿拉伯的南部海岸。

皇家游艇—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2号 (HMY Victoria and Albert (II))
HMY Victoria and Albert (II) 是同名的第二艘游艇, 于 1855 年在彭布罗克的 HM 造船厂建造和下水。它长 300 英尺, 横梁长 40 英尺, 排水吨位为 2479 并且能够 143⊠4 节。1855 年的第一次航行以及随后的航行可证明它是一艘出色的海船。维多利亚女王多次使用这艘游艇、定期检查船队、船舶, 以及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各个港口进行正式访问。这艘游艇也被几位王室成员使用, 最著名的是威尔士亲王的妻子, 后来的亚历山德拉女王, 她在 1890 年多次乘坐这艘游艇探望她在丹麦的家人以及她在圣彼得堡的亲人。


INDIAN OCEAN
WITH THE WESTERN PORTION OF
PACIFIC OCEAN
EUROPE
ASIA
AFRICA
INDIAN OCEAN
AUSTRALIA
NORTH PACIFIC OCEAN
SOUTH PACIFIC OCEAN

CHINA SEA
NORTHERN PORTION
C H I N A
C O A S T

HONGKONG

CHINA SEA
SINGAPORE STRAIT
MALAY PENINSULA
SINGAPORE ISLAND
MIDDLE CHANNEL
SOUTH CHANNEL
MAIN STRAIT
PULO BATTAM
PULO BINTANG

最新的航海和外国的信息

31 梅尔基塞德·泰维诺

《探险报告合集》

出版信息
巴黎, 1666至167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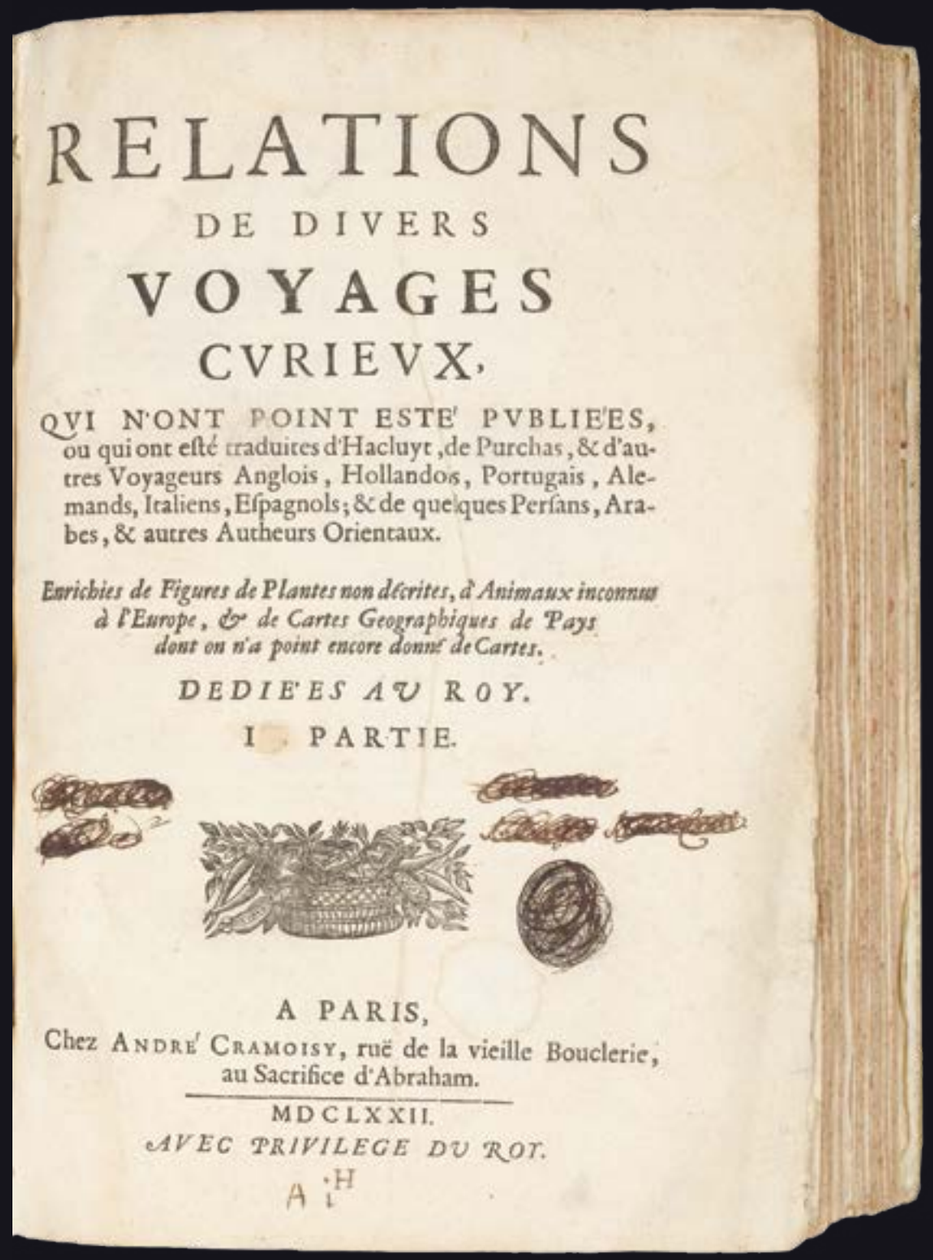
珍品详情
两本4卷, 对开本(334 x 230 毫米)。法语和希腊语文本。

此例为泰维诺(Thevenot)的航海和探险报告的合集, 在理查德·哈克卢伊特(Haklyut)和塞缪尔·普查斯(Purchas)的探险信息基础上增加了在南部海洋、东印度群岛、中国和阿拉伯的探索记录。三十多年来, 他的汇编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于 1663 年、第二部分于 1664 年、第三部分于 1666 年、第四部分于 1672-1674 年、第五部分于 1696 年出版。泰维诺制作旅记和探险报告合集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

在真正传奇的航行中, 佩尔萨特(Pelsaert)于 1629 年 6 月和 7 月从阿布洛霍斯到巴瓦蒂亚的航行以其艰险闻名, 此例便包括了七页"La Terre Avstrale decovverte par le Capitaine Pelsart, qui y fait naufrage"讲述佩尔萨特在海上遇难的悲剧、血腥的叛变、非凡旅程以及正义报复的恶毒后果。此例还有 1672 年出版的大型澳大利亚大陆地图《Terre Avstrale decouverte l' an 1644》的第三版, 绘有南回归线和恒向线。

梅尔基塞德·泰维诺(Melchisedech Thévenot, 1620-1692)是一位法国外交官、科学家和旅行作家。他是一位对数学、物理学和医学感兴趣的学者, 是几个早期科学学会的赞助人之一。他早期在 1640 年和 1650 年两次前往意大利执行任务时, 接触到了东方语言并对其产生了兴趣。1663 年, 他出版了他的《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的第一部分, 这部作品奠定了他作为 17 世纪最重要的旅行编纂者之一的声誉。后来在1666 年出版第二和第三部分, 于 1672 年出版第四部分, 最后的第五部分在 他1692 年去世之后完成, 直到 1696 年才出版。

收藏历史:
1. 科莫赤足加尔默罗修会的藏书票
2. 科莫书商 Pasquale Ostinelli手写购买注释。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VRIEVX,
QVI N'ONT POINT ESTE' PVBLIE'ES, ou qui ont esté traduites d'Hacluyt, de Purchas, & d'autres Voyageurs Anglois, Hollandois, Portugais, Alemands, Italiens, Espagnols; & de quelques Persans, Arabes, & autres Autheurs Orientaux.

Enrichies de Figures de Plantes non décrites, d'Animaux inconnus à l'Europe, & de Cartes Geographiques de Pays dont on n'a point encore donné de Cartes.

DEDIE'ES AV ROY.

I. PARTIE.

A PARIS,
Chez ANDRE' CRAMOISY, ruë de la vieille Bouclerie, au Sacrifice d'Abraham.

MDCLXXII.
AVEC PRIVILEGE DV ROY.

TANYU TARTARIA
REINO
DA CHINA
IEZO
ILHAS DE IAPAÃO
ILHAS
DASVELAS
FILIPINAS
BORNEO
CHATIGÃO
O REIXA
ARACÃO
PEGU
PEKIN
NANKIN
HONAN
SICHUAN
HUQUAN
KIANGSI
FOKIEN
TONGKING
TROPICE DE CANCRO

manches estroites, qui montent en forme de [illegible]
ne ceinture vn peu large, & ont vn mouchoir à chaque costé pour s'essuyer

profession. Qui est celuy qui pourra nier que le Ciel ne leur ait ouvert le chemin

HOLLANDIA
NOVA
detecta 1644.
TROPIQVE DE CAPRICORNE
TERRE AVSTRALE
découverte l'an 1644.
Landt van P. Nuijts, opgedaan met 1 gulden 2 stuyvers uan Middelburgh 16. Ianuarij Anno 1627.
Landt van de Eendracht
Houtmans Abrolhos
Tortel dajf
C. F. de Witt landt
Terre de Diemens découverte le 24 nouembre 1642.
Wits Eglanden
Van Diemens Rim
Water plaats
Rivier Van Alphen
Rivier Nassau
TARIA
Staten Rivier
Hoogh Landt
Droge bogt
Arnhems Landt
Coedrits Eylandt
Vuijle Hoek
Limmenshoek
Abel Tasmans Rim
C. Van Diemen
Nuijts Cambir
Terra alta
Timore Landt
Roij
Mola
Banda
Hoogh Landt
Kerkhoff Eylandt
Hertogs Eer
Houtmans Abrolhos
Tortel dajf
I. St Pierre
I St François

法国手绘爪哇海图

32 作者不详

《爪哇岛》

出版信息
[巴黎, 法国水文测绘机构, 约1733-1739年]。

珍品详情
手绘海图

尺寸
530 x 1500 毫米(20.75 x 59 英寸)

1619 年, 荷兰人征服了雅加达, 并立即将其改名为巴达维亚港, 在此,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了亚洲总部, 持续200年统治着一个庞大的贸易帝国, 其范围从非洲延伸到日本。1730 年代末, 英国和法国觊觎荷兰的海上贸易, 开始绘制雅加达海图, 例如此例法国绘制的详细的爪哇海图, 清楚地证明针对荷兰帝国的敌意。此例与弗朗索瓦·瓦伦丁(Francois Valentyn)于1724-1726年发布的大型海图《Nieuwe en zeer naaukeurige kaart van t Eyland Java Major of Groot Java》非常相似, 瓦伦丁的海图绘制是基于他自己的研究、通信以及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的未公开的航行材料。

这份匿名手绘海图很可能是由法国水文测绘机构编制, 该机构正式名称为Dépôt des cartes etplans de la Marine, 是法国的中央制图机构。1661年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 (Jean-Baptiste Colbert) 成为法国第一任部长时, 开始集中资源于法国水文学。他成立了第一所皇家水文学学院, 第一次对法国海岸做了测绘 (1670-1689) 。

此机构最初是作为法国海军海图的中心存放地。1720 年, 海军将其收藏与政府的殖民地材料合并, 创建了一个单一的大型航海资料库。到 1737 年, 水文机构开始制作自己的海图。1750 年, 他们实施科学考察以准确计算经度。

1773 年, 此机构获得了航海材料的构成、生产和分销的垄断权, 巩固了其作为法国地理知识主要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批准的海图被分发到港口城市的官方仓库, 并由授权商人出售。18 世纪法国的许多主要制图师都曾在此机构工作, 所以水文机构绘制的海图质量最好。1886 年此机构成为海军水文服务处。1971 年它再次改名为海军和海洋局 (SHOM), 其目的与之前大致相同, 即为法国海军和商船提供高质量的制图和科学信息。

Sumatra
Partie de l'Isle de Java

madura
Suite de l'Isle de Java
bali
lombocs

从巽他海峡到香港

33 **LE SAGE, P.**

《新加坡、中国南海海图》

出版信息
[洛里昂, 法国东印度公司], 1734 年

珍品详情
三张手绘海图

尺寸
每张图 1100 x 680 毫米(43.25 x 26.75 英寸)

此例为三张连续的手绘海图, 展示了路易斯·德里亚斯(Louis Dryas)船长指挥的法属东印度公司的“和平号”从巽他海峡东北口到中国珠江口的一条近 2000 海里的航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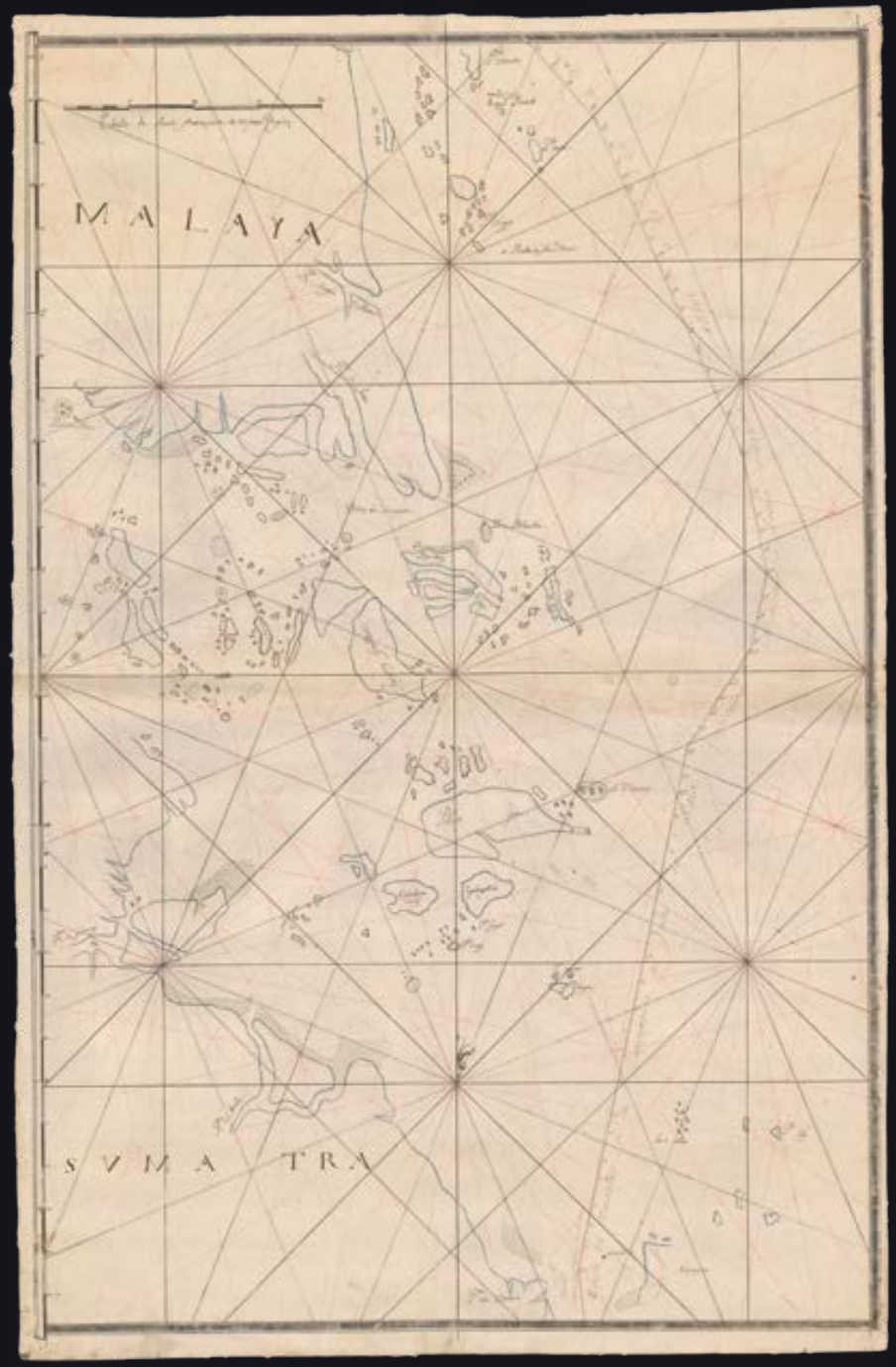
根据法国东印度公司(La Compagnie perpétuelle des Indes)于1733 年 9 月生效的新规定, 图中展示的航路可能是受私人委托, 或是为了纪念该公司成立初期时完成的航线。这些规定明确定义了公司船只的使用, 例如最大的船舰需留给前往中国的航程。更大的船也就可以承载更多货物, 因此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许多较大的船舰都是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使用的军舰, 该战争以 1733 年 2 月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家族盟约”(“Pacte de Famille”)结束, 因此船名为和平号(La Paix)无疑意义重大。

第一张, 最南边的一张海图, 绘有许多装饰性的图案, 包括标题的饰边牌额、两个大的装饰用罗盘。爪哇北海岸的巴达维亚港的描绘尤其细致。此图绘制范围从巽他海峡最北端的出口到入口, 一直延伸到邦加岛的西端和苏门答腊的巨港。全图贯穿了探深数据。

位于中间的海图虽然以相同的比例绘制但装饰图案明显减少, 也许是因为制图师的资金不足。此图清晰准确地显示了新加坡海峡的岛屿, 包括当时未命名的新加坡岛和马来西亚东海岸, 最北至刁曼岛。

位于北端的这张海图同样无题, 并且以较小的比例尺绘制了后续的航程, 包括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海南, 直到香港以外。图上有手写注释, 有可能来自于德赖亚斯船长本人。河口部分的绘制有些许误差, 今天的香港岛被标注为“I Lantoa”, 与大陆相对的则是“Boca Lantao”。澳门被绘制为独立的岛屿。此例比让-巴蒂斯特·布吉尼翁·丹维尔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 Anville)的《珠江口地图》(Carte particuliere de l’ entrée de Canton)早出版了一年, 比雅克·尼古拉斯·贝林(Jacques Nicholas Bellin)的早了十五年。图中大致描绘了婆罗洲的北海岸, 菲律宾的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的最西端海岸。

法国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在 1664 年成立后经历了多次迭代。第二家法国印度公司(La Compagnie perpétuelle des Indes)成为了金融家约翰·劳(John Law)的牺牲品, 因此公司在 1720 年代陷入困境, 从法国到中国的航程也随之减少。然而1730 年代公司每年仍保持两次航行, 直到 1745 年,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随后的七年战争导致贸易关系中断。



CARTE
DE BILLITON
BALI
SUMATRA
PARTIE DE JAVA
BATAVIA

罕见的法国海图集, 其中包含四张阿拉伯半岛地图

34 让-巴蒂斯特-尼古拉斯-丹尼斯-德曼内维莱特

《东方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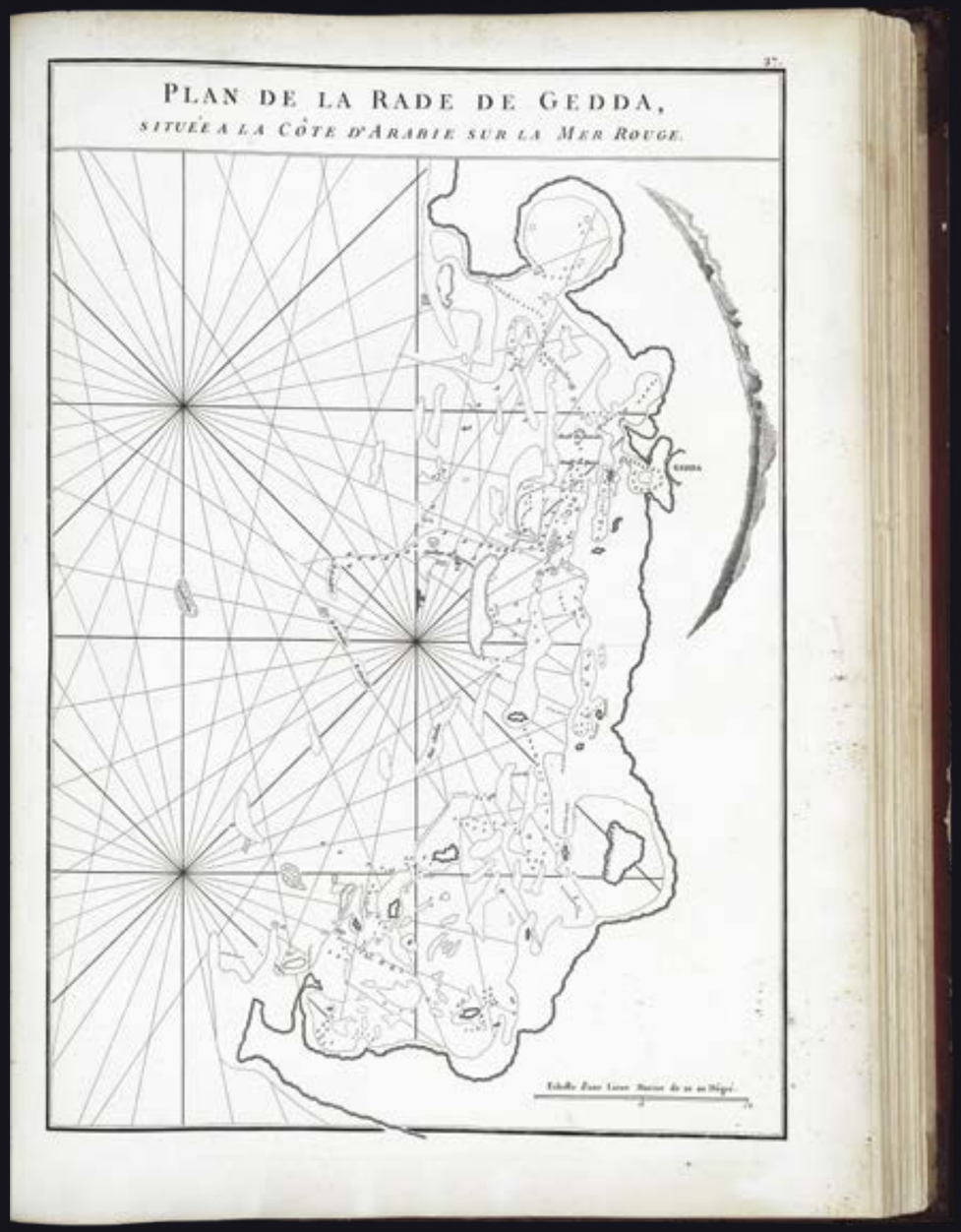
出版信息
巴黎和布列斯特, [1775 – 1781年]

珍品详情
对开本(570 x 470 毫米), 第二版, 半标题, 一张索引页, 69 幅铜版刻印地图、海图或海岸图, 32 张双页折叠图主要由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Alexander Dalrymple)着。

此例为罕见的增大再版《东方海洋》, 展示了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和台湾、非洲、澳大利亚、红海和印度的海岸。此例还包括一些精美点阿拉伯半岛地图, 其中一张绘制了当今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的中部。

让-巴蒂斯特-尼古拉斯-丹尼斯-德曼内维莱特(Jean Baptiste Nicolas Denis d' Apres de Mannevillette, 1707-1780)是法国著名的水手和水文学家。他是一位法国船长的儿子, 十二岁时随父亲航行到孟加拉。回国后, 他在巴黎学习天文学和几何学。1726 年开始担任法国商船的四副, 他访问了世界许多地方并收集了宝贵的航行信息。他师从著名的国王地理学家纪尧姆·德莱尔 (Guillaume Delisle), 自己实验并改进了许多科学仪器和导航方法。1728年在中国航行时, 他是第一个在航行中使用八分圆(或哈德利象限)测量纬度, 并通过测量日月角距确定经度成功校正了许多地方的纬度。1737年, 他作为中尉登上孔蒂王子号首次经过好望角前往中国。在他的多次航行中, 曼内维莱特为水文地图集绘制了许多图表, 该地图集在科学院的支持下于 1745 年在巴黎出版, 标题为《东方海洋》(Le Neptune Oriental), 其中包含 25 张地图。该地图集绘制了通往中国的路线, 包括红海、印度海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北部、印度支那和中国。

《东方海洋》确立了他作为制图师的声誉, 并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保持权威。1751 年, 他关于导航仪器和方法的著作 "珍品详情 et usage d' un nouvel instrument pour observator latitude sur mer..." 在巴黎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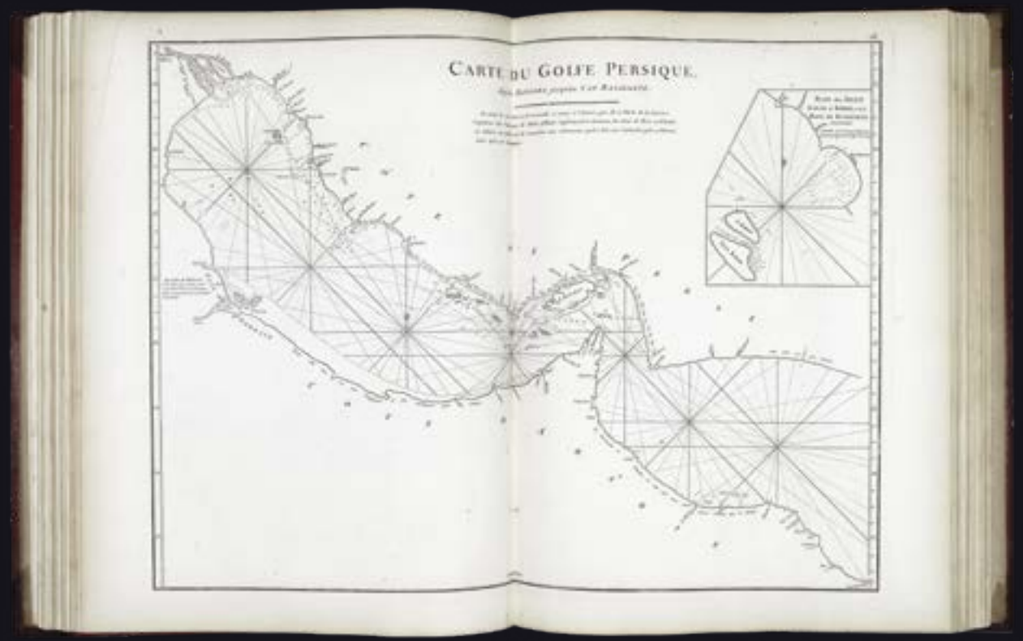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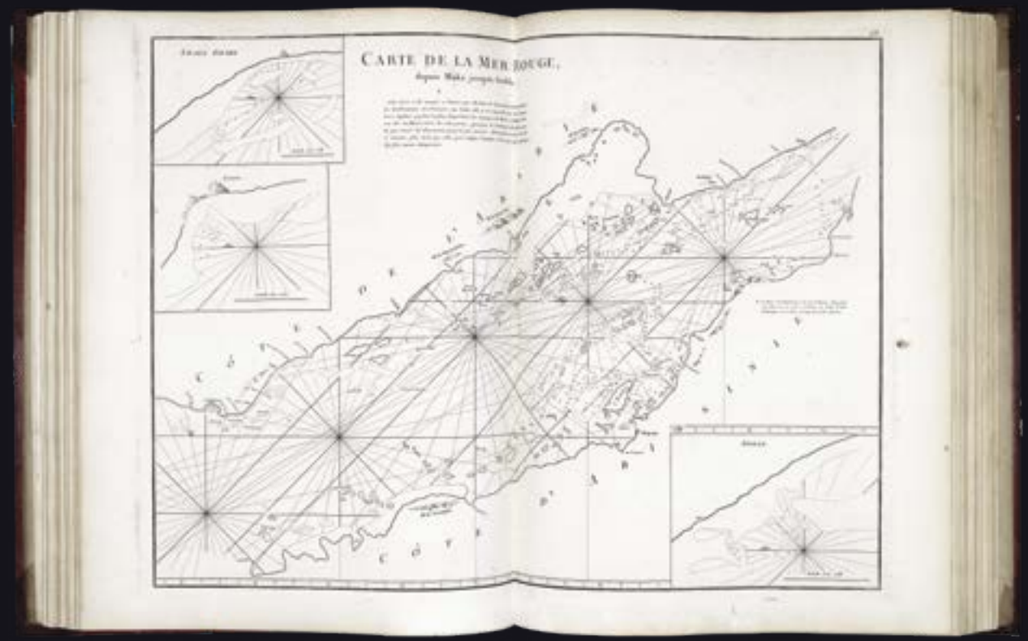
1762 年, 法国东印度公司 任命曼内维莱特为洛里昂地图和平面图绘制的负责人, 五年后他被授予圣迈克尔勋章。1765 年, 他出版了他的《法兰西岛航海回忆录》, 该书于1769 年和1770年被翻译成英语和荷兰语, 帮助绕过好望角向东航行的人导航。1768 年版又增添了对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福斯湾和西蒙湾的描述。

曼内维莱特花了 30 年时间, 经常与他的朋友、著名的英国水文地理学家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 (Alexander Dalrymple) 一起编写他的海事地图集的第二版, 此例绘制在第一版基础上增订扩大, 在整个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被大量使用。大多数地图都用标签进行了修正, 在达尔林普尔准备的许多新海图中有他著名的香港地图Carte d' une partie des Côtes de la Chine et des Isles neares depuis l' Isle nommée la Pierre Blanche, jusqué à celle de l' Artimon。这张里程碑式海图基于达尔林普尔在 1754、1759 和 1760 年进行的调查和测深, 该海图范围为澳门西边, 虎门以北, 重点绘制了今天香港周围的岛屿, 包括大屿山和南丫岛, 香港岛被标示为Fanchin-chow。

这个综合地图集取代了约翰·桑顿 (John Thornton) 于 1700 年出版的《英国航海指南》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水文测量师范·科伦斯 (van Keulens) 的海图, 被所有法国船只用于导航。

第二版最终需要增补, 于 1781 年出版并于 1797 年重新发行。第二版包括一些阿拉伯半岛地图。其中一张绘制了当今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的中部。吉达是唯一被描绘的城市, 是红海最大的港口和通往麦加的主要通道。





荷兰制图黄金时代的代表

35 威廉·布劳

《 地球仪和浑天仪》

出版信息
[阿姆斯特丹, 约1645-48年]

珍品详情
地球仪带有 36 张手绘铜版刻印球面三角, 带有两个极地盖帽, 天球仪带有 24 张手绘铜版刻印球面三角, 带有两个极地盖帽。

尺寸
直径:680 毫米(26 英寸)

威廉·布劳的 26 英寸地球仪和浑天仪是荷兰黄金时代制图的典范, 它们宏伟的规模证明了一个伟大的海上和贸易国家在其权力巅峰时期的信心和财富。

“它们不仅是阿姆斯特丹有史以来最大的地球仪和浑天仪, 甚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直到 17 世纪末也可称为人类伟大成就的代表。在上个世纪, 包括整个西半球在内的世界的一半以上已经被绘制出来, 而在布劳的时代, 由于荷兰人在太平洋上进一步的探索又再次更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van der Krogt)。

地球仪

17世纪, 布劳制作的天文仪器不仅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仪器, 同时也是面对富商和贵族的奢侈品。布劳于1617 年制作的地球仪, 是记录哈德逊第一次航行的第一个印有出版日期的地球仪, 也是第一个给现在被称为纽约、曼哈顿和长岛的地区命名为新荷兰(Nieu Nederland), 第一次描绘了斯考滕(Schouten)和勒梅爾(Le Maire)在合恩角(以斯考滕的家乡荷恩Hoorn命名)周围发现的可通航通道的地球仪。斯考滕和勒梅爾的航线是为了规避荷兰东印度公司对通过好望角或麦哲伦海峡与东方进行的所有贸易的垄断。

威廉·布劳于 1638 年去世后, 他的儿子琼·布劳 (Joan Blaeu, 1596-1673) 对地球仪进行了重大更新, 纳入新的地理发现, 例如亚伯塔斯曼的航行, 以及澳大利亚。其他重新绘制的区域包括托马斯·巴顿(1612-13)、威廉·巴芬(1616)和其他人对加拿大的发现、格陵兰海岸、以及移除神话中的弗里斯兰岛的名字。日本的描绘也被更改, 以纳入 1643 年马丁·德·弗里斯的发现。整个北美海岸向东移动了约 20 度, 加利福尼亚被描绘成一座岛屿。

浑天仪

浑天仪球体上的天文细节包括靠近北极的星等表。银河系和麦哲伦星云被标记。在靠近北极的地方有两个表格，一个解释球体上标记的占星符号，另一个解释岁差（地球自转轴的变化），并附带一个恒定的进动率的表。在仙后座、辛格斯和蛇夫座中都有有新星的解释，并标记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观察到新星的位置。浑天仪上总共命名了83颗恒星和多达8个星群，有一些星以阿拉伯文字命名，还绘有48 个托勒密星座和 4 个非托勒密星座，以及普朗修斯的 12 个南方星座。

出版历史

Peter van der Krogt 确认此例共有四个版本，其中第一版有三种印次，第二版有两种。这些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版，1617 年

1a）第一版；

1b）[1617 年 5 月] 火地岛被移除；

1c）[约1618] 重新雕刻以显示合恩角、勒梅尔海峡、新几内亚的海岸线以及太平洋上许多新发现的岛屿。

第二版，[1622年]

签名和日期更改为：Guiljelmus Caesiius Auctor, Anno MDCXXII。如果献词可读则可以区分两种印次。

2a）名称“Ianssonius”更改为“Caesius”；

2b）名称“Caesius”更改为“Blaeuw”。

第三版，[约1622 和1645 之间]

签名改为：Guiljelmus Blaeu Auctor, Anno MDCXXII。尽管日期未更改，但从其他出版物来看，“Blaeu”的拼写表明该版可追溯到 1630 年之后。“Ianssonij”改为“Blaeuw”。

第四版，[约1645/48年]。

琼·布劳对地图进行了大量修订。

Draco
Hercules
Ophiuchus
Lyra
Sagitta
Cygnus
Cassiopeia
IANVARIVS
FEBRARIVS
APRILIS

Select Bibliography

Alden & Landis. *European Americana: a chronological guide to works printed in Europe relating to the Americas, 1493-1776.* NY, 1980.

Altic, M. *Jesuit Contribution to the Mapping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A Case of the 1734 Pedro Murillo Velarde's Chart* Mapping Asia: Cartographic Encounters Between East and West Regional Symposium of the ICA Commission o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2017.

Brunet, J-C.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des livres rares précieux, singuliers, curieux, estimés et recherchés.* Paris, 1802.

Burden, P.D. *The Mapping of North America: A list of printed maps 1511–1670.* Rickmansworth, 1996.

Burden, P.D. *The Mapping of North America II: A list of printed maps 1671–1700.* Rickmansworth, 2007.

Bircher, M. *The "Splendid Library" of the Counts of Auersperg in Ljubljana, in The German Book, 1450-1750.* ed. by J. Flood and W.A. Kelly, London 1995.

Cesari, M. *New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Five Rare Dutch-Italian Wall Maps: F. de Wit's World Map and W. J. Blaeu's Four Continents.* in: Imago Mundi, 64 2012.

Church, E.D. *Catalogue of books relating to the discovery and early history of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NY, 1907**

Destombes, M. *La Mappemonde de Petrus Plancius gravée par Josua van den Ende 1604.* Hanoi, IDEO, 1944.

Destombes, M. *Quelques rares Cartes nautiques Néerlandaises du XVII Siècle.* in: Imago Mundi 30, 1978.

Destombes, M. and Gernez D. *La West Indische Paskaert de Willem Jansz Bleau* **in** *Un atlas nautique du XVI° siècle à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de La Haye (Pays-Bas).* Lisbon, 1961.

Fite & Freeman. *Book of Old Maps.* Cambridge, 1926.

Gibson-Hill, C.A.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Old Strait, 1580-1850.*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7, No. 1 (165).

Gray, E. *The 'Secret' Map.* State Library of NSW, 2014.

Hall, J. *Dictionary of Subjects & Symbols of Art.* London, 1991.

The Hill Collection of Pacific Voyag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New Haven, 2004.

Hind, I. A. M. *Engraving in England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with Introduction I: The Tudor Period.* Cambridge, 1952.

Howgego, R.J. *Encyclopediae of Exploration to 1800'.* Potts Point, 2003.

Jonkers, A.R.T. *Parallel meridians: Diffusion and change in early modern oceanic reckoning, in Noord-Zuid in Oostindisch perspectief*. The Hague, 2005.

Van der Krogt, P. and Koeman, C. *Atlantes Neerlandici*. MS' t GoyHouten, 2012.

Koeman, C. *Atlantes Neerlandici.* 't Goy-Houten, 1967.

Maps of India 269, Handbook to the special loan collection of scientific apparatus 1876.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Lords of the Committee of council on education, London, Chapman & Hall.

Mickwitz, A. *The A. E. Nordenskiöld Collection in the Helsinki University Library.* Stockholm, 1979.

Moraes, R. Borba de. *Bibliographia brasiliana.* Los Angeles, 1982.

Ng, R.C.Y. *The San On Map of Mgr. Volonteri: On the Centenary of the Copy in the R.G.S. Collection*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9, 1969.

Phillips, P.L. *A List of Geographical Atlase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msterdam, 1971.

Reinhartz, D. *The Cartographer and the Literati - Herman Moll and his Intellectual Circle.* London, 1997.

Rietz, R. du. *Bibliotheca Polynesiana: A Catalogue of some of the books in the Polynesiana Collection formed by the late Bjarne Kroepelien.* Oslo, 1969.

Sabin, J. *A Dictionary of Books relating to America.* Amsterdam, 1962.

Schilder, G,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Neerlandica*. Alpen aan den Rijn, 2007.

Schilder, G. and Kok, H., *Sailing across the World's Oceans – History & Catalogue of Dutch Charts Printed on Vellum 1580-1725.* Leiden, 2019.

Schilder, G. *Sailing for the East.* London, 2010.

Shirley, R. *The Mapping of the World.* London, 1987.

Shirley, R. *Maps in the Atlase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c.AD 850-1800.* London, 2004.

Shirley, R. *An Unusual Collection of Maps in a pre-Overton Atlas.* London, 1979.

Skelton and Verner *John Thornton. The English Pilot. The Third Book.* Amsterdam, 1970.

Simpson, C. *Java Emerging Unfolding Cartographic View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Magazine, December 2010.

The celebrated collection of Americana formed by the late Thomas Winthrop Streeter. NY, 1966-1969.

Suárez,T. *Early Mapping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2008.

Tibbetts, G.R. *Arabia in Early Maps.* Naples, 1978.

Tooley, R.V. *The Mapping of Australia.* London, 1979.

Veyssiere, M. *Les Voyages Francais a la Chine (1720-1793).* Paris, 2000.

Wagner, H.R. *Spanish Southwest, 1542-1794.* Albuquerque, 1937.

Lord Wardington *Sir Robert Dudley and the Arcano del Mare* in: The Book Collector 52, 2003.

Waters, D.W. *The Art of Navigation in England in Elizabethan and Early Stuart Times.* London, 1958.

Wieder, F.C.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The Hague, 1925–1933.

Woodward, D. and Lewis, G.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hicago, 1998.

OCEANVS
INSVLÆ
PHILIP
PINÆ
Babuiiones
C. de Engano
C. de Bojador
Moro Hermoso
Pintados
Ancon triste
G. de Matalahambre
Pondam
Luco
Mandato
Paracalle
C. del Spirito Santo
I. de Cobos
Francisco Gomes
Ilhas del Primeiro
Surgidero
Puelhas
Pasage de S. Clara
Calamianes
Malaqua
Lamiatan
MINDANA
Mindanao
A. de Resureicam
I. da Palmeras
I. de la Matas
I. de S. Ioana
I. de Sagim
I. de Talao
I. de Rao
Baquiraon
BOR NE O
Puchauarao
Tamenacerim
Tameratæ
Laue donde foy Manuel de lima
I. Mo lucca
Gilo lo
Batochina
Porto Canam
CELE BES
Xula
Buro
Tunquin
I. Ainam
Cambodia
Pulo Cici
Pulo Condor
Bantan
Linga
Banca
Bibilitam
Chinabata
Batalaja
Batutara
Terra alta
Gulham
Timor
IAVA quæ et IAOA dicitur